

修罗七绝 下

十四、荒凉古道遗香犹在

他长叹一声道：“罢了！想不到这双连掌浩飞咤叱江湖一生，今天却吃你这跳梁小丑羞辱。”

他突然又厉声喝道：“小辈，你若是条汉子，趁早给爷爷一个痛快，否则，大爷可要骂你祖宗八代。”

那麻衣汉子冷冷回道：“你想得挺美，让你痛快一死，岂有这么便宜？嘿嘿，待你家大爷先给你吃点甜头再说！”

他说完话，自怀中摸出一根乌黑细针，向前跨一步，就待向那虬髯大汉“肩井穴”扎去！

须知此穴乃肩骨与锁骨相接处之中央，为人体大穴之一，他一针扎下，那大汉虽不致有生命之危，却使肩臂各处，血气受阻，至少一条臂膀便会变成残废。

那虬髯大汉见状，不由狂骂道：“好好！狗娘养的王八羔子，老夫今天不能吃你肉，寝你皮，变为厉鬼，也要取你狗命！”

说罢双目圆睁，充满怨狠之色，狠狠的瞪着这麻衣矮汉。

麻衣怪人冷笑一声，正要举针刺下，蓦然，轰隆一声巨响处，那石室大门应声裂为粉碎。

麻衣怪人惊愕之下，才待开口喝问，跟着一声暴喝起处，已听得一个冷然口音道：“跳梁小丑，拿命来吧！”

麻衣怪人尚未看清来人模样，只听得“呜”的一声厉啸，一溜红光已如闪电般到了自己胸前。

他一声惊呼尚未及出口，已吃那红光透胸而过。

门口人影一招手，那红光又自鸣声折回那人掌中。

此时，那被困在椅中的虬髯大汉，亦即是双连掌浩飞，才看清楚救他之人，竟是个年约二十上下，面目俊逸不凡的翩翩少年。

原来是濮阳维在外面已窥看多时，正想闪身掠入，却见那麻衣怪人已取出毒针，欲扎向椅中大汉之肩井穴。

他惊怒之下，不遑多想，急挥赤煞掌力，震碎石门，抖手将赤龙棱闪电般发出。

濮阳维收回赤龙梭后，将血渍擦揩干净，放入怀中，始缓缓向那被困在椅中的双连掌浩飞行去。

浩飞此时如梦方觉，他那双环眼，瞪得老大，见濮阳维行近后，始大声说道：“兄弟双连掌浩飞，今日蒙少侠赐加援手，实令兄弟感激莫名，大德不言谢，我心中记着就是了！”

语气爽朗豪迈，的是一条汉子。

濮阳维心中对这双连掌浩飞，甚觉好感，他朗声一笑道：“兄台万莫客套，诛此魍魉鬼蜮，自乃吾等份内之事，区区濮阳维，尚请浩兄多加指教。”

他说罢，一眼瞥见浩飞此时仍被那钢带箍得紧紧的，不由急忙跨前一步，双掌紧握钢带，用力一拗一扭，但闻“咔嚓”一声，那扣住浩飞头额的钢带已应声而断，其余腰间，手足各处之钢带，濮阳维也接着将其一一扭断。

浩飞脱困之后，先向濮阳维当头一揖，然后一个箭步跳到那麻衣人尸旁，双脚连出，直将那怪人尸身踢出两丈之遥，才砰声落地。

浩飞此时返身，向濮阳维哈哈大笑道：“阁下适才打出之物，似是当年

毒手魔君所擅之赤龙梭，未知阁下与关老前辈如何称呼？”

濮阳维淡然一笑道：“不敢，毒手魔君正是在下恩师。”

浩飞豁然大笑道：“兄台，不瞒你说，当年令师声威正盛之际，在下曾慕名前往，与他老人家较了一场，唉！岂知不足百招，在下便吃他一掌震飞，好在我一身皮厚，尚未伤得太重。”

他一言至此，见濮阳维面色有些尴尬，不由又大声笑道：“兄台，唔！不，我还是卖个老，称你一声老弟吧！我说老弟，你可别放在心上，老哥哥这一身功夫，可自负得紧哪，但当年败在关老前辈手中，却是输得口服心服，哪像这些半人半鬼的怪物，竟用下五门迷香捣鬼，妈巴子的，提起来便令老哥哥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拆了这个鸟洞才甘心！”

他哇啦啦的直吼，濮阳维却打心眼儿里喜欢上这个既天真，又豪迈的可爱的老兄台。

待了一会，濮阳维朗声笑道：“老哥哥，现在咱们拆这个洞也来得及呀！兄弟便先为你出口气。”

濮阳维一语方罢，双掌急扬，一股炙热掌劲，刹时如山涌出“轰隆”一声巨响，这石室的墙壁已应声塌倒。

浩飞大叫一声“好”！左右两掌分开劈出，顿时两股劲风呼啸而发，那室中的一口黑锅，及半堵石墙，也哗啦啦四散纷飞。

二人齐身掠出室外，一阵掌劈脚踢，将这“毒尸洞”搞得七零八落。

浩飞单掌一挥，手中点燃的两只火摺子已分别落在石室之中的那些引火物上面，刹时浓烟烈焰顿起，劈啪之声此起彼落，加之二人又以强劲掌风扇动火势，顷刻间烈火熊熊，燃遍全室。

二人才飞身出洞外，不由相视一笑，此时，外面日正中央，周遭仍然寂静无声。

浩飞低头望了望自己一身破碎的衣衫，对濮阳维道：“兄弟，老哥哥这几天，可真受够罪了，咱们先到外面镇上打个尖，再好好吃他一顿。”

濮阳维看看这蓬头垢面的老兄台，不由露齿一笑道：“好极了，但老哥哥尚得买一件衣服换换，便由兄弟做东，为老哥哥压压惊如何？”浩飞长声大笑，一携濮阳维右手，二人并肩跃起，如飞而去。

濮阳维与浩飞二人，自毒尸洞中走出来后，找着了林中坐骑，一马两人，遂向前面不远的“焦作”驰去。

马上，浩飞钦佩的向濮阳维问道：“兄弟，关老前辈仙逝后，他老人首创之冷云帮是否即由你领导？”

濮阳维答道：“是的，恩师遗命，嘱小弟遵从师祖老人家及恩师未竟之志，在江湖中做一番事业！”

浩飞又低声道：“想当年老哥哥在河朔一带，亦薄有虚名，后因事他去，却在新疆的北塔山，苦耽了十几年。”

他浩叹一声，又道：“十数载不返中原，武林中后起之秀，却越发多了，江湖道上的不知尚记得起这浩胡子不？”

濮阳维一听这“浩胡子”三字，不由惊异的咦了一声，急问道：“老哥哥，你是否……”

濮阳维欲言又止的蠕动了一下嘴角，浩飞又爽朗的大笑道：“老弟台，你是否想问老哥哥为什么好好的绿林盟主不做，却到那穷荒僻野之处去受活罪？到底为了什么，是吗？”

濮阳维点头道：“是的，小弟早听传闻，老哥哥是为了与那九指魔公孙无畏，互争盟主之位，虽然老哥哥当时战胜，但却突然失踪而去。小弟奇怪的便是凭老兄这付身手，既赢得了这盟主之位，却怎的反而弃之不顾呢？”

浩飞大笑道：“老弟好广的见闻，不错，当时公孙无畏那混帐，只不过是个独行大盗，但却垂涎于老哥哥我这一份辛苦闯下的基业！有一日，这小子竟公然找上门来，欲与老哥哥一较长短，赌注便是这江北绿林道的盟主之位！”

浩飞说到此处，双目陡然露出一股煞气，他恨声道：“那混帐果然一身好本事，但不是老哥哥自夸，他想赢我，却不是这般容易，激斗五百余招后，他便吃老哥哥之双连掌震伤！但可恨的却是马亮那杂种！这小子竟然吃里扒外，乘我战后身疲力绝之际，暗地里给我一记天雷神功！”

浩飞怒声说到这里，又大声道：“妈巴子的，他那时还是我手下一名舵主，却想不到他竟然受那公孙无畏买通，倒来卧底，老哥哥一时不察，便着了他的道儿，这小子串通好一批直娘贼，乘机反叛，我力战之下，身上又负六七处刀伤，幸而在千钧一发之时，我那一手教成的“十二红巾”及时到来，拼死将老哥哥救了出去！

“我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他们，远赴新疆北塔山暂避一时，哪知这一去，便是十数年，此番回来，只眼见江湖道上，宵小横行，无法无天，旧日故友，却大多不可寻得了……”

浩气如云的浩飞，此刻将他一生经历，坦然述出，已不由感慨万千，浩叹不已！

濮阳维安慰他道：“老哥哥且莫灰心，只要兄弟有三寸气在，必助老哥哥你雪此仇怨……”

浩飞心中大喜，他是个直肚肠人，喜怒皆不掩饰，闻言大声笑道：“好！好！老弟，凭你如此英才，肯为老哥哥一臂之助，还怕这些狗娘养的，不鸡飞狗跳？哈哈……待会且待老哥哥与你浮一大白！”

浩飞说到此处，又对濮阳维道：“喂！兄弟，老哥哥只顾给自己吹嘘，却忘了你近来在江湖上闯得如何？不过凭你一身武学，连老哥哥也自叹不如，想来定是声威远震吧！”

濮阳维生性淡泊，不喜夸耀，他谦虚了一番，向浩飞扼要的叙述了一下自己欲重建冷云帮的雄心，又略为提了提为恩师报仇雪恨的经过，及自己现下欲返回故土“修武县”的目的。

直听得浩飞聚精会神，脸色瞬息万变，待到濮阳维说毕，他一拍大腿道：“了不起！了不起！想不到如此多武林中成名高手，都败在老弟手下，老哥哥一向自负，今天也不得不承认对你是望尘莫及哩！”

濮阳维淡然一笑，正待回答，蓦然闻得远处一阵隆隆车声，遥遥传来……

他将坐骑一带，闪至路旁，不一刻，只见一辆双轡黑篷马车，疾驶而来，篷车前后，各有四名神情剽悍的劲装大汉护随，模样显得其为扎眼。

双连掌浩飞，骤然一见这乘篷车，不由面色倏变，低声道：“老弟注意，篷车上有江北绿林盟下的暗号，妈的，在这翠玉坡前，又准不是好路数……”

濮阳维尚未及回答，那辆篷车及随行八骑，已如风驶过，车后的四名大汉，经过二人时，齐皆回首，凶恶的眼光向二人一瞪。

浩飞冷冷一笑，正待给这几人一点苦头，忽闻濮阳维咦了一声，浩飞随声一望，只见丈余外正飘落一件绿色物体……

濮阳维伸手虚虚一抓，那件绿色物体，仿佛被引似的，即飒然飞到他手中。浩飞见状，大赞道：“好一手凌空摄物！”

濮阳维正待答话，目光却被那手中之物所摄，原来这竟是一张女人用的苹果绿色的丝绢。

他心中方自一愕，鼻尖中却闻到一股淡淡幽香！这香味好熟，似在哪儿嗅过。

濮阳维随手一翻，在那丝绢之角，却赫然以白色丝丝线绣着“方婉”二字！

濮阳维心下一震，脱口道：“是她！”

浩飞在旁看得满头雾水，他愕然道：“她是谁？”

濮阳维急声道：“老哥哥，快追！”

一语未毕，人已呼声飞前八丈！

浩飞也顾不得细问，策马急追，濮阳维身形何等迅速，瞬息已出去了三十余丈。

浩飞一见坐骑跑得太慢，陡然大喝一声，双臂疾抖，如一只大鸟般，如飞赶去。

濮阳维身形起落如电，何消几个纵跃，已赶上了前行马车，他暴叱一声，纵身跃起，向那篷车疾扑而去！

车后随行的四名大汉，见状不由大怒，纷纷叱喝连声，抽刀砍来。

濮阳维单掌疾扬，砰砰两声大响，其中两人已被震飞出去。

他身形不停，仍往车顶扑下。

余下二人怒喝一声，猛挥手中大砍刀，斜斜扑到，濮阳维看也不看，挥掌后扫，又是砰砰两声，那两个大汉连人带刀，亦已飞出寻丈之外！

此时他已到达车之后，只见濮阳维身形倏起，陡然拔高三丈，他十指疾弹，蓦闻惨号声起，前行的四名汉子，亦纷纷坠马不起！

那驾车贼人，早已吓得将马勒住，躲在座前战抖不已。

濮阳维理也不理那人，急急伸手将篷车帘幕掀起，只见一个身着翠绿衣衫，面目清秀的少女，被铁链缚住手脚，放在车中。

他不由大惊道：“方姑娘，果然是你！”语音未毕，身后已传来一声大叫：“老弟！你怎的一个也没给老哥哥留下啊！”

十五、红粉痴情铁掌横尸

濮阳维没有答浩飞的话。手掀着车帘，那含有默默情意的一双眼神凝视着绿娘子方婉。

绿娘子方婉也报以脉脉含情的一瞥，好像要在这短促的刹那间，将她多日来的刻骨相思，倾心思诉，得到他的慰藉与补偿。

濮阳维脑海中，正如一团乱丝般缠着，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在他心中翻涌。

他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呆呆的望着这将一颗石子，投入他平静心湖中的少女！

她那娇柔的微笑，就仿佛在他心中产生一片片逐渐扩大的涟漪！

他怔着、想着，甚至连浩飞在对他说什么，都没听清楚。

浩飞掠身赶到车后，一见护车强人都已纵横倒地，不由大声嚷道：

“我说老弟呀，你出手太快了，怎的不留上两个，让老哥哥出出这口鸟气！”

他言方出口，才看出濮阳维好似愕在那里一般，浩飞觉得十分奇怪，忙自他身后向内一望，蓦觉眼前一亮，原来车内竟是一个清丽窈窕的绿衣少女，却正在与自己这位老弟互相瞧望着！

浩飞一生习武，性格豪放不拘，他怎能领会出少年儿女这水一般的柔情，一见二人呆立不动，而那少女，却仍被缚住手脚，没有解开，遂洪声大叫道：

“喂！喂！老弟呀，怎的中了邪了？人家姑娘身上的缚索尚未解开哩！”

濮阳维闻言之下，如梦初醒般啊了一声，玉面一红，忙道：

“方姑娘，想不到竟然而此见面，真个出乎在下意料！姑娘身上绳索，且待在下即刻为你解去！”

他说话始住，右掌已向方婉身上虚虚拂去，但闻方婉低吟一声，那坚固非常的牛筋索，经他一拂之下，已如朽木死灰般，寸寸断落。绿娘子自车中轻轻站起，向前一挪步，便欲下车，但身形才一动，想是被缚太久，血气未畅，竟呀的一声，载下车来。

濮阳维骤惊之下，不由用手一扶，不知方婉是有意抑或无意，竟嚤泣一声，倒入濮阳维怀中。

这位年青侠士，顿时软玉温香，抱个满怀！那一股清幽如兰的少女芬芳隐隐飘入鼻中！

浩飞在一旁见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这位老弟到底与这眼前少女是什么关系，怎的适才尚一语不发，如今却又如此亲热？

他疑愕之下，不由大声嚷道：“喂！我说老弟，先别急着和人家亲热，老哥哥在此，怎的不和我引见引见哩！”

濮阳维、方婉二人闻言，皆不由脸上一热，他急忙将绿娘子放下，讷讷的说道：“方姑娘，这位是在下新近结识的双连掌浩飞大哥。”

他又转向浩飞道：

“老哥哥，这位是……是人称绿娘子方婉的方姑娘！”

浩飞爽朗的大笑道：

“哈……哈……果然是郎才女貌，一对璧人，我说方姑娘，你能有濮阳维兄弟这……这么一个心上人，真是前世修来的哩！老实说，濮阳维老弟这种绝世英才，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浩飞性格鲁直，口没遮拦，哇啦哇啦一嚷，不但窘得绿娘子霞飞双颊，羞赧无比，连濮阳维这轩昂不群的男儿，也觉尴尬十分。

他愣了一会，才急急道：

“老哥哥千万不要误会，方姑娘与在下仅是……仅是仅是是什么，他自己也讲不出来，只急得这位年青侠士，面红耳赤，手足无措，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一直没有开过口的绿娘子，此刻一见心上人如此窘迫，不由含羞说道：

“浩飞大侠大在上，小女子有礼了！今日小女承浩飞侠士及濮阳公子赐加援手，大恩大德，必永怀不忘……”

浩飞闻言不由急得双手直摇道：

“姑娘切莫如此，你既与濮阳老弟相识，咱们不算外人，想浩飞一条老命，若非濮阳老弟施救，此刻怕早已成为孤魂野鬼了，这点小事还望不要挂在心上才是……”

二人随又客套了一番，濮阳维才问道：

“方姑娘，你怎么又和这批贼人遇上了？他们三番两次为难于你，不知是何用心？”

方婉似乎吃了不少苦头，见濮阳维如此一问，不由眼眶一红道：

“公子，你还记得谷口集外，那天夜里的事吗？”

濮阳维闻言心中微微一动，他连忙按下心神，点了点头。

方婉又道：

“事情是为了那当今江北绿林道上总瓢把子，黄衫客的徒儿，名唤小阎罗，那厮，半年前，他夜至太原府一家富户中，劫财伤人，适好被我路过遇见，因看不惯他赶尽杀绝的恶毒作风，一言不合，即动起手来，我一时气愤之下，削断了他的一个食指，谁知这恶贼竟然逃至他师伯那里哭诉，因此我就倒了霉，一直被这些恶徒追踪寻仇，天山遥遥万里，我又来不及回去求援，那曾帮助我歼敌的人又不顾而去，我……我……”

方婉说到这里，不禁感觉一阵委屈，竟然忍不住哽咽起来。仿佛梨花带雨一般，无比的惹人怜爱。

一旁的濮阳维心中大感不安，他当时离开方婉的原意，只是为了自己责任艰巨重大，前途且凶险莫测，他虽知方婉对自己发生了情愫，却不愿为了自己，而耽误了这美丽姑娘的青春年华。

但事实上，濮阳维又何尝不对方婉有着依恋之情呢？

虽然，他当时尚不能十分透彻的明白这种微妙的感觉，但至少他是永不会遗忘她动人的一颦一笑，那明媚的双眸中，频频传出的万缕柔情！

他想不到，这痴情的姑娘，竟对自己如此的一往情深！

方婉正以纤手拭着泪水，濮阳维急忙无限关怀的，将她原先丢在车外的线绢递了过去，同时他心中一丝莫名的愧疚涌起，是为了那多情的姑娘呢？抑或是对眼前这痴少女方婉？

方婉接过那方丝绢，尚未及道谢，那一旁的双连掌已狂声吼道：

“妈巴子的，这世界越来越不成话了，到处都是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这江北绿林盟下的狗贼固然该杀，但最可恨的，却是那些冒充侠义的武林败类。方姑娘，你且莫伤心，今日老夫冲着濮阳老弟与你的交情，便得与那些混帐周旋到底，尤其是那个假冒伪善的家伙，更是放他不过！”

浩飞这一大嚷，不但使方婉着急不已，更令濮阳维窘得面红耳赤，下不

了台。

方婉急道：

“浩老前辈，你……你这一番盛情，小女子实是感激不尽，但……但那位相助我的人，却是一番好意，你！你且不可误会于他……”

浩飞愕然道：

“怎么？姑娘不是恨他袖手而去吗？”

绿娘子尚未及回答，濮阳维已抢着说道：

“老哥哥，不瞒你说，那袖手而去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愚弟我……但是，老哥哥，请你千万不可误会，小弟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唉！你……你叫我怎么说呢？”

当然，濮阳维此时心中复杂的情感，也确实无从启口，但聪慧狡黠的方婉，却隐隐的猜到一点。

她忙说道：

“浩老前辈，濮阳公子有他的苦衷，这的确怪不得他，其实……其实我心中并不恨他。”

浩飞被这曲折的故事迷惑了，一时说不上来，过了一刻，才拍拍脑袋，豁然大笑道：

“罢了！罢了！你们年青人的这一套，真把我老头子弄糊涂了！”他说到此处，陡然以手抚腹道：“啊！我倒忘了，老弟，咱们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肚子里闹起空城计来了，走，咱们且到前面镇上打个尖，先祭祭五脏庙再说！”

二人闻言不由莞尔一笑。浩飞遂行至一旁将贼人遗忘的马匹牵了两骑过来。

他牵马时，闪目一看，那驾车贼人，早已乘他们谈话时溜走了。

于是三人上鞍策马向前进发，濮阳维笑问方婉怎么会看见他们，而将手帕丢出车外？

方婉答道：“那时我手脚俱被缚着，根本不能动弹，幸好这批贼人，因为怕我呼喊，将我自己的一方丝绢，堵在我嘴内，当你们经过时，我无意中自车帘内看见，真惊喜万分，连忙滚身车尾，用舌尖尽力将口中丝绢顶出，希望你们能看到加以救援。”

浩飞大笑道：“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濮阳维能及时发觉。哈哈！却苦了那些押车狗贼。”

三人一路上说说笑笑，不一刻，已遥遥看到前面有一片稀落的房舍。

浩飞高兴得放声大笑，脑中想着尽是满桌的佳肴美酒。

但绿娘子，她却隐约看出，濮阳维那明朗的双眸中，仍依稀含蕴着一些说不出的愁意，为什么呢？她想着想着……

三人进入街镇之后，行至一家酒店前停下马来，住店小二殷勤的招呼下，各人徐步入内，选了一副座位坐下。

浩飞不待店小二开口，就大声说道：

“伙计，来上三只蒸鸡，五斤熟牛肉，半条火腿，一尾醋溜鱼，两只烤鸭，一坛上好花雕，快！快！”

他一口气叫出一大堆菜名，好像恨不得一下子便吃光这间酒店似的。

伙计唯唯答应，心中却暗地嘀咕道：

“哪来的这个脏鬼，好似已饿了五年一般。”

绿娘子一见这浩飞那副猴急相，不由微微咧嘴一笑，这一笑，在清丽中又带着无限的娇媚。

那店小二一生之中，几曾见过如此美人，又哪曾见过如此倾人一笑，一时竟看得呆了！

浩飞正待转头与濮阳维说话，陡见店小二竟愣愣的望着方婉发怔，他不由大喝一声道：

“嘿！你这小子敢情是发他娘的羊癫疯了？怎么直勾勾的望着人家大闺女，妈巴子的！”

濮阳维急急阻止浩飞，一挥手，令那店小二去了。始对浩飞一笑道：

“老哥哥，先歇歇气，何必与这些无知下人计较！”

他心中却想道：

“这位老哥哥如此大的火气，真难为他在北塔山那僻野之地，是怎么熬了十几年的？”

不一刻，三人所要的酒菜，已陆续送上，濮阳维与方婉，知道老哥哥不喜虚礼，略略举箸一让，便吃了起来。

未几，各人皆已吃得酒足饭饱，浩飞一拍肚子，喃喃自语道：“妈巴子的，有半个月没有如此痛快的吃一顿饭了！”

濮阳维暗中一笑，自去结算酒帐，又嘱伙计去买一身合适衣服回来，给浩飞换上。

三人出得镇甸，驰马疾奔。

浩飞摸着身上这一套宝蓝缎子大褂，口中嘀咕道：

“老弟台，这身衣服一穿上，老哥哥简直变成一个大腹贾了。”

方婉闻言，不由哧哧一笑，濮阳维强忍笑声道：

“老哥哥，先将就一点，咱们到了修武，定给你换一套合适的。”

浩飞听了，只得一笑作罢！

正在这时，忽闻方婉惊呼道：

“咦！公子，你看前面好像有不少人拦在路中呢！”

二人急忙抬头一望，果然，前面驿道上，高高矮矮地站了不下二十余人，夕阳余晖中，隐约可见手中兵器闪烁生光！

濮阳维哈哈一笑，未置一言，浩飞却神情激动，须眉皆张。

转瞬间，三人已来至那堆人群之前，他们始才将坐骑勒住，对面人群中，已走出个面色黄蜡，鹰目钩鼻的瘦长汉子！

他傲然向三人一望，面露不屑之色道：

“嘿嘿！我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竟能将我们擒获的贱人救去。”

他说到这里，又哈哈一笑道：

“原来却是这两个不生眼睛的小子。哼！今天我蓝鹰卡青元可要见识见识！”

双连掌一见这蓝鹰出来，便已怒火中烧，正待发作，濮阳维已对他连使眼色，浩飞只得强忍怒火，双目如炬的怒视着卡青元。

此刻，濮阳维见卡青元已将话说完，不由冷然开口道：

“鼠辈还不束手就戮，难道要待本少爷动手吗？”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顿使对方人群中，哗然惊怒起来。

那蓝鹰卡青元，尤其气得面色焦黄，他大声吼道：

“无知小子，你好大的口气，嘿嘿！今天卡某倒要看看是谁束手就戮！”

他才说到这里，一旁已闪出两个人来，狂声叫道：

“卡红旗！第六第七支舵主黄明轩、陈守道，请命出场一战！”

卡青元横目一视，冷然道：

“也好，你们小心了！”

这黄明轩、陈守道二人齐声答道：

“谨遵谕令！”

一言甫毕，二人各自拔出一柄紫金刀，一条竹节鞭，疾冲而上。

濮阳维身在马上，眼皮子也不抬一下，好似根本没有发觉有人扑来似的！

刹时，二人已跃至濮阳维身前，黄明轩的紫金刀斜劈敌人大腿，陈守道却嘿然一声，竹节鞭敲向马头！

来势如风，凶险之极。蓦然，一声震耳大喝起处，众人似觉眼前一花，眼着“砰！砰！”两声巨响，两条人影带着满口鲜血，已飞出寻丈之外，落在地下！

各人忙仔细一瞧，不禁哗然惊呼，原来这震飞的两条人影，赫然竟是黄明轩、陈守道二人！

但见二人面如金锭，满口鲜血急喷，瞬息间，已僵卧着寂然不动。

各人回头一看，看见濮阳维仍是气定神闲，若无其事的骑在马上，立于他马前的，却赫然是那满脸虬髯绕颌，身材魁梧的大汉。

蓝鹰卡青元，心中更是惊骇万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个瞧不起眼的人，竟有如许深厚的功力，最使他震惊的，却是他竟连对方如何出手，都没有看清。

卡青元强忍惊怒，大声说道：

“阁下系何方高人？何故与我江北绿林盟下架梁，尚请示明。”

出手震毙二人，是双连掌浩飞，他此时闻言，狂声大笑道：

“老夫今年虽已虚度五十五载寒暑，却仍是混得毫不成器，不过，你小子要问老夫万儿可还不配。”

蓝鹰卡青元，此刻怒极反笑道：

“好！好！我卡青元掌管江北绿林盟下红旗，五年有余，还未曾遇见过像你这等狂夫，今天本堂主便要会会你这藏头露尾的家伙！”

说罢身形微晃，全身倏忽左右摇摆不定，在身形摇晃中，他极快的拍出五掌。

浩飞微微一下，右掌半圈如弧，左掌闪电般自肘下击出。

“啵”的一声轻响起处，浩飞单掌一击，已将卡青元袭至五股掌风，化为乌有。

但见他嘿嘿一声，双掌飒然猛劈而出，一阵狂飚也似的劲风已呼声涌到。

蓝鹰卡青元第一招“五龟出海”，骤然吃对方化解时，已知敌人功力不凡，自己尚未及撤招换式，对方那如山掌劲又袭到。

他一见来势，便知非自己所能力敌，危急中，身形疾转，双掌已如电般击向对方两肋，推出阻挡。

浩飞喝声“来得好”，转身就是一招双推手，双掌连续发出。

卡青元一见敌人功力，确较自己高出甚多，他不敢硬架硬接，倏忽展开身法，游斗不已。

但见他一个瘦长身躯如柳絮般，围着浩飞上下翻飞。

濮阳维端坐马上，嘴角隐含笑容，他冷然瞧着二人激斗正烈，心中暗暗

忖道：“浩老哥功力深奥，每次出手，皆是两招齐施，诚然不愧双连掌之称，这姓卡的小子，一身功夫，固也不可轻视，看来他仅较那天雷叟马亮，略低半筹，不过，他在浩老哥手下，定难走出三十招。”

转眼间场中两人，已闪电般交手二十余招。

双连掌浩飞，一派大马金刀之势，出手全是大开大合，猛劈硬接，招式凌厉之至！

那蓝鹰一身功夫，虽然不弱，但此时已逐渐透出后劲不济，招式缓慢，身形也不若初时灵便。

蓦然，浩飞大喝一声，双掌连攻，瞬息间已自劈出六掌。

掌势雄劲，带得地下砂石纷飞不已。

卡青元不敢力敌，暴喝一声，身形急射而出，只见他脚才离地，又反手抖出五点银光，急袭浩飞上盘！

浩飞冷喝一声，一掌劈向袭来暗器，另一掌却遥向卡青元背后拍出！

蓝鹰卡青元，“嘿”的一声，身形竟倏然凭空弹起两丈，同时大喝一声，“着”三团黑光，已闪电般飞向浩飞面前。

浩飞一见敌人竟接连躲过自己两掌，面色骤变之下，三团乌光，已袭至身前。

他狂笑一声，呼的双掌击去，意欲震飞袭来暗器。

千钧一发之际，耳旁突传来一声“使不得！”话声起处，只见，一阵狂飚已自侧旁呼声扫过。

浩飞身形倏然暴退，他尚在空中，便已闻得“砰！砰！”数声巨响，跟着又是一声闷哼。

他脚一沾地，急急回头探视，见那方圆丈许之地，竟然尽是熊熊火焰。

而那以暗器伤人的蓝鹰卡青元，却双手按胸，面色惨厉的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其状颓唐已极。

原来，这临危出手之人，正是那功力绝高的濮阳维。

他一见卡青元发出三枚黑乌乌的暗器，便已知必是内藏火药或毒针的歹毒物体，而浩飞却以单掌硬封，势将自陷危境，他大惊之下，急急出声警告，同时单掌骤推，“赤煞掌”劲已如山涌出。

濮阳维掌出人飞，在掌力翻卷那枚暗器之同一刹那间，又遥遥向适才落地的卡青元劈出一掌。

而在卡青元中掌痛哼之时，他已身形如电般倒射而回，落于坐骑之上。

这一连串的动作，恍如闪电奔雷，一气呵成，直惊得在场各人目瞪口呆，作声不得。

其实，这蓝鹰卡青元，武功亦甚为了得，濮阳维功力虽高，也不能一招之下，便能轻易将他击伤。

但卡青元因与浩飞一场激斗之后，早已心力交疲，且在发出这枚威力霸道无比的“乌木烈火弹”后，料想浩飞不防之下，必然难以躲过，故而心神一弛，在这霎那之间，致被濮阳维如似的一掌震伤。

浩飞一见自己功败垂成，刚要得手，却吃这小子一手歹毒暗器逼回，若不是濮阳维及时出手支援，难免身受重伤。

他心中狂怒之下，更是哈哈长笑不绝，蓦然！浩飞面色倏而一沉，厉声喝道：

“卡青元，你是否为近日横行中原，凶残不法之红魑会中人物？那红魑

会魁首，烈火赤目单独行又是你什么人？”

原来，浩飞已经看出，这蓝鹰卡青元适才身形倒射而出，正在力量将竭之际，竟能出人意料之外的陡然又弹高两丈，这种卓越奇特的身法，普天之下，只有那个红魑会的大魔头烈火赤目单独行独擅，故而有此一问。

那卡青元此时强按胸中翻涌血气，狞笑一声道：

“老鬼，本堂主便教你明白，烈火赤目单独行乃是大爷师伯，红魑会中坐第二把交椅的独呼毒夫薛天涛却是大爷恩师！”

他见浩飞闻言之下，面色果然微微一变，不由狂声大笑道：

“这下子你可怕了？哈哈……老鬼，我师伯、师父均是睚眦必报，出手残毒，想你定有所闻，嘿嘿，今天你与这小子暗算本大爷，只怕任你远走天涯，也永远不得安宁。”

他微微一喘，又阴毒的道：

“我定叫你等知道红魑会的厉害，我便使你等终身惴惴不安，惊骇而亡，哈哈！等着瞧吧！”

浩飞倏然仰天一阵刺耳狂笑，洪声道：

“无知狗贼，你真瞎了狗眼了，你可知道老夫是谁？哈哈……你这唬人之言，去吓吓别人，或可得，今日遇见老夫，就等于碰上了白虎星！狗贼，你回去告诉公孙老贼，叫他好生守着自己脑袋，老夫迟早要宰了这个猪狗操的东西！”

卡青元闻言，不禁一愕，他作梦也想不到，这老头竟然尚与自己瓢把子结有仇怨！

就在这蓝鹰一怔之际，他身后已闪出一个四旬壮汉来，此人生得满面横肉，一条刀疤斜斜自眉间横到右颊，正是卡青元手下一个得力助手，名叫刀疤陈刚，他一出来，便厉声喝道：

“老鬼，你口里放干净一点，公孙盟主何等威严，岂是你这老不死的所能随意辱骂？今天你与那小子，用这偷袭手法，暗算我家红旗堂主，算是哪门子好汉？何况你又藏头缩尾，不敢露出真实姓名，更是江湖宵小，猪狗不如！”

浩飞闻言，又是一阵狂笑，他洪声道：

“哈哈！只怕老夫说出名字来，要吓死你这狗娘养的！”

他说到此处，面色倏然转为凶厉无比，狂喝道：

“直娘贼，我便叫你到阎王爷那里去打听吧！”

“吧”字出口，浩飞双掌已左右齐飞，同时，双脚疾起，踢向那刀疤陈刚。

刀疤陈刚只觉眼前一花，一股劲力已沉重压到，他闪避不及之下，只得暗一咬牙，挥掌迎上。

倏地一声惨呼，自陈刚口中呼出，跟着砰砰连响，一个凭大身材，竟被浩飞连上四脚，踢在空中接连翻了四个跟斗，始带着满嘴鲜血摔落地上。

蓝鹰卡青元空自急得双目发黑，但却无力出手援助，因他已是伤得不算太轻！

浩飞一掌劈死陈刚，那股当年豪性，又倏然突发，他扬声一阵大笑，身影连闪间，双掌如迅雷般左劈右击，只听得几声惨叫，卡青元那群手下，转眼时已是伤亡大半，那猩红刺目的血渍，溅满了浩飞一头一脸。

蓦然，一声冷冰冰语气响起道：

“老哥哥，得放手时且放手！”

浩飞闻言，宛如冷水浇头，返身倒掠而回。

蓝鹰卡青元，一见手下已伤亡了一大半，气得他全身颤抖，哇哇吐出两口鲜血！

他也不抹嘴边血渍，狂声叫道：

“好！好！老鬼，今天这笔血债，我迟早必要与你清算！”

他一转头，对濮阳维叫道：

“还有你，小子，有种的留下名来！”

濮阳维那冷煞的目光，向卡青元脸上一瞥，缓缓吟道：

“宁自阎罗十殿转，莫见玉面修罗颜！”

卡青元骤一闻言，身形一歪，已昏倒地下。

他旁边两名舵主见状，急急上前将他扶起，与仅剩的六名喽罗，匆匆收拾了一下死伤的伙伴，一语不发的纷纷上马离去。

绿娘子方婉，自始至终，如痴如醉的看着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这时，她才醒了过来。怯怯的向濮阳维道：

“公子，天色已晚，我们也该走了。”

濮阳维回过头来，温柔而爱怜的向她一笑，微微点头。

他对尚在发呆的浩飞低声道：

“老哥哥，你先将脸上拭擦一下，咱们可以动身了！”

浩飞如梦方觉，叹息一声，跳上马哑声道：

“唉，想不到北塔山绝顶十三年磨练，却仍未能稍减老夫残忍嗜杀之性。”

濮阳维温声安慰道：

“老哥哥且莫自责过切，这些贼人皆是江湖败类，莫不是背了一身累累血债，罪该万死！何况，人生本来是虚梦一场，又何必过于责己。”

夜幕初降，遗晖黯淡，三人三骑，又驰向那蜿蜒的驿道尽头。

修武县，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镇，山明水秀，风景如画。

这是濮阳维等三人，大败江北绿林道强人的次日。

大清早，他与浩飞、方婉二人，将坐骑寄在客栈里，缓步向城西而行。这古老而美丽的城市里的他对任何一样建筑物，都是那么的熟悉，对每件物件都是那么留恋与关注。

双亲的慈爱，老仆那满布皱纹的脸孔，啊！这一切是多么亲切、甜蜜，仿佛都是昨天的事情。

看，那一草一木，都在散发故土的温馨气息，街上行人也依稀是如此熟稔。

濮阳维的视线迷蒙了，他自微微潮湿的双眸中，注视着包含了童年全部的喜悦与悲痛的地方。

方婉与浩飞都关切而同情的注视着他，两人都知道他此刻心中的烦乱与悲哀，这不是用言语所能慰藉的，只好用这道柔和而真挚的眼神，来表现那无限至诚的友情！

濮阳维缓缓行着，不多一刻，三人已行至一片青翠的树林之前，蓦然，濮阳维双目如痴如醉，默默望着一片空旷草地。

二人随着他目光一瞧，只见这片旷地上，杂乱的生长着许多野草，依稀可以看出尚有少许烧焦朽木及黑土，好像，好像是一栋房屋被烈火焚烧后的

遗迹。

濮阳维双眸中，隐隐含有泪光，他凄凉的望着这块荒芜的土地，面上一片惨然。

方婉在路上，曾经略听到濮阳维提过亲仇之事，此刻，她见到自己挚心所爱的人，如此难过，那种蚀骨萦心的悲哀，显露于色，鼻头一酸，已跟着默然流下泪来。

濮阳维目光缓缓移动，在不远处的一片连云巨厦前蓦然停住，眼神中，倏然射出两道冷煞人的怨毒光芒来，那光芒是如此冰冷，如此慑人。

他嘴角微动，凄然喃念道：

“双亲大人，墓冢芳草萋萋，血仇贼子，巨厦辉煌连云，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他移动脚步，徐徐向那矗立的高大宅第行去。

这栋巨宅大厦，气派好不骇人，只见那黑漆油光的大门上，一双黄铜兽环，擦得雪亮，旁边一方巨匾，黑底金字，上面赫然书着“严府”二字。

濮阳维冷哼一声，缓缓回头，对方婉、浩飞两人道：

“方姑娘、浩老哥，此来乃为在下亲身血仇，稍停请二位且莫动手，由愚弟一人为之。”

他一言甫出，已迅步踏上石阶，轻声叩门。

不久，那红漆大门，已“呀”然开启。

开门的一个下人，身穿黑绸短衫，头上斜带一顶小青帽，他一启门，骤觉眼前一亮，细目一瞧，眼前赫然竟是一个玉面朱唇，气度不凡的白衣书生。

这厮咧嘴一笑道：

“嘿嘿，这位相公，不知驾临敝宅，寻找何人？还请赐下名帖，以便小的传报。”

濮阳维冷冷一笑，开口道：

“你可是严宅之人？”

那下人又是咧嘴一笑，欠身答道：

“不敢，小的专司门房之责，嘿嘿，自张员外去世后，托严老爷洪福，一手将小的提拔。”

他一句话尚未说完，濮阳维双目倏然怒睁，一掌挥出，那人连对方掌势都未看清，一颗头颅，已带着满腔鲜血，飞出老远！

濮阳维一言不发，仍然缓步向内行去，他始自一长廊尽头转过，已微闻笑语喧哗之声，不多久，一双婢女打扮的女子，偕着两个青衣下人，一路打情骂俏行了过来。

濮阳维一语不发，不待那四人惊愕出声，双掌蓦然齐挥，四名下人吭也没有吭出声，已齐皆满面赤红，七孔流血而死！

他一连在这栋巨厦中三拐四折，从遇上之人，皆是一言不发，个个诛绝！

不多时，这栋巨宅中，已被他连毙三十余人！

他早自这房屋建筑中，测出那后宅之处，只见濮阳维身形微掠，数起数落，已如鬼魅般闪入后宅，一栋精致小楼之前。

他略一忖度形势，鼻孔中冷哼一声，将那掩门珠帘一掀，已自飘身入内，只见两个红衣丫鬟，正在与一个小厮互相调笑。

他站在门边，冷然笑了一声，三人这才骤然发觉，齐齐回头，愕然的望着他。

这小厮不知命在旦夕，犹狗仗人势，向前迈了一步，大声喝道：

“喂！你是谁？难道不知道这内宅之地，岂容外人随意进入的？快快滚出去，免得我家老爷发怒，送你到官庭严办，我家老爷与本县府尹，可是八拜之交哩，嘿嘿！”

濮阳维一言不发，冷然望着这小厮与那两个红衣丫鬟，正在得意忘形。

他冷峭之极的开口问道：

“狗才，严二是否在楼上？”

厅中三人，骤闻他冷冰冰的声音，竟似丝丝寒风渗入骨髓里一般，皆不由机伶伶的一颤！

那小厮犹想仗势唬人，他面青唇白的颤声道：

“你这人怎么好没来由，我家老爷尚在楼上未起！你可知……”

此话一说，濮阳维一声“够了”，伸手一点，已戮在他腰际“章门穴”上，那小厮即便应手，倒毙地下。

濮阳维未待那两个丫鬟惊呼出声，他又两指疾弹，点了二人死穴！

濮阳维正待纵身上楼，已传来一声哆气十足的荡声道：

“阿香呀！你这死鬼，老爷已起身了，你怎么还不上来侍候，却在下面作死呀！”

濮阳维一跨步，已飘然上楼，他一掀门帘，晃身入内。

只见此室布置得豪华雅致富丽堂皇，漆成金红色的各种家具，显得惹眼之极！一张内靠的软床上，锦帐半垂，正有一个仅着亵衣的半裸妇女，在哼唔唔的推拒着两只自内床伸向她身上的毛手。

那女子一阵淫声荡笑，一身细嫩白肉乱颤，口中尚撒娇道：

“呵哟你这人真是老不正经，唔，我不来了，唔唔好痒。”

濮阳维冷瞧着，他此刻已测出床上帐内之人，必是那刮皮严二无疑！

濮阳维略等片刻，一对奸夫淫妇亲热已完，才冷然开口道：

“好了吧，该是你们上路的时间了！”

这对狗男女，骤然闻言，不由大吃一惊，这才发觉，屋内不知何时，已进来一个陌生的白衣书生！

那女的不由一声娇呼，急忙抓了一件外衣蔽体。床上却霍然下来一个满面猥琐，獐头鼠目的中年汉子。

他刚下床，便怒气冲冲的欲张口喝骂，蓦然，他那张下瘪的嘴唇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直觉的感到，这擅自闯入他卧室的俊逸少年，却是如此面熟，但，他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是在何处见过！

这猥琐的中年汉子，果然即是那当年张大户的管家，刮皮严二！

此时他略一壮胆，开口叱道：

“你是什么人，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的不经通报，便擅自闯入？好大的胆子！”

濮阳维骤见这恨不得挖其心，食其肉的卑鄙仇人，胸中顿时热血沸腾，无比的宿仇怨恨立即在他心中冲激着！

双目中，顿时射出一股冰冷骇人的煞气来！

那严二见这年青书生双目中湛湛神光，不由吓得浑身寒抖，退出三步。

濮阳维冷然说道：

“严二，还记得我吗？还记得那幼时受你迫害，险些惨遭火焚的孤儿吗？”

严二闻言，面上顿时一阵惨白，他嘴角颤抖的说道：

“你……你……你就是濮阳家的孤儿……濮阳维？你没有被……”

濮阳维冷笑道：

“是的，我并没有遭到你的毒手，没有被烈火烧死！”

他说到这里，仰首一阵凄厉的狂笑，悲声道：

“但是，那可怜的老人家朱福，却在你这猪狗不如的狠心奴才陷害下，惨遭毒手，可怜他老人家一生忠勤，却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濮阳维双目含泪，顿了一会儿，突然厉声道：

“今天便是你剖腹剜心的日子，哈哈……你怕了吗？你后悔了吗？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严二此时真个心胆俱裂，恐惧得全身簌簌发抖，蓦然，他大声嘶叫：

“来人哪！来人哪……救命啊……救命！出了人命啦！救命……”

濮阳维唇含冷笑，一步步行至他面前，严二吓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两腿直晃，濮阳维冷然道：

“你别空吼了，这宅中所有的人，已先你一步，去准备侍候你去啦！”

说罢，冷然一笑，右手缓缓抬起，五指弯曲如钩，慢慢抓向严二天灵，严二呼吸迫促，浑身乱颤，成孔惨白！

他受不了这致命的精神痛苦，双眼逐渐上翻，迷蒙中他仿佛又看见那十年前的一幕凄厉的景象：烈火浓烟中，惨绝人寰的呼叫，房屋倒塌，四壁大火熊熊，老人口中的鲜血，幼子尖锐的哭泣，以及老人朱福那痛苦扭曲的面容，蓦地，朱福竟带着满脸的血，凄厉怨毒的目光凝视着他，逐渐的逼近、逼近！

严二蓦然口中惨嚎数声，双眼上翻，已因过份惊骇，而气绝毙命！

濮阳维心中微微一震，他用手急扶严二身躯，一探他鼻息，知道仇人已死！濮阳维惨然仰天大叫：

“福伯！福伯！你在天之灵，看维儿替你老人家报仇了！”

他一言甫毕，五指倏然下插，“哧哧”一声轻响，已将这生前作恶多端的小人抓得脑袋稀烂！

濮阳维飞起一脚，正巧踢在严二胸上，顿时砰的一声，那无匹的劲力已将严二胸腹划开，五脏肚肠流得遍地皆是，景况惨不忍睹，这也是严二作恶多端害人害己的结果！

濮阳维缓步行至那妇人面前，只见她满面涕泪，双眼上翻，仅说声：

“爷爷饶命！”便已跪着昏死过去。

濮阳维心中一念凄然，他觉得，这女子现在是如何可怜，但，在她不惧怕的人面前，她会仍是如此可怜吗？濮阳维凄凉的笑了，人，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动物啊！

他轻轻一拍妇人后脑，将她救醒过来，那女子一瞧眼前白衣书生，又吓得叩头如捣蒜般求饶起来。

濮阳维剑眉微皱，朗声道：

“你收拾一下细软，赶快走吧！”

那妇人闻言，如获大赦般叩了三个响头，匆匆穿好衣服，手忙脚乱的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头也不敢回的逃去！

濮阳维默然立在房中，脑中思潮如涌……

过了一会儿，他将身上火摺子取出，找着房中易燃之物一点，顷刻间，

一片熊熊火苗，已四处融融燃烧起来，他冷冷一笑，缩身跃出，心中暗想道，这才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浩飞、方婉两人，正在门外等得不耐，心中惴惴不安，一阵焦臭气味传出，二人细目一瞧，这整个连云巨宅，已刹时被一片凶猛火焰所吞没了！

二人自嗟吁叹息，只见眼前白影一闪，濮阳维已满面落莫，大步行了过来，雪白的儒衫上，沾满了斑斑血渍！

三人默默无主缓缓前行，濮阳维忽然低声道：

“林侧便是先严先慈庐墓，二位且请入林稍候，也免得待会被公人发觉，在下去去便回！”

他说完话，双手微微一拱，人已向林侧跃去！

濮阳维接连两个起落，已到达林边一片旷地，这旷地上，有着两座孤立的坟冢，寂然矗立。

坟上石碑想是时日长久，已斑落蚀脱，但字迹尚依稀可辨，正是濮阳维的双亲之墓！

上面荒草丛生，葛藤纠缠蔓延！

濮阳维眼见双亲庐墓一片荒凉，悲戚之下，哑声倒地哭道：

“爹娘……不孝儿来拜谒二位老人家了！”说罢已泣不成声。

他双目中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儿般，滚滚落在冷寞的坟上，脑海中刹时浮出双亲慈祥和蔼的面目，幼时的欢愉情景，恍如就在眼前！

他伏在坟上，低声的啜泣着，如此的悲伤，正是：“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此时，方婉与浩飞二人亦来到墓前，见濮阳维双目红肿，二人心中也不由一阵怆然，方婉流着泪将一件雪白的长衫递上！

原来她见濮阳维衣衫已沾上血污，恐在路上惹人注目，乘心上人祭坟之际，回到客栈，取出一件干净的长衫，准备为濮阳维换上。

他接过长衫，感激的凝视着方婉一眼，心中激荡无比。

人，在感情最脆弱的时候，谁不愿接受别人的好心慰藉呢？何况又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子，在这时奉上她最真挚的感情。

浩飞亦大步走上前来，一拍濮阳维的肩头，轻声道：

“老弟台，且请节哀自重，身体要紧，莫忘了还有许多艰巨重任，等着你去担负！”

“令尊令慈大人，有子如你，亦可含笑九泉了！”

濮阳维感激得真挚地握着浩飞粗大的双手，含泪点头。

十六、迟暮江湖 仗义援手

又是深秋了，这是个萧索的日子。

濮阳维、方婉、浩飞三人，自离开修武县后，为了冲淡一下濮阳维心头的抑郁，方、浩二人便尽量的使他心情放松，三人尽情的四处游览。

河南境内的名山大川，古刹胜景，几乎都被他们整个踏遍。

浩飞，这豪爽赤忱的江湖好汉，他已将漂泊江湖以来，郁结在心中的友情，全部用在濮阳维身上，他甚至为濮阳维，而暂搁下自己寻仇九指魔公孙无畏的计划。

他将他看成自己的幼弟，他愿以自己的生命，来为自己所爱护的弟弟，作任何的牺牲！

浩飞威震河朔数十年，经过了多少风浪惊险，在他苍老的心坎中，已烙上无数的辛酸沧桑，有凄凉、有血、有泪！

但他却毫不保留，完全没有一丝做作，以赤诚来对待濮阳维，因为他发觉自己与他是如此亲切，如此投缘。

方婉，这活泼而温柔的少女，也无时无刻心细如发的照料着自己心上人，她没有一点矜持，将自己纯真的情感，完全贡献给那冰心傲骨，却又忧郁寡欢的濮阳维！

濮阳维，他衷心的感谢着二人，同样的，他确实将浩飞视为自己的“老”哥哥，他对方婉，却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这或可以解释成爱，但却也可说是一种介乎兄妹之间的感情。

这天，三人鞭丝骑影，已来至河北清苑，他们渡过浩浩的大清河，已隐隐望见清苑城高耸的城垛。

入城后，他们在一家堂皇的客栈内歇住脚，便招呼店家送来午膳，三人食罢，浩飞便拟到城外一游。

此时正当午后，各人来时，已看到清苑城外灵秀的景色，有小桥流水，翠峦青峰之胜，因皆齐声赞同。

三人出了店门，上马向城外行去，一路上谈笑风生，不多时，已来至一座不大的青山之麓。

只见此山形势雄伟，钟灵毓秀，山下一片红枫林之后，却隐约现出一大片庄院房舍来！

这庄院恰好建在北灵山之下，枫林之后，上有青山白云，前有红枫如画，真是好一处幽雅所在！

濮阳维见了，不由轻声赞道：

“此庄院相连之处，山明水秀，甚为雅致可人，想那庄院主人，亦必非俗士。”

浩飞闻言，哈哈长笑声：“老弟言之不虚，这庄院主人，当年亦为江湖同道，名神雕宫彤，他已于二十年前息影江湖，与老哥哥私交尚称不恶。”

方婉在旁好奇的问道：

“老前辈，我以前也听师父提过，说前辈在两河一带，声威之隆，无出其右，但前辈近日为何总是单独与我们一起，而没有见你去寻访别人哩？”

浩飞豁然笑道：

“姑娘，你干脆说老夫昔日扬名河朔，前呼后拥，而今则竟然如此清冷，

寂无一人前来探望于我，岂不更合事实？”

方婉闻言，面上微微一红，极忸怩的以丝绢掩着小嘴。

浩飞看了两人一眼，低声叹道：

“老夫一别河朔十三年，不但当年有数挚友，已大多不在，就是仅剩的几个，老夫也不愿去打扰他们，因为，我知道自己此次回来是为的什么，我怎能要他们如我一般，向那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江北绿林盟下寻仇，万一失败，岂不害了他们一生？”

浩飞又续道：

“而且，老夫如此长久的日子未回到中原，能认出老夫昔日容貌的，恐亦不多！”

方婉听浩飞说完，不由啊了一声道：

“我真糊涂，竟然未想到老前辈已离开此间如此之久，音容自大有改变。”

濮阳维微笑道：

“老哥哥，这神雕宫彤的庄院，叫什么名字？”

浩飞道：

“这庄院名曰红枫山庄，我们既已到来，不妨前去打扰那宫老儿一番。”

濮阳维摇摇头道：

“既然老哥哥不愿让别人识出，小弟看还是免了罢！”

浩飞一拍濮阳维肩膀，大笑道：

“便被宫老儿认出，亦无甚紧要，这老头与老哥哥交情颇笃，人也很够义气，走！我也想看看这多年不见的老友的近况哩！”

说罢，一马当先，领头驰去，二人相视一笑，也只好纵马跟上。

三骑顺着一条黄泥小路疾奔，不多久，已行至一片巨大庄院之前。

只见这庄院一式风火砖墙，朱漆大门，门首两尊石狮，分左右矗立，显得极为庄严肃穆。

三骑一到，浩飞那爽朗的笑声即已传出，岂知他一笑未已，蓦然自一旁枫林之内，跳出三四十个劲装大汉，遥遥将三人围住！

其中一人大叫道：

“相好的，先将兵器丢下，再下马就缚，否则，大爷们的利箭可没长眼睛！”

一语方罢，林内果然又拥出不少身着黑衣的弓箭手，手持“诸葛连珠弩”对准三人，一时情势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濮阳维见自己对方素无仇怨，而这些人一上来便将己方三人围住，且尚埋伏下弓箭手，好似早有准备！

他心中一转，便知这必是一场误会，是以也不多言，仅默默注视着众人。

浩飞一见，自己好心来此探视好友，这些人却不分青红皂白，贸然以武相向。

他不由气得大喝一声道：

“直娘贼，敢情你们都他娘的瞎了眼啦？也不睁大眼睛瞧瞧，老人家是谁？容得你们如此撒野？”

对面人群中，果然起了一阵骚动，自其中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来。

只见那老者年约五旬，方面大耳，额下飘拂三绺长须，相貌堂堂，那年青的一个，亦是目若朗星，丰额隆鼻，若临风玉树。

二人一出来，向前行了数步，仿佛甚为顾忌三人似的，十分戒备的开口道：

“尔等是否系那魔爪甘滨手下？来此意欲何为？”

浩飞闻言怒道：

“别他娘的瞎扯，什么魔爪甘滨，老夫听也没听过，喂！我到问你，这里是否仍为那神雕宫老儿的庄院？”

那老者面色稍缓，和道：

“哦！原来尊驾等并非邪魔爪同路，老朽得罪了，此处正是宫老庄主宅院，未知各位有何赐教？但请明示，老朽车恕，亦可代为作主。”

浩飞此时蓦然放声狂笑，大叫道：

“车老二，你小子什么时候留起胡子来了？怎么竟连老夫浩飞也不认识？”

那方面老人，闻言之下，不由急急跨前几步，双手一揉眼睛，仔细向浩飞脸上瞧了一瞧，忽然大叫一声，跨步过来，一面口中颤声道：

“浩兄！浩兄！……果然是你，这十三年来，可想煞小弟了！”

浩飞翻身下马，与那老者双手紧握，亦叹息道：“车老二……唉，十三载悠久光阴，前景宛如昨日，你也老了！”

二人唏嘘了一阵，那车恕急忙回头叱道：

“雄儿，还不上前叩见你浩伯伯吗？”

那少年闻言，连忙扑地跪倒，通通就是三个响头，浩飞大笑声中，已将少年扶起，端详了一番，点头叹息道：

“当年宫雄这孩子，不过才四五岁，记得那时，有次尚将便溺撒在老夫身上，现在却已长得如此俊逸高大，唉！真是英雄出少年。”

他言及此处，却蓦然若有所忆，也不管那大孩子宫雄面色绯红，转头问车恕道：

“车老二，宫老儿呢？怎的不见他出来？你们如此剑拔弩张，却又为了何事？”

车恕面色一暗道：

“唉！说来话长，这不是谈话之处，咱们还是入内再说吧，哦！车恕该死，竟忘了请浩兄引见两位贵友！”

浩飞哈哈一笑，指着濮阳维道：

“此为老夫忘年之友，玉面修罗濮阳维！”

车恕与宫雄骤闻此言，不由齐皆浑身一颤，同声问道：

“什么！这……这便是濮阳帮主？”

浩飞面上一怔道：

“怎的？难道还有假冒的不成？”

车恕不由向濮阳维当头一揖道：

“尊驾大名远播，威震南北，老朽适才骤闻之下，不免惊讶失态，阁下大量，尚请包涵则个……”

濮阳维还了一揖，淡淡道：

“车兄谬奖，愧不敢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浩飞大笑道：

“对对，大家越不拘束越好，哦！我倒忘了，还有这位是天山铁姥姥爱孙，人称绿娘子方婉的便是。”

方婉微微一福，车恕又客套了一番，方始延请三人入内。

各人来至一大厅之内，分宾主坐下后，自有下人献上香茗，浩飞却已迫不及待的启口道：

“车老二，刚才我问你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急煞老夫了。”

车恕又叹了一口气，始开言道：

“浩兄有所不知，近日江湖上，流传有两句歌诀，不知浩兄曾闻及否？”

车恕说到这里，不禁向濮阳维瞧了一眼。

浩飞摇头道：

“什么歌诀，我倒从未听说过！”

车恕道：“也难怪浩兄，你十多年未履中原了，这两句歌诀便是：‘宁自阎罗十殿转，莫见玉面修罗颜！’”

浩飞大笑道：

“这不是在说濮阳老弟吗？这个我却知道。”

濮阳维面上一片漠然，冷冷一笑。

车恕急道：“尚请濮阳兄恕老朽言语冒犯之过。”

濮阳维冷笑道：

“车兄但说无妨，小弟决不在意。”

车恕暗中松了一口气，又道：“此言是说……是说濮阳兄绝世武功，无人能敌，尤其……”

濮阳维见他似有顾忌，未便直言，不由长笑接道：“尤其这玉面修罗心计之狠，出手之辣，更使人谈虎变色，莫不敬而远之！”

车恕尴尬一笑道：

“唔！少侠言重了，言重了！其实，老朽今日得见少侠，已知传言之讹，不足听信。”

他言此一顿，又道：“这只是那两句歌诀的上句，下句是‘会尽天下黑白道，不睹黑龙魔爪现！’这黑龙魔爪，便是居于那贵州黑龙山顶的魔爪甘滨，闻说此人武功高绝，奇诡莫测，曾于一夜之间，连破祁连山白虎寨以下十二道关卡，诛白虎寨舵主十七人，连总舵主青面灵官邱荣，在他手下也未走满三十招，便吃他一掌击毙。”

车恕微微呼了口气，又道：“这魔爪甘滨，又于次年亲赴点苍，接连击败点苍派十二护法，掌伤点苍下院主持静松道长，与该派掌门人玄门一剑静波，激斗五百余招后，撕裂玄门一剑一只衣袖，始傲然下山。”

浩飞忽然插嘴道：

“这人武功虽高，却并非不讲道理，但为何别人如此惧他？”

车恕答道：

“浩兄错了，这魔爪甘滨不但性格孤僻难测，而且毫不理会武林规矩，遇事全凭自己喜恶，独断独行，甚至别人看了他一眼，也有丧失生命的危险！”

浩飞闻言怒道：

“妈的，我就不相信这小子如此邪门，他娘的，老子在刀尖上打滚的时候，只怕那小子尚在吃奶哩！”

车恕忙道：

“浩兄且请息怒！闻说这甘滨年龄不大，约在三十左右，他成名江湖，只是近两年之事。”

濮阳维心中暗忖道：“自己扬名江湖，也是最近，但怎的却未闻别人提

过？是了，定是江湖好事之徒，近日才将自己名字与这人连在一起，故而尚无所悉！”

他正在暗自猜测，浩飞已小声道：

“车老二，到底这厮和你们结下什么梁子？令你等如此紧张？”

画恕双目怒张，答道：

“说来真个令人气煞，此事发生于七日之前，官兄那时适巧外出访友，临行前将庄务交由愚弟代管，岂料在他走后的当天晚上，庄内便出了事情，愚弟那时正在室内练功，庄中护院值更，忽然慌张前来禀告，说官兄寝室腹壁，竟然神鬼不觉地吃人以内家重手法震开，夫人及婢女二人亦皆遭来人点了晕穴！”

“我闻言之下，急急前往探视，并即令全庄戒备，探查贼踪，待愚弟救醒夫人后，即请她检查是否丢失物件，结果，夫人惊慌相告，官家祖传的一对‘雌雄鸳鸯玉’，竟然被盗去一枚雄玉，那枚雌玉因由夫人自行存放，故而未吃贼人劫去，愚弟闻言之下，甚为惶急，正在此时，却无意间中，在官兄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

车恕说到这里，探手自怀中拿出一张宽约五寸的纸条来，递给浩飞。

浩飞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寥寥写着一笔狂卓：“字示官彤知悉：雄鸳鸯玉笑纳，另枚雌玉准于半月内来取，此奇珍之物，非汝泛泛之辈所能享有也。”

纸条下端，却书画着一条精巧的黑龙，黑龙之下赫然有着一只枯瘦爪！

浩飞双目怒睁如铃，厉声道：

“这小子好狂的口气，好似人家祖传之物，却也理该双手奉送给他一般！妈巴子的，老子倒要掂掂这魔爪子甘滨，到底有多大份量！”

濮阳维面色沉凝，冷静地问道：

“车兄，这‘雌雄鸳鸯玉’除了本身弥足珍贵，价值连城外，是否尚有其他异处？”

原来濮阳维素来头脑细密，城府深沉，他一闻车恕述及盗宝之事，暗自推想道：“这魔爪子既然功力深奥无比，天下财物，只要他看上眼的，强取豪夺，便可予取予求，若不是‘雌雄鸳鸯玉’尚有别的奇处，他定然不屑以如此手段，明盗暗窃。”

是而他有此一问！

那车恕闻言，双眉一展，答道：

“少侠果然思虑周详，不错，这‘雌雄鸳鸯玉’除了其本身翠绿晶莹，毫无疵瑕，确可称为价值连城外，若雌雄合璧，连成一双，更可自其左右双目内，各取出一粒紫银双珠来！此珠若碾成粉末，和酒服下，更可使入驻颜益寿，长命百岁，若习武之人服食，则其功力必可陡然增加一倍！”

车恕一停又道：“双珠尚有一宗异处，便是若不将其服食，而随身携带，则那名唤紫灵的紫珠尚可收避火之效，名叫银灵的银珠亦有避水之功！端的是珍贵无比，价值连城！”

浩飞叹息道：

“想不到宫老儿为了这一双奇珍却凭空惹来这多烦恼，咦！对了，你尚未告诉老夫，宫老儿现在何处？莫非……”

车恕见浩飞满面焦虑之色，不由急慰道：“浩飞且宽心，小弟子失宝次日，即遣人快马传报官兄，唉！谁知官兄回来，一见祖传之宝遗失，且来人如此跋扈嚣张，偏又是具有无比名望之身手，他急怒交加之下，一时便卧床不起，愚

弟与宫兄交称莫逆，近十年来，在本庄复蒙宫兄厚待有加，临事之际，却显得如此失责，唉！愚弟真个愧对挚友，情不可宥！”

浩飞慰道：

“车老二，且莫如此丧气，走！咱们先去探视一下彤老病情，再做道理！”

车恕答应一声，遂命宫雄出外小心戒备，自己带着三人，转向内庄而去。

一幢精致雅洁的屋舍，连在一排巨大槐树之后，这便是红枫山庄主人，神雕宫彤的居处。

车恕早已着人先事通报，是故一到门口，便躬身肃客，三人也不客气，略微一让，便相偕进入。

只见各人立身之客室，虽然不大，却清雅已极，布置得朴素简洁，无一般江湖黑道人物，那穷奢极侈之状，壁上挂着几幅雅致的山水画，颇有超尘出俗之气概。

车恕向三人告罪一声，匆匆进入室内禀告，不多一刻，他已自内室走出，请三人入内。

浩飞一马当先，领头进入一间静室。

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面目焦黄枯瘦，正拥被而卧，满头银发如霜，充分显示这老人衰萎身心。

浩飞大步上前，双拳一抱，大声道：

“宫兄，尚记得小弟浩飞吗？”

那银发老人，果然便是昔日江湖黑道中，名噪一时的神雕宫彤。

他此刻双目大张，面露惊喜之色道：

“啊！果然是浩胡子，适才车老二遣人相告，老夫尚以为车老二弄错了！”

他微微将身体坐高了一点，哑声道：

“浩老弟，快将你那两位贵友给老夫引见引见！”

浩飞闻言，忙将濮阳维及方婉给神雕介绍了。

宫老雕双目张得老大，凝视着濮阳维，满面皱纹瞬息开朗起来，他喜道：“尊驾年纪青青，在江湖上便能闯出如此响亮的万儿，实为绝世奇才，唔！老朽这遭合该有救了！”

浩飞一旁哈哈大笑道：

“老雕啊！你的事我们都已知道，打开天窗说亮话，难道你濒临困境，我浩胡子与敝友能撒手不顾吗？”

方婉亦娇声道：

“老前辈且请宽心，一切都有浩老前辈与我维哥哥作主哩！”

一声维哥哥，叫得濮阳维心中一震，他向方婉微妙的看了一眼，长揖道：

“宫老庄主且莫焦急，在下既然承老庄主如此抬爱，一切但凭支使就是。”

宫老雕这身病，本来便是急怒交加逼出来的，此刻骤闻这名满天下却又冷漠如冰的玉面修罗，答应为自己援手，大喜之下，不由霍然坐起，双手抱胸一拱，洪声道：

“老朽得蒙濮阳兄赐加援手，已是感激不尽，如何敢言支使二句？若此祖传异宝失而复得，则宫家老小，无不世代铭怀。”

濮阳维尚未及答话，浩飞已在一旁笑声道：

“好个老雕，你看你这身病，好似骤然康复了一半似的！人家才答应你，却好像那件宝物已拿回来了。”

车恕在旁凑趣道：

“浩兄仍是这个直脾气，对了，小弟已嘱厨下整治筵席，为三位贵客接风。”

宫彤大笑道：

“好极，今天我老头子说不得也要干他三大杯！”

众人闻言大笑，只有濮阳维默默忖思着应对之计。

三天过去了，这已是那魔爪甘滨约言的第七天，相信不出一周，他必然会来践行诺言！红枫山庄刁斗森严，庄勇来往巡视，更鼓不绝。

濮阳维此时正在一幢紧临庄主居室的精舍中，与绿娘子方婉下棋。

方婉这几天来，是红枫山庄中，唯一欢愉无忧的人，她能与心上人朝夕相处，心中那份甜劲自不用提，她虽然觉得濮阳维那深湛的双眸中，时时流露出丝丝迷惑与复杂的光芒，但她却不愿去多想，目前的境遇，已令她很满足了。

此时她的棋局，正被濮阳维，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方婉纤手一伸，搅乱了残局，撒娇的道：

“维哥哥，我不来了，你样样都比我强，却又老是欺负人家。”

她小嘴撇着，显得刁蛮可爱已极。

濮阳维望着这娇柔活泼的少女，心中不由十分矛盾，他深深的爱着那遥待他归去的白依萍，但，眼前这可爱的女孩子，却又使他平静的心湖泛起圈圈涟漪，这总是第一个令他懂爱的少女哟！

他轻轻一笑道：

“小丫头！你再放刁使赖，当心维哥哥打你手心。”

方婉皱皱鼻子，一伸舌头道：

“哼！你敢打我，我便告诉浩老哥哥去，要他罚你灌五斤白干不可，看你可受得了……”

一言未已，一个响亮豪放的声音，已传了进来：“是谁欺负了我们方姑娘，老夫不揍他个大马爬才怪！”

他一来，便见濮阳维正冲着自己无奈的一笑，不由心中恍然道：

“方姑娘，除了濮阳老弟外，谁都不能动你一根汗毛，否则老夫必然剥他的皮，但若是濮阳老弟呢？嗯嗯！那却是你们小两口的事，我老头子也奈何不得！”

方婉闻言不由玉面通红。啐了一声，娇羞无比的掠门而出。

濮阳维尴尬的笑笑，摇头道：

“老哥哥嘴皮子功夫，却也不较你手上功夫稍差！”

浩飞哈哈一笑道：

“哦！哦！我倒险些忘了，老弟台，今天已是第八天了，咱们可要留意一点，甘滨那厮在这几天内便会前来，我老头子也早想会他一会，这数日真给闷慌了！”

濮阳维俊目放光，沉声道：

“老哥哥但请放心，愚弟自有计较，这甘滨既然如此猖狂，手底下亦必不弱，切不可轻视于他才好！”

浩飞点头道：

“老弟此言，甚为有理，宫老头子整天惶急不安，咱们既然代他接下这桩子事，却也不能丢人现眼！你先歇歇，我还得去四处瞧瞧。”

浩飞说罢，起身自去。

这是第十六天了。

这天深夜，濮阳维正在室外盘膝调息，默运玄功。

正当他灵台澄静，胸无点尘，已达到神我虚渺之际，蓦然，他闻得有一丝几乎细小得令人不可察觉的衣袂飘风声，微微响起。

濮阳维双目骤然一张，心中暗忖：“仅听来人身影闪动之间，所带风声之快速细微，便知此人功力之高，的为卓越。”

他猛一吸气，坐在榻上的身子，已飘然掠窗而出，濮阳维身形穿出，双肩疾然一抖，已如电般蹿至另一栋房顶之上，他悄无声息的躲在房帘阴影之处，屏息静气，留心瞧着四周。

忽然，他目光一闪，已瞧见远处有一条黑影流星似的掠空消逝。

他冷笑一声，仍旧丝毫不动的伏在那里，双目却紧视着神雕宫彤的居处。

不一刻，远处忽的暴出一阵刺耳狂笑，笑声发出甚为遥远，一路如飞传来，待到那人笑声停止时，一条黑影已闪电般自空坠下。

濮阳维黑暗中凝目一望，只见来人好一副生相，一个冬瓜似的大脑袋下，却连着一个不满四尺的枯瘦身躯，面色青中泛紫，双目开合间，精光暴射。

这怪人落地后，一晃那大脑袋，哈哈狂笑道：

“姓宫的，大爷践约而来，你却恁的小器，竟妄想那些没用狗才暗算于我，嘿嘿！你却怪不得我魔爪甘滨下手狠辣！”

他话声未停，宫彤精舍中，灯光突亮，两条人影已连袂飞出。

灯光照耀下，已看清一个是方面大耳，相貌堂堂的车恕，另一人正是红枫山庄之主，神雕宫彤。

宫彤身形落地，大声笑道：

“我道是谁如此跋扈，竟敢大胆来我红枫山庄撒野，嘿嘿！原来竟是那名震天下的魔爪甘兄！”

甘滨冷笑一声，怒道：

“姓宫的，闲话少说，你那对‘雌雄鸳鸯玉’甘某已取了一枚雄的，但你干脆好人做到底，将那枚雌玉也一并相赐，甘某日后定有一番补报。”

宫彤闻言，不由勃然大怒，厉声道：

“放屁！你趁老夫不在，用那下三流盗窃手段，将老夫祖传宝物偷去，却尚厚颜胡说乱道……”

甘滨也不待他说完，已向前跨进一步，冷然道：

“宫老鬼，你少噜嗦，如不识相将雌玉献上，庄前那十六名已死的废物，便是你的榜样！”

说罢双目望天，态度狂傲已极！宫彤骤闻已有十六名庄勇毁在这魔头手下，不由气得目眦欲裂，瞋目大喝道：

“甘滨，我这条老命就与你拼了！”

车恕在旁亦怒喝一声，二人便待上前拼杀，蓦然，一阵狂笑起自宫彤身后，又是两条人影如流矢般电射而至！

各人一看，来人非他，正是来此助战的双连掌浩飞，与那绿娘子方婉二人！

只见浩飞大马金刀的往当中一站，目光如炬，瞪视着魔爪甘滨，劈雷也似的大喝道：“什么他娘的玩意，却到这里来卖狂撒野！你才有多大年纪？老夫成名露脸时，想你还在你娘怀里吃奶哩！”

甘滨冷笑一声，厉声道：

“好极，今夜甘某倒要领教领教你这成名露脸的老前辈，手底下有什么绝活！”

他一言甫毕，全身骨骼已如小炮竹似的“咔嚓……”一阵密响。浩飞这时全力戒备，凝神以待。

甘滨蓦然大喝一声，两只其长过漆的鬼爪，已呼啸抓到，来势奇诡无比，竟将浩飞上盘十二大穴全然圈入爪式之内！

浩飞暴喝一声，右掌直劈，左掌带起无比劲风，击向甘滨胸前。

甘滨冷冷一笑，双臂一圈，上格下劈，两脚已同时齐飞，踢向敌人胯下！

浩飞嘿然一声，右掌“鹰爪功”急抓而下，左掌五指撮如鸟喙，“金鸡手”直点甘滨右颊“沉香”“未胶”“扶突”三穴！

魔爪甘滨身形急闪间，双臂如轮，上下颤动成波浪形，猝然挥向浩飞肋下！

浩飞识得这是一手极难练成的“浪里痕”功夫！惊怒之下，不由暴喝连声，身形急退，双掌连番挥出。

二人顷刻间，已如惊雷奔电般，交手二十余招！

甘滨心中暴怒异常，长啸一声，身形倏变，一个瘦小身形如电般上下翻飞，两只鬼爪虚实莫测的急伸倏缩，完全是一派抓、拿、点、扣、捏、扎、指的追手招术，这正是魔爪甘滨赖以成名的一套“流星爪”！

浩飞顿觉眼前一花，敌人身影，已滔滔不绝的自四面八方攻上，劲风凌厉，着体如削。

他怒喝一声，双掌如电，连劈带拍，竟是小开大合，硬封硬接，每次出掌，皆是两式齐出，罡风劲气，呼啸冲激不已。

此刻，院中会武庄勇，已完全聚集于宫彤居室前旷地之上，个个鸦雀无声，紧张的瞧着场中二人的拼死恶斗！

神雕宫彤眼见二人都有一身高本领，惊骇之下，不由暗忖道：“亏得适才自己没有贸然动手，否则，以甘滨这身功夫，自己定然走不出人家手下五十招！”

车恕亦默思道：“久闻浩飞之双连掌为武林一绝，刚猛无俦，力能裂石开山，今日一见，果然不虚，但眼前魔爪甘滨这一身功夫，好似更在浩飞之上，看情形，浩飞已渐渐支撑不住了！”

场中二人，在这不大功夫，已闪电般交了一百多招。

浩飞钢牙猛挫，双目圆睁，仍自拼死力敌，不要命的向甘滨身上要害进袭，有时竟然不顾己身危险，全是一派同归于尽的拼命打法。

接近两百招了，浩飞汗出如涌，两睛满布血丝，兀自运掌力敌。

魔爪甘滨心中大奇，他想不到这虬髯如戟的威猛老者，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同时心中亦更加暴怒，已暗下决心，要对方横尸掌下。

蓦然，甘滨厉叱一声，一只鬼爪急颤如波，又倏然幻成无数条臂影，已将浩飞罩于掌下！

一旁观战的宫彤不由大惊失色，急一抖手，两颗铁莲子已奔向甘滨右手“曲池”“三里”二穴！

车恕办不约而同的力贯双掌，急推而出。

绿娘子方婉更是了得，一声娇喝，已剑身合一的疾刺而至！

甘滨施出一招自己全力苦练而成的“浪里痕”，正将浩飞逼得危在旦夕，蓦然飒然风响，两枚铁莲子与两股强烈掌风连袂袭到！

好个魔爪甘滨，只见他手臂微抬，轻避要穴，那两粒袭来暗器，呼声已反震得无影无踪！

甘滨在同一时间内，左掌横自胸前推出，一股凌厉掌风起处，已将车恕震退五步！

他毫不迟疑，双脚疾飞，已踢向正在后退的浩飞“天枢”穴。

此刻，但见半空青光一闪，娇喝声中，方婉剑势已到，疾刺甘滨咽喉！

甘滨此时已不及再伤浩飞，愤怒中，两只鬼爪已无形无影，疾然伸出，一把将方婉的剑抓住，只见他运力一抖一拗，长剑已折断为二！

方婉惊呼一声，竟被震飞两丈多远！

甘滨恨极了绿娘子方婉，厉喝一声，便待飞身扑掠，蓦然，他背后响起一个冷如寒冰的声音道：

“甘朋友，人家技不如你，却又何必赶尽杀绝！”

甘滨闻言，吃惊之下，霍的反身过来，火把照耀下，一个玉面朱唇，潇洒俊逸的少年书生，已面如寒霜的站在他身后，不及五尺之地！

魔爪甘滨心中不由扑通一跳，暗想以自己这身武功，竟吃对方摸进身后五尺之内，尚不知道，来人功力之高，当可想而知！

此刻，他面对那白衣书生面不改色的哈哈一笑道：

“阁下好俊的功夫，嘿嘿！只是不知你等还有多少帮手，且请全部现身，容甘某一拜识领教！”

那白衣书生双目如电，冷然哧道：“对你这种罔顾江湖道义的鼠辈，区区一人便足足有余。”

甘滨见对方口气，竟较自己更加蛮横三分，不由勃然大怒道：

“无知小子，我今天非活劈了你不可！小子，你可听过：‘会尽江湖黑白道，不睹黑龙魔爪现’这句话吗？”

白衣书生双眼望天，不疾不徐的答道：

“鼠辈，你亦曾听过：‘宁自阎罗十殿转，莫见玉面修罗面’这句话吗？”

甘滨闻言，不由全身一震，他微带疑惑的瞧着眼前这神采夺人的年青书生，缓声道：

“阁下便是那场名天下，未逢敌手的玉面修罗的濮阳维？”

这白衣书生，正是那隐身屋后的濮阳维，魔爪甘滨现身索战时，他早已有备，正待及时接下，但宫彤与车恕却正好于此时飞身出来，未几，浩飞与绿娘子又相继而出，与甘滨交手，濮阳维在一旁观战甚久，他见浩飞力战魔爪甘滨，虽不能取胜，却也不至于在二百招内分出胜负！

直到浩飞突然遇险，绿娘子方婉折剑之时，濮阳维始以“细柳飘”之绝世轻功，如鬼魅般掩至甘滨身后，出声讥讽。

此刻濮阳维淡然一笑道：

“好说，好说，哪及得上尊驾声威远播，狂傲凌人？”

魔爪甘滨，向来气焰嚣张，跋扈已惯，闻言之下，哪还再能忍得住这口鸟气！

不由厉声喝道：“濮阳维，你休如此目中无人，须知别人怕你，我魔爪甘滨却不含糊！”

濮阳维大笑道：“如此甚好，区区也早想会会你这武林中有数人物。”

一言始罢，他微微一笑，双掌十指倏然弹出，“哧哧”声响中，十缕尖锐劲风已飒然袭到。

濮阳维跟着身形急如鹰隼般晃身掠近，掌腿齐出，瞬间已拍出九掌，踢出九腿。

身形之快速度凌厉，可谓至极。

魔爪甘滨虽在狂怒之下，却早已凝神戒备，见对方倏然出手，他骤然一声，两只长爪急伸疾缩，已连连抓出七爪，始堪堪将濮阳维这“指弹十柱”奇劲抵住，哪知眼前一花，敌人掌腿，又闪电般四面八方攻至，声威之夺人，的是无可喻言。

掌山腿影中，甘滨“流星爪”疾施，前、后、左、右、上、下各方，亦锐厉无匹的推出十二爪。

丝丝锐风，甘滨大吼一声，已飘然退出七步。

他自来少逢敌手，对方虽然盛名无虚，自己却决未想到，在一个照面之间，便吃人家逼退七步。

他不由窘得满面赤红，羞怒不已。

甘滨身形一沾地，他又狂喝一声，飞身扑上，人在空中，全身蓦然一缩，两只手臂复颤成波浪之形，双腿斜斜弯曲，骤而一见，活似一只绝大的蜘蛛。

这正是魔爪甘滨之另一绝手：“寒蛛噬子”。

只见他身形未落，一股阴冷幽幽的劲力，已无形罩下，而他那掌腿肘指之式，更是笼罩四面八方，无懈可击。

濮阳维心中一惊，倏然提足“赤煞掌”劲力，往甘滨狂劈而出，一片炙热如火的掌风中，他“金罗步”急施，足踏倒旋七星，一式“横移五岳”，刷刷连响，已晃出七步，斜挪五尺。

在他身形才闪出的刹那，但闻“劈啪”一声大响，地下已吃魔爪甘滨砸了一个两尺深洞！

甘滨亦被濮阳维那凌厉掌风震出丈许，在空中连翻两个跟斗，始飘然落地！

他此刻但觉脑中微眩，正待运功调息，濮阳维却不容他稍事喘息，长笑声中，双掌骤圈，倏翻而出，一招“怪魔降世”已疾然使出。

甘滨钢牙微挫，身形上蹿，双掌变爪为劈，在一片呼啸劲风中，已击向濮阳维头“通太”“豕儿”，“五处”三大穴！

濮阳维厉啸顿起，掌影如山，呼呼轰轰迎了上来，二人“劈啪”声中，又硬接了三掌。

只见濮阳维面色苍白，胸部微喘，仍然挺立不动，甘滨却又被震飞一丈，满面赤红，汗如雨下。

他但觉五脏如焚，血气翻涌，深知自己受了不轻的内伤，游目四顾，只见双连掌浩飞，正咬牙切齿的瞪视自己，神雕宫彤及车恕、方婉等人，亦紧张而盼切的注目场中，他们都不禁为双方这惊世骇俗的深奥武功所惊愕住了！

绿娘子方婉虽见心上人已稳站上风，但瞧他面色如此苍白，却又心中焦虑不已，但知功力悬殊太甚，插不上手，只落得一旁干着急。

魔爪甘滨急急闭目调息了一阵，感觉已稍稍恢复了一些，不由干笑一声：

“濮阳维，你功力之深厚，果然名不虚传，嘿嘿！只是甘某适才与你以硬接硬，虽则我内力不及你悠长，想阁下对掌之后，亦必不较甘某好受多少，也罢，甘某不知自量，再与你在兵刃上讨教一番！”

甘滨说罢，两手自腰间一翻，光芒闪处，一对环形兵器已拿在手中。

只见这兵器宽约盈尺，环沿内外，各有九对雪亮倒钩，环身锋利如削，寒光似电，黑夜中闪烁生辉。

濮阳维见这魔爪甘滨适才对手之后，已然输了一筹，却仍旧嘴皮子不肯认输。

他见对方此刻拿出一对奇形环状兵器，不由冷然一笑道：

“甘滨！在下必然成全于你，只是，你这场若再败下，是否便将宫老前辈那祖传之宝，鸳鸯雄玉留下，而且今后再不找他麻烦？”

甘滨闻言不由一呆，他略一沉吟，双目寒光暴射，大声道：

“好！若甘某这场再度败于你手，不但将这姓宫的宝物留上，今后也不会找他罗嗦，只是，濮阳维，你却自信能胜得了甘某手中这对‘九宫索命圈’吗？”

濮阳维玉面如冰，冷然道：

“在下栽于你手，不但阁下可将另只鸳鸯玉拿去，而且场中之人，个个任凭阁下处置，决无怨言！甘滨，这条件你认为还公平吧？”

魔爪甘滨大笑连声道：

“好！好！濮阳维，你留心了！”

一言未毕，只见他身形急扑中，左右双圈已疾推而出，环尖利钩，一指濮阳维咽喉“俞府”“或中”二穴，一砸腹下“中柱”“四隔”两穴，来势如电，凌厉无匹！

濮阳维喝声“好！”双手各划了一个弧线，反劈而出，两股劲风交触，“劈啪”一声暴响，掌风四射，全然逼向甘滨而去。

甘滨见状，心中一震，双圈急急荡起，一个“云里翻身”，已快速无匹的退出五尺。

这当口，濮阳维已潇潇洒洒的抽出那朱光如虹的赤手拐来。

他嘴角含笑，左手拇指微曲，右手赤手拐斜举，注视着魔爪甘滨，其状优雅之至！

甘滨身形翻起，右足尖一点左足背，又呼声飞起，银光暴射中，一式“日月生辉”劈向濮阳维顶门。

濮阳维狂笑一声，单指疾弹，哧声风响中，赤手拐已凌厉快速的戮向甘滨胸前。

甘滨双圈急翻，格开对方兵器，同时头微偏，双腿齐出，踢向濮阳维面门。

濮阳维冷冷一哼，赤手拐倏收，颤成无数条红光，刹时一片风雷轰响，已罩住了敌人八方。

甘滨厉喝连声，“九宫索命圈”舞成两轮银光，上下翻飞，宛如龙翔凤舞，罡风凛烈如怒涛奔雷，双方刹那间，已惊天动地的战在一起！

双连掌浩飞两目如炬，一动不动的注视着斗场，双掌紧握，默默无语，他心中正在领会“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豪杰出少年”这句话。

宫彤、怒亦双目不瞬，凝注场中，二人年纪虽大，却爱武若狂，注意着交手的两人，那些精妙至不可谕言的一招一式，呆呆出神。

方婉却不响不动，尽自为濮阳维担心，她明知心上人不致有失，但仍然十分焦虑，恨不得自己心悦之人，一掌毙敌，她才安心。

场中静静的，只有咝咝兵刃破空声，谁都没有出声。

远处，已可微闻鸡啼，黑夜已快过去了。

斗场中更激烈的进入白热之战，魔爪甘滨此刻所使的，正是他所向无敌的“日月双环”一式，只见两圈银光，已连成一体，仿佛一绝大光轮般四处舞动，银环带起的呼呼风声，使地上荡起无数漩涡，劈声端的惊人之极！

濮阳维凝神聚气，“八十一式赤手拐”法亦运至极限！

只见一条红色飞虹上下翻飞，时而变成千道光虹，时而幻如刀山巨涛，罡风凛冽，三丈之内充满回旋劲气，观战各人，皆被逼得连连后退不已。

此刻，二人激斗半夜，已战了三百余招！

濮阳维面色凝重，神色湛然，出手招式威猛绝伦，急攻硬打，完全一派进手招术！

魔爪甘滨却已气喘吁吁，满面汗珠直流，已是守多攻少。濮阳维心中忖道：“甘滨功力之高，天上与那赤面铁胆段奇峰在伯仲之间，不知他这身功夫传自何人？”

他正默思间，不由心神微分，甘滨瞅得时机，大喝一声，乘虚左手圈直劈天灵，右手圈斜划向大腿，一招两式，声威凌人！

濮阳维吃惊之下，识得这是一招极为霸道的“闪连击”。

他不躲不闪，沉着立马，双掌状似老僧合什，全身“六弥真气”，蓦然骤收急放，刹时那一身白衣，仿佛充满空气般，陡然鼓起，并有“青红”两色蒙蒙光华，隐隐弥散！

甘滨眼见敌人稳立不动，心中不由大喜道：“这小子如此托大，竟视我这威力无匹的‘闪连击’如无物，哼！谅他不知此招之力，却足能裂山开石哩！”

他一念未已，蓦见濮阳维白衫倏然鼓起，吃惊之下，已知不妙，向未来得及收招换式，一道劲势如山的无形潜力，已如狂涛般反震回来。

甘滨但觉呼吸一窒，狂飚凛冽，手中那对“九宫索命圈”吃那股潜力一带，再也把持不住，已被那威力无俦的“六弥真气”卷飞半空。

魔爪甘滨羞愤交集，狂喝一声，双臂急颤如波，不要命的劈向濮阳维中盘“梁门”“关门”“太乙”三穴。

濮阳维见对方拼死扑来，冷笑一声，身形已如鬼魅般闪开，甘滨暴吼连声，濮阳维大喝一声：“甘滨！你如此不知好歹，莫怪本帮主手下无情！”

“情”字才一出口，一旁众人不觉服前一花，但见场中白影晃闪中，竟化成数十条身影，已分不出那濮阳纵身在何处！

各人才待仔细观看，场中已传来一声厉叫，一条人影冲天飞起，一掠七丈，两个起落，已自踪影不见，另一道翠绿光华，却射向濮阳维。

众人急急转首斗场，只见濮阳维而含微笑，手中捏着一条形似碎布的东西，正缓步向众人行来。

双连掌浩飞大笑一声道：

“老弟台，好俊的功夫，那厮的衣衫是被你撕下，他才含羞而退。”

濮阳维笑道：

“这魔爪甘滨一身功夫，的是深奥非凡，不可轻视，小弟才以一招‘满天飞魔’险胜，除了撕裂耸衣衫下摆外，尚赏了他一记赤煞掌。”

车恕大声道：

“这小子功夫真俊，兄弟赤煞掌力何等威势，他负创后，却仍能飞跃而遁。”

濮阳维淡然道：

“车兄此言不差，此人负有盛誉，的是名不虚传。”

他心中却想道：“我适才仓促中出掌，虽只用了六成劲道，只怕这甘滨亦逃不出五十里之外。”

他正想到这里，神雕宫彤已急急上前问道：

“濮阳兄，那魔爪甘滨适才言及，如他败在兄台手下，便留下那枚‘鸳鸯雄玉’，不知这厮可曾……”

濮阳维不待他说完，已摊开左掌，曙光下，赫然现出一只通体透明无瑕，雕刻得精致绝伦的翠色鸳鸯来！

宫彤接过后，语声激动的说道：

“濮阳维对老朽可谓恩同再造，宫彤真不知如何报答兄台如此洪恩。”

濮阳维淡然一笑，道：

“宫兄何必如此客气。那甘滨于中掌后，腾身跃起之际，极快的将宫兄这块传家之宝抛下，这厮真是狡诈无比，若这枚‘鸳鸯雄玉’抛下时，小弟接它不住，或震碎在小弟手中，则谁都得不到手，是而他日后却可扬言并未背失信诺。”

宫彤等闻言后齐声道：“这家伙好毒的心肠了！”

濮阳维眼光向众人面上微微一扫，老而弥辣的双连掌浩飞，已看出虽同是淡淡的一眼，却在绿娘子方婉的面孔上显出一股少有的柔意。

他正想倚老卖老的取笑两句，濮阳维却已抬头望天，缓缓启口道：

“适才甘滨这厮，曾言及贵庄庄勇，已有十六人死于他手，在下至今尚未看见令郎宫雄，不知可平安否？”

神雕宫彤闻言，全身不由机伶伶的一颤，他这才想起，自己独子宫雄，早已被他派到外面巡视，至今尚未回来！

宫彤面色全变，大喝道：

“狗才们，还不快去检点死伤，却在这里呆个什么！”

四个庄勇这才如梦方觉，哄然四散，前往察视。

一刻后，车恕已飞身奔回，急道：

“宫兄，庄中之人确实死了十六个，但却没有贤侄在内，想是不至有差！”

正在此时，濮阳维目光一闪，却已看见一栋房屋之后，步履踉跄的奔出一条人影来，晨光下，但见那人披头散发，满身血渍斑斑，这不是那宫彤独子宫雄，是谁？

神雕宫彤这时也回身瞧见，大叫一声，飞身前往扶住，颤声道：

“雄儿！你伤势沉重吗，可急煞为父了。”

濮阳维上前一看，只见这年青人喘息急促，浑身狼藉不堪，右臂赫然有五道深深的指痕，鲜血已凝结成暗紫之色。

他注目一瞧这年青人面上神色，然后说道：“宫兄且勿焦虑，令郎仅是失血过多，并无大碍。”

说罢，濮阳维急挥单掌，抵住宫雄下丹田穴，微用内力，将一股本身真气，绵绵逼入宫雄体内，带动他血气运行，使宫雄心脏频跳不已，逐渐转为正常。

不一刻，宫雄面色已渐渐红润，一旁庄勇早已为他洗净臂伤，包扎停当，宫雄坐在地上，长声吁了口气，低声道：

“晚辈幸蒙濮阳师伯治伤，得庆重生，晚辈功力浅陋，虽然最早发现那魔爪甘滨，却于三招内便吃他一爪击中肩头，昏绝地下，他还说，若不是看

在家父那对‘鸳鸯玉’份上，必不叫晚辈活命。”

濮阳维面色凝重，说道：

“宫小侠不可如此多礼，那甘滨技艺不凡，声威远播，载在他手下，亦非什么丢脸之事，我辈一生交手机会甚多，偶一失败，也不用气馁，来日方长，只要自己苦心锻练，将来必会出人头地。”

宫雄含泪听完，长身一揖，便被下人扶持进入内室休息。

双连掌浩飞大声道：

“宫老雕，现下事情已了，濮阳老弟还有急事待办，咱们哥俩也不用客气，你快着人摆上一桌酒席，咱们痛痛快快喝他一个上午，算是庆功，也算是替我及濮阳老弟饯行。”

宫彤、年恕二人闻言，不由苦苦挽留一番，但濮阳维告以冷云帮准备开坛重整之事后，他们亦知此举关系重大，只得作罢。

这桌酒筵，一直吃到午时，才撤席离位，濮阳维、浩飞、方婉三人，在“红枫山庄”各人依依相送中，扬尘而去！

十七、唯我独尊淮阳落月

皖中，淮阳山延绵无际，山势雄伟挺秀、翠峦重叠，高耸入云，满目青绿中流露出一般险要奇危之势，真是好处高山绝景，卧虎藏龙之地！

淮阳山麓那不高之处，有着一片绝顶平坦，风景秀丽的峰岭，名叫“落月峰”！

自峰前行来，在一极为整洁曲折的青石道尽头，有着一片清雅古朴的庄院，院墙是一色青色巨石砌成，高约两丈，气势磅礴中，却又显得无比威严与雄伟，令人油然生出肃穆庄严之感。

这片庄院除占地约数百亩，金色闪烁的巨形铜门外，矗立着两尊面容狰狞，形态威猛的石人，一握红拐，一持长剑，栩栩若生，仿似守门巨灵之神！

庄门顶端，有着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回雁山庄”！

这正是冷云帮复兴的基地，也是全帮最高的施令总坛！

自这“回雁山庄”前的青石甬道望去，但见静寂悄然，毫无一点声息。

这条青石道路，蜿蜒出一座如小山似的巨石之后，便是“回雁山庄”的进口了。

巨石旁不远的大树，此刻正席地盘坐着两个衣着青色劲装的大汉，他们虽在低声交谈，但目光却望着那方巨石之上，随着这两人的目光瞧去，便可赫然看到在那方如山也似的巨石上，雕刻着四个硕大无比的巨形金字：“唯我独尊！”

在秋阳余晖中，正发出闪闪金光，夺人神目。

每个字的直径都有两丈方圆，加以这块巨石地势又高，周围数十里，皆可一目了然，真个称得上工程浩大，鬼斧神工。

金光闪耀中，更有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意味。

那两个青色劲装的汉子，正是冷云帮伏守总坛的暗桩之一。

却说他们两个人，正在低低说笑，蓦然，一阵急骤而明亮的马蹄声，已自远方遥遥传来。

听那如骤雨似的蹄音，来骑似乎相当众多，那两个青衣帮友，神色忽而有些紧张，二人急忙弯下身来，自草丛中默然向外探视。

不一刻，只见那条不宽的山路中，尘土蔽天，铁蹄飞扬，赫然有十数骑骏马，已如狂风般驰至那“唯我独尊”四字的巨石前停住。

马上骑士装束各异，只见那领头的一人，年约二十余岁，一副儒生打扮，长得玉面朱唇，剑眉朗星，一袭儒雅潇洒的白色，长衫后，斜挂着一柄形式奇古、红鞘镶着蓝宝石的长剑，马首之侧，却挂着一只粗如鸭蛋，长逾四尺的奇形手拐，拐身鲜红夺目，慑人心神！

他身后跟着一个身材瘦削，面容清癯刚毅的中年文士，另外尚有一个浑身邋遢污秽的矮胖和尚，及一个浓眉环眼、虬髯如戟的彪形大汉。

这几人背后三匹骏马上，却坐着一个浑身黑衣，唇留短髭的中年汉子，他旁边竟然是两个眉目如画、仪态万千的美丽少女！

两个少女，一个穿着一身绿裳，另一个穿着紫裳，紫绿相间，更衬得二人冰肌玉骨，面容清丽。

这些人的后面，却一字排列着十二名身披金色软甲，头戴红色绸巾的魁梧大汉！

每个人背后皆斜背着一柄银色尖锤，胸前交叉着两柄晶光耀眼的匕首。

个个威风凛凛，顾盼生成。

一行十九骑，此刻皆驻马肃然不动，双目凝视着巨石上，那四个金光耀耀的大字，面容上皆流露出一股兴奋与激动的神色。

此刻，那领先的白衣书生，忽而双目如电般四处一扫，那凌凌自威的仪态，已无形中闪出一股令人心折的雍容气度。

白衣书生回头对众人道：

“各位，此处便是敝帮淮阳山总坛前，前面青石道，是入庄道路。”

他一言始住，自他身侧不远的两株大树旁，已跃出两个青衣大汉来，只见这两个大汉一现身，便“扑通！”一声，跪在那白衣书生马前，惊喜若狂的说道：

“冷云帮总坛坛下司职弟子，恭请帮主福安，荣耀归山，并恕弟子迎迟之罪。”

原来这白衣儒生，正是那远自河南“红枫山庄”击败魔爪甘滨，回程时与“断魂镖”秦骥、粉蝶秦柔柔、绿娘子方婉、七煞剑吴南云、笑面佛秋月和尚、双连掌浩飞等会同归来的玉面修罗濮阳维。

浩飞回程时，并遥遥召回，那对他誓死忠心不二的昔日部众“十二红巾”，归向冷云帮。

此刻，身在马上的濮阳维，面含微笑，摆手道：“罢了，顾堂主及孙、褚二堂主可在山上？”

二人齐声道：

“适才弟子飞鸽传书，禀告总坛，想顾堂主等即将前来，迎接帮主大驾。”几人说话间，那条青石道上，已传来一片急骤的马蹄声，众人抬头一看，远处已有数十匹快马，奔雷也似的驰道。

临到身前，马上人齐齐用力一带马缰，各人坐骑已唏聿聿的挺立而起，只见马上骑士齐一骗腿，已快捷无伦的全然飘身下马。

只见领头的那位红衣耀目、发束金环的雄威老者，大声吟道：

“唯我独尊数冷云！”

他身侧一个黄巾长衫的瘦长老者，洪声接道：

“旭阳辉煌耀古今。”

二人身后，又一个穿着土市衣褂背脊微拱的老者快速接道：

“五岳四海入麾下。”

最后三个轰然齐声道：

“绵绵能留万古名。”

三人声音宏亮，若巨钟齐鸣，震得各人耳膜嗡嗡作响，历久不散。

三人吟毕冷云帮帮号后，已齐身拜倒地下。

那红衣老者启声道：

“顾子君、孙寒、褚千仞叩见帮主，恭请帮主福体康泰，荣耀归山。”

濮阳维身形闪处，已将三人扶起，大声笑道：

“经年不见，三位堂主近来可好？建帮之事，真劳各位费神了。”

红衣老者与那瘦长老人，便是当年齐名白山黑水的“塞外双尊！”八臂神煞顾子君，黑水一绝孙寒二人。

顾子君此刻放声长笑道：

“帮主神采夺人，风姿依旧，近来更是盛名远震四海，本帮在帮主领导下，必能大展雄威，成就更胜往昔。”

黑水一绝孙寒及生死判官褚千仞亦齐声道：

“咱们好好追随帮主，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

濮阳维含笑点头，又将三人一一给众人引见，其中如七煞剑吴南云、双连掌浩飞、笑面佛秋月和尚，与八神煞顾子君等，皆是早即素仰对方盛名，断魂镖秦骥更是与黑水一绝孙寒有着一面之识，各人不由相见恨晚，把臂欢谈。

八臂神煞顾子君此刻躬身对濮阳维道：

“帮主，顾子君斗胆在前引路，请帮主与各位入庄休息。”

濮阳维颌首示可，各人纷纷起身上路，沿着这条青石大道，往“回雁山庄”驰去。

一路上，只见石旁、树顶、岩端、草丛，纷纷现出一批批的青衣劲装帮友来，向濮阳维等跪倒行礼。

随行各人皆是江湖上威名卓越的草莽豪士，大家不拘虚礼，坦诚言欢，同时心中更加钦佩冷云帮无比精严的帮规，及百折不屈的精神！

不多久，众人已策马行至，建在“落月峰”的“回雁山庄”大门前，只见庄门大开，两旁雁翅似的站立着两排青衣帮友，个个背插单刀，神态轩昂肃穆。

领头的两个三十余岁的红衣青年，正束衣恭立，二人发端银环闪耀，这正是“塞外双尊”之首，八臂神煞顾子君爱徒：“甘凉双剑”韩义、鲁勇兄弟二人。

濮阳维率众下马，正颌首向自己拜倒的帮众示意，蓦然，“回雁山庄”大门内，陡然响起一阵如破钹也似的嗓子：“维少爷！我可见着你了，你想得我老秃好苦啊！”

濮阳维等众人，闻此突来之言，皆不由齐齐愕然回视，只见一个身材胖大的秃头壮汉，正张开双臂，自门内急奔而出。

十八、喜逢故人歃血为誓

濮阳维愕然回顾中，一个高大肥胖的秃头大汉，如飞般的向他急奔过来，两臂张开，口中大叫道：“维少爷，维少爷，你不认识我吗？”

濮阳维亦已看出这秃头大汉好生面熟，他还未想出这人到底是谁，又怎么的能进入这帮中总坛重地，那汉子已经一把将他搂住，颤声道：“维少爷，你还记得长工老俞的儿子大秃子吗？”

濮阳维闻言之下，全身微微一震，一把紧抱着秃头大汉道：“你……你便是大秃子！哦，不，大元兄……”

秃头胖汉松开手臂，端详着濮阳维，虎目含泪道：“维少年你长的真俊，与小时已大不相同……记得十四年前，小的与少爷整日戏耍游逐，少爷从不将小的视为下人，口口声声喊小的为秃哥……”

濮阳维一旦遇着幼时的伙伴，亦等于是他唯一的亲人，不由得真情激动，目蕴泪光道：“十四年了，十四年变化多大啊！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他不觉感慨万千，稍顿又道：“秃哥！你这些年来，生活得怎样？”

这秃顶的胖大汉，原来是濮阳维家长工之子，姓俞名大元，这人自幼粗鲁憨直，了无心机，却是天生的秃发肥胖，膂力过人，濮阳维与他最是相得，二人年纪虽然相差一大把，却是常在一块嬉戏，亲同骨肉。

在濮阳维七岁那年，这纯朴鲁厚的俞大元却突然失踪，那时他双亲早死，濮阳维父母焦虑异常，着人到处寻找，均音讯全无，也只得任他而去。

濮阳维当时亦为这憨直的秃哥焦急，时常想念他。但他做梦也想不到，竟然会在这个地方，这种场合之中遇见这旧日的失踪游伴。

他又急声的问道：“秃哥，你那时到底到哪儿去了？害得我们一家找你好苦？都以为你必被歹人拐走了。”

秃子闻言，咧开大嘴，嘻嘻一阵傻笑，道：“我并未被坏人拐走，却是被我师父带去了，我师父好大的一身本事，他老人家都传给我了，对了！维少爷，听说你现在已成了冷云帮帮主！啊！真了不起，你一直比我强。”

二人真情洋溢，紧握着对方手臂，似哭也似笑，喃喃不休的谈笑着，四周的一般豪杰侠士，都默默的站着，他们都深深了解这他乡遇故知的滋味，是如何使人兴奋激动！

少顷，一旁默立着的八臂神煞顾子君，才微微踏前一步，大声道：“启禀帮主，这位俞老师便是名震关东的力拔九岳，其师尊大力尊者，为武林前辈，功力卓绝。”

濮阳维昔日也听恩师说过这大力尊者，此人性情孤僻高傲，武功深不可测，平日绝不与一般武林人物来往，独来独去，遇事全凭自己善恶为之，是一位正邪之间的人物。

他此刻听顾子君一说，不由喜道：“原来秃哥已是大力尊者老前辈的传人，真是可喜可贺！令师一向隐居关东独钩崖，不问世事，他老人家近来可好？”

胖秃顶的俞大元，一摸光头道：“好！好！他老人家现在一顿饭足足能吃上十来碗，嘿嘿！比我都胖呢！”

八臂神煞顾子君，一旁又躬身道：“厅内已准备就绪，请帮主与各位师傅入内待茶。”

濮阳维长笑一声，对众人拱手说道：“在下一时忘情，只顾与这位儿时

故友叙旧，使各位久等，礼数不周，尚祈各位海涵。”

说罢，举手一摆，道声“请”，便领先鱼贯进入往内，濮阳维一面走，一面将年来经过，简略的告诉了八臂神煞顾子君等人。

趁他们往庄内行走的当儿，作者且将力拔九岳的经过，在这里补述一笔：这俞大元在濮阳维家的那天，是因为小主人被老主人带出访友，自己一人在家寂寞无伴，无聊之下，独自偷偷溜了出来，跑到城外一处小山上戏耍。

正当他独自一人玩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却不知是谁家的两头水牛，竟在山坡上吁吁连斗了起来，那两头水牛，各不相让，互相用头上那对犀利的双角，往对方身上乱挑，乱拱，不多一刻，两只水牛身上，已是血痕斑斑，口吐白沫，但这两只畜生，仍是毫不休止，兀自拼死力斗。

俞大元看得有趣，却又怕两只水牛，会重伤而死，他持着自己有一身超人臂力，竟毫不考虑的大喝一声，向前走去，一手扳着一只牛的角，拼着全身之力，霍然向左右一分，那两只正在拼死力斗的水牛，竟吃他这天生神力，呼的一下分了开去！

俞大元力分两牛，心中高兴已极，不由哈哈大笑起来，哪知这两条水牛、竟似疯狂一般，被人分开后，齐红着一对巨眼、吁吁的向俞大元直冲过来。

俞大元在猝不及防之下，竟然被其中一只，撞了个仰面朝天，且连小腿也被划破了一道血槽。

他生性粗鲁憨直，大怒之下，也没有想到后果、顺手举起一方磨盘大小的石头，倾全力掷向那水牛头上。

但闻“咔嚓”一声，血光涌现，那冲来的一只水牛，已吃他那掷出的岩石，砸得脑袋稀烂。

俞大元眼见自己闯了大祸，正自愣了发呆，另一只水牛又发狂的朝他冲来。

他急怒之下，不由狂喝连声，双手握住那水牛两角，往外用力一扳，那水牛如何禁得住他的天生神力，但闻惨哞一声，两只牛角，带着血浆淋漓的脑髓，被他硬生生的拗了下来！

俞大元一见自己接连杀死了人家两只水牛，虽然自己是为了自卫，但别人怎会相信？若要自己赔偿，却又哪来这许多钱？

到后来岂不又要连累那待自己若亲子的濮阳老秀才？

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愈想愈愁，竟忍不住呜呜的哭了起来。

正当他哭得天愁地惨，涕泪纵横之际，蓦然背后响起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真没出息，如此大的汉子，竟学那妇人孺子，哀嚎大哭，呸！我老人家越看越气。”

大元闻声之下，不由吓得一哆嗦，心想，准是要牛的主儿来了！

他慢慢回头一看，不由又吓得退了三步，只见面前这人，长得身高八尺，身着一件五色缤纷的锦衣，斜披着一件金钱豹皮，两道浓眉之下，细眯着一双环眼，一只大红鼻子正一开一合的扇动着，神态好不滑稽，而且，这怪客更奇的是，竟与俞大元一样——天生秃顶，童山濯濯。

俞大元见了这人，不由哭丧着脸，嗫嚅的说道：“这两只水牛想是你的，它……它们撞我，我一时失手，将这两条牛打死了，你别……别惯我家主人……这全是我不对，你要怎样我都答应你，但……但是我没有钱赔偿，我可以为你做工……”

那高大怪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果然蛮力不小，想当年，我大力尊

者在你这个年纪，也不过如此，喂！小子，你不用哭哭啼啼的担心赔偿牛的事，干脆随老夫同回关外独钩崖，让老夫将一身本事，传授于你。”

俞大元愕然问道：“老人家什么独钩崖，你能教本事？这牛不用赔了么？”

那自称大力尊者的怪人大笑道，“哈哈！笨小子，傻头傻脑的。有了本事就不受人欺侮，独钩崖是老夫住的地方，给你说了也不明白……”

俞大元仰着头仍然坐着不动。

他一看俞大元露出一股不信任的神色，不由洪声道：“小子，你蛮力大，是没有用的，嘿嘿！老夫让你硬打三拳试试，看你能否打倒老夫？”

俞大元呆呆的道：“不行，要是我打死了你，又要吃人命官司，我可吃不消！”

那怪人大笑道：“你放心，莫说你打不死老夫，便是打死了，也是老夫自找，怨不得你，来呀！你小子连打人的种都没有么？”

俞大元吃他用语一激，不由大声道：“好！这可是你自己愿意的，与我大秃子无关，你注意了。”

说罢，他大踏步走上前来，那怪客将一颗大肚皮一顶，俞大元暗一咬牙，已用力一拳击在怪客肚皮上，拳落处，却竟然紧紧的吸住他的拳头，任他左摇右拨，弄得面红耳赤，兀自拔不出来。

那怪客见他这副窘像，不由大笑道：“去罢！”肚皮一鼓，一道柔韧劲力涌出，已将俞大元弹出数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愣呆呆的瞪着一双大眼，望着面前这高大的怪人，心中又是敬佩，又是羞惭。

那怪客含笑道：“小子，这回你服了吧？可愿拜为师么？你可要知道，别人想要入我门下，却没有这般容易。”

俞大元此时想到：“自己孑然一身，无亲无故，长久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堂堂七尺之躯，若想有所成就，非要有一身出类拔萃的本领不可，如随这怪客回去，说不定自己正可借此机会，学得一身出奇的本领……”

他想到这里，不由噗通一声，跪在地下，咚，咚，咚连磕三个响头，叫道：“师父在上，徒儿大秃子给您老人家叩头。”

怪客大喜道：“好！好！乖徒儿，你小子可真合我老人家口味，起来吧！”怪客弯腰扶起俞大元，问了一下这傻小子的身世，微一沉吟道：“这样吧！你也不用再回去了，反正他日你如有成就，再谒见你家主人不迟！”

俞大元一想也是，便唯唯答应下来。怪客一提俞大元腰带，笑道：“走啦！傻小子。”两脚一撑，便如飞般呼声而去。

大力尊者，原名叫靳烈行，有名的性格孤僻高傲，他虽整日对人嘻嘻哈哈，却是遇事都随心任性，动辄伤人，乃是极为难惹的人物，江湖上黑白两道，提起此人，莫不大伤脑筋，无可奈何！

大力尊者自从收了俞大元为徒之后，便绝迹江湖，一心一意隐居独钩崖，悉心传授他这唯一的爱徒，八年以还，俞大元已尽得这怪杰的衣钵真传。

别看他人憨直，只为他没有其他心眼，一心一意的在武学上下功夫，大力尊者一生仗以成名的“雷霆掌”，与威力奇大的“罗汉气功”，已被他练得有青出于蓝之势。

他自别师下山之后，便在关东一带行道，不数年便赢得力拔九岳的称号。

俞大元出师时，冷云帮早已归隐江湖，但他对冷云帮的事迹亦略有所闻。

直到冷云帮宣称重新开坛复帮之时，玉面修罗濮阳维之名，亦如狂风般传遍天下。

俞大元闻悉之下，便自惊愕不定，他忖道：“这与小主人同名同姓的高手，是否便是自己当年同游的旧伴？”他心中一动疑，便兼程赶往皖中淮阳山中，寻到八臂神煞顾子君，详尽言明了一切，得到的回答却使他惊喜异常，果然，这威名震惊四海的濮阳维，便是他梦寝难忘的小主人！

他因而便在冷云帮总坛——回雁山庄，留居了下来，并表示愿意随伺昔日小主人身边效力。

八臂神煞顾子君，虽对俞大元之言深信不疑，但他是胸府深沉的老江湖了，他恐怕俞大元万一是仇家冒充派来卧底的，那岂不是要负上轻信失察之罪！

故而表面上，虽然对俞大元，服侍得无微不至，但暗地里，却对他的一举一动，莫不派人严密监视，以防万一。现在有了适才俞大元与帮主相见的那一幕，才使他放下压在心中那块大石。

此刻，众人经由一丛修篁之侧，转到一条完全以细白碎石铺的小道之上，但见眼前矗立着一栋雄伟屋宇，上画“冷云厅”三字，一色的朱红栏干，衬着绿光闪烁的琉璃瓦面，石阶全以白色玉石砌成，走廊下挂着十数盏绿色纱罩的八角宫灯，屋宇两侧，各有一心形荷花池，此刻正值深秋，荷花凋零，仅剩那枯叶断木，在金风里摇曳。

群豪步上台阶，已瞥见那正梁上一方巨匾，乃是黑底白字“唯我独尊”四字。

冷云在面积甚大，广约三十余丈，地面全以白色玉石打磨而就，光可鉴人，四根两人合抱的墨石巨柱，矗立四角，每条柱上，都鬼斧神工的雕镂着一条五爪金龙，栩栩如生，好不威武庄严。

大厅正中，供奉着冷云帮祖师若梦子及上代帮主毒手魔君的神位，香烟袅袅，气象肃穆。

此时，厅中已摆好数十张酸枝太师椅，上面一色青色软垫，整洁无比。

濮阳维向众人略略一让，自己便在一张完全以古树根就形雕成，上铺金色椅垫的大椅上坐下。

他端起茶杯向厅中群豪一让，朗声说道：“在座各位，或为本帮元老，或为即将入盟本帮之豪士。在下承恩师遗命，接掌本帮，自知才薄能鲜，不足胜任，祈请在坐各位，大力匡扶，群策群力，共襄大举，齐赴难危，但愿诸位入帮后，能赤肝义胆忍辱负重；本帮各堂舵司职人选，在下早已征求有关意见，予以选定。且俟各位正式加盟后，便由司礼香主宣告。”

濮阳维言甫毕，八臂神煞顾子君已霍然起立，向外一招手，四名青衣帮友，已抬了一只三足银鼎进来；大厅香案上，亦已摆好三面令旗，及一块金光闪烁的赤血令牌，另有十二粗若儿臂的红烛。

濮阳维率先起立，群豪也纷纷站起，此刻，厅外天井中，已密密麻麻的站满了冷云帮中数百帮友，个个鸦雀无声，屏息敛气，气氛庄严之极。

各人座位，此时已被司职帮友撤开，一位年约五旬的青衣香士，往香案侧旁恭身肃立，濮阳维也正襟肃身，面目沉凝。八臂神煞顾子君正待宣告开坛，蓦然，门外传来一声大喝道：“且请稍候！”

两条人影，已如闪电般掠入厅来。

旁门站立的是黑水一绝孙寒，闻声之下，以为有江湖人士趁机扰乱，勃

然大怒，双掌疾然推出同时口中喝道：“大胆鼠辈，滚出去！”来人也二臂齐出，迎上这一片如狂涛似的劲风，但闻轰然一声，黑水一绝孙寒挫退了两步，空中二人，竟直被震飞丈许，翻了两个空心跟斗，落在地上。

蓦闻两声暴叱起处，甘凉双剑韩义、韩勇兄弟两人，已拔剑扑上。

濮阳维双目如电，已然看清来人是谁，忙大声喝道：“大家住手，都是自己人！”

韩家兄弟，闻言之下，双双撤身后退。

来人已大声道：“在下铁翼金睛伍百修，与这崆峒三杰之首，独臂金轮石鲁，因来迟一步，有扰开坛盛典，特此向各位致歉！”

说罢，双手一拱，行了个罗圈揖。

濮阳维缓缓走出，向二人拱手道：“伍老哥与石大侠难得适时赶到，免得日后补行仪式，今日敝帮首次正式开坛，以前虽曾大传武林贴，通知江湖黑白两道，但为避免意外事件，却没有邀请任何帮派参加。”

他向二人微微一笑道：“因而在下一归山，便即举行开坛典礼，故而未能及时通知二位，好在二位来的正是时候，也免了在下另行邀请了。”

说罢，濮阳维道声“请”，自己又徐步走向主位。

此刻，那站立香案侧旁的青衣香主，已朗声唱道：“冷云帮复帮开坛大典开始，由帮主率领全体帮众拜祭本帮祖师……”

厅内厅外群豪，由濮阳维领头，齐向正中香案跪倒。行了三拜九叩大礼。

起立后，濮阳维转过身来，满脸肃然之色。

他双臂微抬，长吟道：“唯我独尊数冷云。”

红衫红胡的八臂神煞顾子君洪声接道：“旭阳辉煌耀古今。”

瘦长的黑水一绝孙寒大声接道：“五岳四海人麾下”

下面由生死判官千仞接道：“绵绵能留万古名。”

此时，厅内厅外群豪，亦轰然齐声道：“绵绵能留万古长！”声音洪亮高昂，豪气干云！

此刻，那位司礼香主又宣读冷云帮十大帮规。再由八臂神煞顾子君简略的，说明冷云帮创帮宗旨，及其经过历史……

群豪听后，不由个个都感到，日后自己任务重大艰巨。

按下去的仪式是“歃血为盟”，但见四名帮友，将那早已抬入的三足银鼎，放置大厅正中，一名帮友单膝跪于鼎旁，双手高举着一只红缎垫底的银鼎，盘内放着一把晶莹耀目的匕首。

那司礼香主微一点头，另有一位帮友，已把一缸上好美酒倾入。

濮阳维朗声说道：“本帮得蒙列位豪杰加盟，非但使本帮实力骤增，更令本帮威信日隆，如今，在下忝为帮主，以身作则，首先沥血为誓。”

濮阳维说毕，伸手拿起那把晶莹耀目的匕首，往右手指上，微微一刺，几滴殷红的鲜血，已流入银鼎之内，并高举右手，口中朗声宣读入帮誓言。

其次由八臂神君顾子君与黑水一绝孙寒、七煞剑吴南云等豪杰，逐次上前，依样沥血盟誓，其他帮众虽也挨个沥血，却共同盟誓一次。

良久此一仪式，才得完毕。

最后的一个仪式，是由全体帮众推派八臂神煞顾子君为代表，向帮主呈献权仗及令符。

末了濮阳维高声宣告的道：“本帮开坛仪式已完毕，现下便由司礼香主宣读本帮各堂舵司职名单。”

此时，厅中两人，分立两旁，整个大厅之中寂然无声，空气中竟显得有些紧张。

那位适才司仪的青衣香主，往大厅中一立，先叩拜了祖师神位，又向帮主濮阳维长身一揖，然后捧着一卷金黄色缎面的锦册，展开后，朗声读到：“奉龙头帮主法谕，派定本帮各司职弟子如下：监堂堂主，八臂神煞顾子君；刑堂堂主，七煞剑吴南云；礼堂堂主，黑水一绝孙寒。”青衣香主念道此处，面容肃穆的向众人一望，继续念道：“内三堂，九节堂堂主，生死判官褚千仞；教竹堂堂主，双连掌浩飞；紫芒堂堂主，断魂镖秦骥。”

又道：“外三堂，化龙堂堂主，笑面佛秋月大师；白虎堂堂主，独臂金轮石鲁；芙蓉堂堂主，粉蝶秦柔柔。”

青衣香主又朗声道：“以上为本帮总坛三堂，及内、外三堂，各堂司职堂主名单。各舵主香主，将交于其上属各掌谕悉。本帮两大护法，铁翼金睛伍百修，力拔九岳俞大元。”

司礼香主一口气念到这里，厅外冷云帮帮友，已齐齐欢声雷动，激奋跳跃起来，高声欢呼。

八臂神煞顾子君，面色激动，上前躬身道：“顾子君何能？竟蒙帮主擢为监堂！”

濮阳维双目含泪，不让他把话说完，低声道：“顾堂主，你为本帮元老功臣，本帮仰赖你之处甚多，监堂堂主司全帮监察，总揽要务，非你莫属，只是……只是又要劳累你了。”

八臂神煞顾子君，见濮阳维对自己如此倚重，只得长身一揖，退至一旁；各堂下所属香主、舵主，均纷纷上前向各人道贺，洋溢着一片欢愉之声，气氛热闹已极。

移时，厅中摆上了数桌酒席，众人均欢然就席。

濮阳维百忙中，看见那绿娘子方婉，正在低首拭泪，悄然自热闹非凡的大厅中退去，他知道方婉是为什么！但，她怎会明白自己的苦衷？濮阳维欲待追出去解释，又碍于自己现在身为帮主有所不便，其时七煞剑吴南云率着众人，向濮阳维敬酒来了。

十九、血雨腥风啼声初试

这是一个沉寂的下午，回雁山庄刁斗深严，四处，或明或暗，巡弋着一批批的劲装帮友；尤其是总坛中枢“冷云厅”的四周，更是三步一卡，五步一桩，把守得密不通风，恍如铁桶。

“冷云厅”门窗俱闭，四周守卫者，竟然皆是袖缕银丝的香主。

甘凉双剑韩义韩勇兄弟二人，亦面色肃穆，紧立厅门两旁，看情形，大厅内，仿佛在举行第一次甚为重要的会议似的。

厅内，此时依序摆着十二张座椅，濮阳维雄居首位，手中拿着一张简明地图，朗声说道：“本帮开坛以始，以逾三月，各地分舵，亦相继成立；现据江北各分舵来报，本帮世仇——黑旗帮及江北丐帮，前些时虽经在下予以痛创，如令复又大张旗鼓，网罗各地高手，准备再度向本帮启衅……”

濮阳维语至此，内三堂首席堂主生死判官褚千仞起立道：

“启禀帮主，想黑旗帮与江北丐帮，在早年既已罔顾江湖信义，暗袭本帮已故帮主于秦岭鬼愁谷，不久前，又谋暗算帮主于毒龙潭；此等狂妄嚣张之辈，我等必须还以颜色，好教他们得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内三堂紫芒堂主，断魂镖秦骥也起身道：

“说的对，老帮主毁容残体之血仇，定要洗雪……”

孝竹堂堂主浩飞，白虎堂堂主石鲁亦相继发言，皆是主张即日出师，一雪前恨。

厅中群豪，一时间群情愤激，个个势血沸腾。

监堂堂主八臂神煞顾子君，此时，双臂一举，沉声道：

“各位，且请稍安毋躁……”

他一双精光四射的巨目，向厅中各人一扫，续道：

“一帮之兴隆，首在治内得法，内部无忧，才能向外发展，扬威震名，现下，本帮内务，幸赖各堂主尽力同心，已步入正轨；在对外而言，首要急务正如各位所言，便是清洗上代老帮之血债……”

厅中各人，肃然无声，个个屏息聆听。

八臂神煞顾子君顿了一顿又沉声道：

“此事虽关本帮荣辱，与本帮前途有切身利害关系，但也关系乎武林劫运，如何妥为策划，尚待帮主谕示，不知各位高见如何？”

濮阳维闻言颌首道：

“监堂此言，正是我的心意，不知各位是否尚有其他的高见？”

厅中群豪齐声道：

“吾等同意，全凭帮主令谕行事！”

濮阳维见众人如此，面容一整，指着手中地图道：

“老帮主昔日仇家，经我诛戮者，已有流沙剑金怒江、三面道人袁化，及屠龙手康彪等人；铁掌华武远避少林，金算子李奎亦身受重伤，料其已不足为患；江北丐帮三老中，神仗烈火丐邵展雄，亦已毙命；余下黑旗帮魔云雕等人，自其手下三堂堂主，二死一伤后，想也无甚作为：唯今据传闻江北丐帮三老中，未死的二老，及黑旗帮贼子又招揽人才，重整旗鼓，暗地准备与本帮一决生死……”

他双目中寒光倏射，大声道：

“俗语说的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吾等自不能待他们养精蓄锐，

寻上门来，当予以逐个击破，以免养成后患。”

群豪轰然应诺称是，当下计议，决定由帮主濮阳维为首，率外三堂，化龙堂堂主笑面佛秋月和尚，白虎堂堂主独臂金轮石鲁，芙蓉堂堂主粉蝶秦柔柔，及各堂主属下香主十二人，攻击江北丐帮西石磴总舵。

由监堂堂主八臂神煞顾子君，率领九节堂堂主生死判官褚千仞，孝竹堂堂主双连掌浩飞，紫芒堂堂主断魂镖秦骥，及各堂属下十名香主，径袭黑旗帮河北临城总坛。

濮阳维亲自将地图挂好，一一说明了来去的路线，以及预经之处。

当下，决定由刑堂堂主七煞剑吴南云，率十二红巾，于两省交界处之沙河，居中策应。

回雁山庄便由礼堂堂主黑水一绝孙寒，及帮中两大护法伍百修、俞大元等坐镇；三拨人马，预定于翌日清晨起程。

计议停当后，群豪循次告退，鱼贯出厅。

此刻，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刻了。

濮阳维俟众人散了后，独自一人，缓步行至寂静的后园散步，他脑中思潮如涌，他想到这场必定震动江湖即将来临的厮杀，亦想到纠缠自己的情孽，白依萍、方婉……

这些都在他脑海里萦回难遣！

他愁绪万千，漠然望着空中一弯冷月呆呆的出神。

蓦的，圈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继而他身后，响起来一个破钹也似的声音：

“少爷，哦！不！帮主！夜凉如水，你也该早些休息了，明日尚有一段长路要赶呢！”

濮阳维回身一看，原来背后出声之人，竟是那儿时游伴，忠心耿耿的力拔九岳俞大元。

他满面关切之色，注视着濮阳维，濮阳维寂然一笑，道：

“谢谢你！大元哥，你也该睡了，我们归寝吧。”

第二日凌晨，晓雾迷蒙的笼罩回雁山庄，那巨大的黄铜庄门，倏然打开，自庄内走出十三个手牵骏马雄纠纠的壮士，一出门便翻身，疾驰而去。

但见青衫飘飘，红巾飞扬，霎时，已消失于道路尽头。

这正是七煞剑吴南云率领，前往燕晋交界的沙河县，居中策应的十二红巾。

秋阳高悬，在中午红衣金环的七臂神煞顾子君，又率着生死判官褚千仞等十四骑，绝尘而去。

上弦月升起时，冷云帮帮主玉面修罗濮阳维，轻裘缓带，他率着十五位混身劲装的草莽豪士，整装待发，这其中，竟尚有一位巾帼须眉。

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对肃立门前恭送他的礼堂堂主孙寒说道：

“孙堂主，我外出其中，帮内一切多赖你费心劳神。”

孙寒欠身答道：

“帮主且请放心好了，本座必竭诚尽力鞠躬尽瘁。本座及全帮弟子，预祝帮主凯旋归来。

孙寒身侧的铁翼金睛伍百修，及力拔九岳俞大元二人也齐声道：

“帮主及随行各位，请善自珍重。”

濮阳维微一颌首，单掌挥处，众人齐认镫上马，月光下但见幢幢黑影，

渐次才消失于遥远。

只有那铁蹄轻敲碎石路的单调声音，兀自清晰传来，渐次才轻弱遥远。

秋风萧索，黄叶飘零，西风也在尖声呼号，这是坐落于山西境内的石磴山。

此山并不高，却是险峻无比，只见山下有一条黄泥道路，遥遥通到一处村庄之内。冷云帮群豪们，经过数日的

奔波，这日已来至石磴山下。

当先一骑，正是那白衫飘拂的濮阳维。

他此刻，双目拢聚，集中目力，遥望着那片山庄。

未几，只见他回头说道：

“石堂主，我看前面这片村落，必是江北丐帮总舵的前站，你以为然否？”

独臂金轮石鲁，也是一位久走江湖的好汉，他闻言之下，不由仔细凝望了一阵，点头道：

“帮主所言，甚有道理，本堂判断，亦与帮主相同。”

濮阳维略一沉吟，遂道：

“咱们既然来到此，不论前面是什么龙潭虎穴，险境绝地，皆要闯他一闯。”

他双目一睁，毅然道：

“石堂主率六位香主，随我由正面入庄，秋月大师及秦堂主率其余各香主，迂回庄后冲入。”

说罢，濮阳维双腿一夹，纵骑疾驰而去。

秋月和尚向众人一招手，已与粉蝶秦柔柔率领了六位香主，迂回向后庄去。

却说濮阳维这一拨人，一路纵马狂奔，不多时已驰至这村落之前。

濮阳维目光锐利，早已看见庄外坐着十来个鹑衣百结的汉子，那些人骤闻蹄声如雷，忙立起身来，愕然的向来路察看。

其中更有一人，急急的奔向庄内。

濮阳维一马当先，如飞的驰至这些人面前，只见他一勒缰辔，那匹坐骑已唏聿聿的人立而起。

濮阳维身形稳如山岳，纹丝不动的坐在马背上，这十来个汉子，不由骇然退步。

濮阳维俟马势一落，星目带煞的道：

“尔等是否江北丐帮门下？”

这片村庄，果然便是江北丐帮总舵前锋，江北丐帮在此，势力甚为庞大，等闲人物谁也不敢在石磴山百里之内，惹事生非，久而久之，也无形中，养成丐帮中人一种自大自骄的心理。

这十来个人，正是江丐帮门下弟子，此时，他们虽觉得来人英气逼人，神色不善，却持着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庄中高手如云，是以毫不畏惧。

只见这群闲汉中，大踏步的走出一人来，瞪眼叉腰，大声喝道：

“不错，我们正是丐帮弟子，你问此做甚？”

旁边有人接口道：

“你们这伙人，旁若无人的放马驰奔却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岂容你等如此撒野？”

濮阳维双目微闭，抬头向天，漠然说道：

“吴香主烦你将这些臭叫化子打发一下。”

一言甫毕，他身后已如飞掠出一条人影，洪声应道：“谨尊令谕。”答话之声才落，便已闻得惨号声连起，丐帮弟子已有七人，当场倒于地下。

这位化龙堂属下，号称百手仙猿的香主，确然不凡，只见他再度身形闪处，余下四名丐帮弟子，也吃他一把金钱镖倒地。

濮阳维冷笑一声，正待催马前行。蓦然，庄内已传出一片急促之声，各房舍内，已拥出数百名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丐帮帮友来。

只听他们一声呐喊，兵刃高举，蜂拥而前，将冷云帮众人，团团包围起来。

濮阳维等数骑，仍然旁若无人，驻骑待敌。

此刻，丐帮人群中，已走出七名中年化子来，只见这七人胸前，皆补着六块补钉，当先那身材矮胖的一人，厉声喝道：

“尊驾系哪路高人？为何出手伤我丐门子弟？须知江北丐帮，亦非易与之辈。”

濮阳维等人，仍然是不言不动，只是冷漠的瞧着这发话的人。

丐帮人群中，已有人忍禁不住，叫骂之声此起彼伏，出口的尽是些下流秽语，但是，那七个头目似的人物，竟然禁勒不住。

其中，更有两人同叫骂道：

“直娘贼，哪来的一群呆鸟，找场寻隙，也得说个明白呀？”

濮阳维面罩寒霜，冷然望着这般毫无纪律的乌和之众闹了一阵，才冷冷的开口吟道：

“唯我独尊数冷云。”

“云”字出口，两手十指弹出尖厉锐风，丐帮门下，已应声倒地十人。

独臂金轮石鲁接吟道：

“旭日辉煌耀古今。”单掌疾扬，劈出一股劲风，人群中又翻倒五六人。

百手仙猿吴平双手齐发，暗器如狂风暴雨般洒出，口中接吟道：

“五岳四海入麾下。”

那丐帮领先七人，此时已慌得不及救门下，忙得奔跃逃窜自保其身。

冷云帮众豪，此时已同声朗吟道：

“绵绵能留万古名！”说罢，掌风、指力、暗器纷然出袭，漫空遍布，锐风呼啸，猛不可当。

丐帮帮众惨叫之声加盛，连续倒地，霎时已倒下数十余人。

连那七名首领模样的化子，也倒了三个。

余众口中颤声呼号：

“冷……冷……冷云帮，是冷云帮，快快报总舵知晓！快快……”

此刻，庄中爆出一枝响箭，接着又是三只信鸽翔空而起，朝石磴山振羽飞去。

那未死的四名中年化子，此时狂声大叫道：

“弟兄们，帮中大援立即可到，咱们冲啊！”

说罢，一舞手中兵器，抢先扑上。

丐帮弟子跟着一声呐喊，潮水似的冲了上来。

濮阳维见状，长笑道：

“对了，这样才过瘾。”只见他身在马上，双掌连翻，片狂风如排山倒

海般，汹涌而出。嚎叫声中，又有数十人被震飞半空中摔落。

独臂金轮石鲁，一声暴喝，身形蓦然飞起，带着一片金光，扑入丐帮人群中。

他手中金轮运转如风，双腿连环踢出，丐帮门下，惨嚎连连，当者断命！

冷云帮中六位香主，各各抽出兵器，横砍竖劈，丐帮中人披靡莫当！

杀声震野，呼号连天，兵器交击中，血光涌冒，头颅横飞！

正在此时，后庄又突然冒出几处火光，秋高物燥，不多时，已是烈焰中天，势成燎原了。

丐帮众人，大惊之下，分出一部分奔往救火，但见那些人，跑出不及十丈，便已嚎叫连声一一倒下。

骤闻数声长啸传来，后面也有八匹铁骑，如飞扑到。

来骑急速无比，尚未达到斗场之前，马上骑士，已全然掠身扑下，兵剑齐飞，拳脚纷飞。

不到一刻，丐帮门下已伤亡累累，仅剩下百十来人奋力应战，已呈不支之状。

濮阳维早已勒马，好整以暇，瞧着场中战况，其状甚为清闲。

蓦的，石磴山半山腰处，也遥遥传来数声厉啸，啸声尖锐刺耳，奇快的向庄内移来，只见人影闪现，嗖嗖连响，丐帮中已有高手七人赶到增援。

丐帮众人，此时见大援已到，不禁欢呼雷动。

七个援手之中一人大声怒道：

“无用饭桶，还不与我住手。”

丐帮众人闻言，齐皆撤身闪至一旁，场中仅剩下独臂金轮、笑面佛、粉蝶等冷云帮中诸人。

那怒吼之人，此时踏前三步，冷然说道：

“冷云帮的朋友，如此寻仇，未免太心狠手辣了吧！”

被鲜血染满全身的石鲁，双目向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一扫，亦冷然答道：

“瞧阁下这份意思，似乎要本帮各人，为贵帮念上一段长生经？”

来人中，这位身材削瘦，面如寒铁，颌下还有三绺鼠须的老人，闻言之下，不禁扬首狂笑道：“就凭你这两句话，我古庸就要见识见识，阁下到底是什么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

一言甫毕，突然不远处，一个冷冰冰的口音接着道：

“这个却犯不着，姓古的，咱们两较量一下，才是正经。”

丐帮中三老之一，铁臂乞古庸，闻声巡视之下，不由得全身悚然一惊，面色倏变，颤声道：“是你！”

他背后六人中，亦有五人失声惊道：“玉面修罗！”

原来，这五人正是年前毒龙潭一役，侥幸漏网的丐帮十大弟子之中，仅存的五人。

自暗处转出的濮阳维，仍然意态潇洒，他骑在马上，口角隐含笑意，双目向丐帮七人一扫，冷然道：“古庸，这次咱们可以公平的较量一场了，原来还有五位，皆是区区的掌下游魂！”

他注视丐帮五大弟子之外，另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面孔道：“这位却面生的很，尚未请教大名？”

这人，面色苍白如蜡，衣着污秽，只见他双目一翻，尖声说道：“大爷邪丐钟天民，乃新任丐帮总监堂堂主。”

濮阳维冷笑道：“失敬！失敬！原来阁下也是丐帮杰出人物？”

钟天民尖声道：“你不服气么？”

濮阳维长啸一声，身形倏然暴起，右手幻成无数掌影，疾向邪丐钟天民劈去，左掌颤成圈圈圆弧，击向铁臂乞古庸。

同时之间，他双腿已连环踢出五脚，分袭丐帮其他五大弟子！

众人但觉眼前一花，一阵“劈啪”连响，邪丐钟天民已是长衫破裂，冷汗直流。

铁臂乞古庸，已被同时震退三步。

丐帮的五大弟子中，内有一人因闪避不及，吃濮阳维一脚踢中腹部，吭也没吭半声的，便已倒地气绝。

濮阳维一击得手，双臂一抖，人又电射而回，安坐马上。

铁臂乞古庸见状面色全变，他引吭长啸一声，人已如闪电般的急扑而上，大喝道：“老夫与你拼了。”

喝声中，双指并戟，急点濮阳维胸前“将台”“期门”“七坎”三大要穴，右臂却抡向敌人颈项。

濮阳维冷笑一声，双臂突然划起一道半弧，掌势如疾雷闪电般递出。

古庸觉得敌人双臂一圈之际，便有一种无形的潜劲反弹而回，自己攻势已卸于无形，丝毫着不上力。

正当古庸一惊之际，濮阳维掌缘已近胸前，他惊怒之下，猛然一提真气，全身已疾然倒翻而出，虽是如此，那如削掌风，已刮得他胸肋隐隐生痛。

濮阳维尚未下马，便已逼得铁臂乞古庸狼狈不堪，这份功力，使丐帮诸人，个个震得目瞪口呆，正值此时，一声震耳长笑陡起，两条灰色人影，电射而至。

濮阳维注目一瞧，只见来人一个是黄梁高冠，黑胡如漆的老道人，另一个人而容皱纹重叠的，毫无表情，赫然便是丐帮龙头冷面乞常公明！

濮阳维一看，暗忖道：“这倒好，可免了我一番跋涉，再上石磴山寻找……”

二人落地后，双目已扫向满地尸体，那仙风道骨的老全真，不由连声道：“善哉！善哉！”

冷面乞常公明却厉声说道：“濮阳维，俗语有道：‘冤有头，债有主’，你与老夫有过不去的地方，可径自来寻老夫解决，如此滥杀无辜，算是哪门子英雄好汉！”

濮阳维闻言之下，仰首狂笑道：“姓常的，我且问你，三十年前于秦岭鬼愁谷，我恩师与本帮堂主三人，又有什么罪名，却横遭尔等数十名高手明攻暗击，落得三死一伤！”

他双目煞气毕露，冷峭已极的说道：“半年前，区区行至毒龙潭，也遭尔等黑旗帮手暗袭，区区又有什么罪过？”

常公明一时语塞，只见他怒极狂笑道：“好！好！老夫也不与你饶舌！来，来，来，丐帮门下，今天这些人命，必要在你冷云帮众头上索回！”

濮阳维哂道：“手下败将，掌底游魂，尚有何面目卖狂。”

说罢，便待飞身扑下，那位老年全真，倏然跨前一步，拦身五人中间，单掌当胸问讯道：“施主莫非便是近日名震江湖的玉面修罗濮阳维么？”

濮阳维强按怒气道：“不敢，正是在下，道长有何见教？”

那老道双目平视，朗声道：“贫道苦樵，忝为武当监院，今有一言，奉

劝于施主……”

濮阳维心中一震，暗忖道：“怎么？这常公明还能跟武当派攀上渊源？”

原来，武当派素以内家武学而名重一时，与少林、峨眉、昆仑、点苍、华山合称武林六大宗派，派中名家高手辈出，门徒遍及天下，更是堂堂正正的名门大派。

是以濮阳维心中微感诧异，武当派怎会与江北丐帮，连上关系？

那苦樵道人又朗声道：“江湖仇杀，原是缠绵不绝，谁是谁非，各执一词；贫道乃出家之人，冷云帮与江北丐帮的一段恩恩怨怨，贫道不予置评；唯天生万物，首戒杀戮，而重人心，但施主却凭一己之快，视苍生如草芥，贫道却为施主这绝世英才惋惜不已……”

濮阳维心中甚为感动，但目下情势不容他认为杀戮过分，沉吟稍顷，长笑道：“借问道长，俗语说‘尊师若父’未知道长此语为然否？”

苦樵道人不料濮阳维有此一问，不由愕然道：“这个自然，岂容置疑。”

濮阳维又道：“若师门恩怨重重，为人子弟者，是否便须竭力承担？”

苦樵道人略一沉吟，道：“理应如此。”

濮阳维紧接道：“师门蒙恩，便须报达；师门受辱，便应湔雪，天下各帮各派，莫不如此，未知道长武当一派，是否独异？”

苦樵道人无奈答道：“自也无异。”

濮阳维面容肃然道：“江北丐帮，自命名门大派，但却联合武林中，一般宵小败类，暗袭在下恩师，于秦岭鬼愁谷，以致在下恩师终生残废，复又纠众暗算在下于毒龙潭。此次在下千里寻仇，丐帮却自恃人多，群起殴击，在下等逼于无奈，才大肆杀戮，以儆凶顽。”

苦樵道人也一时语塞，他虽然暗自偏袒丐帮，却苦于此时，无法全斥其非，濮阳维蓦然长吟道：“予我一斗银，报还十斗金，残我一口人，灭其满家门。”

一语吟罢，身形突闪中，已向冷面乞常公明，连连攻出七掌！

苦樵上人不禁大骇，以他如此功力，拦身二人中间，对方仍然极其自如，越身而过，自己连对方如何出手，亦未看清！

他急醒中，不由洪声道：“濮阳施主，且请住手。”

濮阳维长笑答道：“道长乃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之人，何苦趟此混水，千祈退出！”

谈笑声中，又好似疾风般，飞快攻出九掌。

冷面乞常公明，猝不及防下，不由闹得个手忙脚乱，仓皇后退。

一旁站立的铁臂乞古庸见状，迈步急上，大声喝道：“小子休狂，看掌！”

说罢，一掌劈出，正在他掌势递出的刹那，突闻身后一声暴喝道：“臭要饭的，你歇歇吧！”

一股狂风，袭至古庸背后。

古庸大惊之下转身翻臂疾迎，“劈啪”暴声中，已与来人换了一掌。

古庸微微闷哼一声，后退三步，来人却连退四步，始拿桩站稳。

古庸闪目一看，袭击他之人，乃是独臂金轮石鲁。

他因单掌相接之故，因而较古庸多退一步。

石鲁冷笑一声，独臂急扬，一溜金光，已劈向古庸。古庸暴叱一声，左臂运起了“铁臂功”横截石鲁胸腹右掌以“大摔碑手”击向石鲁面门，一招两式锐不可当。

独臂金轮一见古庸出手的招式，便知遭逢劲敌，心念转动之间，手中金轮急旋，幻成一圈金虹，划向铁臂乞古庸胯下。

古庸在厉叱声中，双臂挥舞如山，也招招击向敌方要害，只见金虹翻转中，一条削瘦人影电闪挪移，二人行动皆是快速绝伦，进退之间，招出如飞。

一旁呆立的苦樵道人，此刻，但见自己久未见面的方外挚友冷面乞常公明，这时已疾如流星般，施出他赖以成名的绝技“大力鹰爪功”，间或还挟着一记内含“少阳神功”的掌力。

虽则如此，却仍然被濮阳维腾跃如电的身形，及刚猛无俦的“赤煞掌”力，逼得左支右绌，步步退后。

苦樵道人内心焦急，暗一咬牙，道声：“罢了！”只见他微一滑步，洪声说道：“濮阳施主，请留意，贫道要得罪了。”

他微一稽首，单掌翻处，一股绝大劲力，绵绵而出，逼向濮阳维。

濮阳维长笑一声，右掌化成一片掌影，疾奔常公明上盘。左掌却一圈一挥的，迎向苦樵道人袭来的劲力。

常公明自觉难以招架，纵身闪避，骤闻“啾”的一声轻响，但见濮阳维只是身形微晃，自己那位久未见面的老友——苦樵道人，却挫退了两步。

苦樵道人，正感羞愧难当之际。突然一阵狂笑之声传来，并闻到：“老牛鼻子，咱们都是出家人，正好亲热亲热！”

苦樵道人闻声回视，只见说话者，乃是一个满身油垢的矮胖和尚，手持一根蛋粗似的佛门方便铲，冲着自己嘻嘻而笑。

苦樵道人不由心中暗忖道：“奇怪！莫不成冷云帮中，还有出家之人？”

他心中念动，已缓声启口道：“未知大师法号如何称呼，怎的出口便即伤人！不怕有辱清名么！”

苦樵道人为武当派监院主持，辈份名气之大，只略逊其掌门师兄，备受武林中人尊崇，故此，他骤闻来人口出不逊，大为不悦。

岂料，那矮胖和尚仍然笑嘻嘻的说道：“贫僧秋月，人称笑面佛，忝为冷云帮外三堂，化龙堂党主，老牛鼻子，听清楚了吧？”

苦樵道人修养功夫虽然高深，但被秋月大师左一句“老牛鼻子”右一句“老牛鼻子”，不由被骂得微蕴怒意，形诸容色。

苦樵道人冷笑的道：“秋月大师，不必徒逞口舌之利，贫道今日，单凭一对肉掌，与你印证一番便是了！”

说着一挽袍角，沉桩立马，双目凝视着笑面佛。

秋月和尚大笑道：“好！”双目一睁，佛门方便铲带着灿烂银光，罩向苦樵道人。

这位武当老道也自朗声一笑，身形如陀螺般旋转开来，同时闪电般击出三掌。

笑面佛左移右挪，大喝连声，一根重愈八十余斤的方便铲，已如混海蛟龙般，带起呼呼风声，急如狂风般的攻向苦樵道人。

这位身着黄色道袍的玄门道长，口中已发出一声如老龙清吟般的长笑，更是快速的疾走起来。

只见他双掌翻飞之中，招招皆指向笑面佛秋月大师的周身重穴。

手法变幻繁复，使的正是武当谪传“十段锦”，加着三十六手大擒拿。

秋月和尚暗暗吃惊，双目怒睁如铃，手中方便铲更是舞得如山崩潮涌，声势惊人。

此乃秋月和尚之师门绝技“回马铲”法。

此铲法乃是秋月和尚之师赤眉大师，自西北回民棍法中，吸取精华，再融以本门心法，演练而成。其中共二百三十式，招出如飞，威猛无比，身法也变幻莫测，端的十分精奇。

但见苦樵道人，身形起落如飞，双掌忽而劈，忽而击，忽而擒，忽而拿，在笑面佛秋月和尚那如山铲影中，如穿花蝴蝶飞舞绕走，煞是好看。

此时场中已然展开一场惨烈无比的混战，冷云帮芙蓉堂堂主秦柔柔，手持一把青锋长剑，精芒闪闪，恍如青龙翔空，与丐帮中，硕果仅存的四大弟子，激斗一处。

其余二十位香主亦与丐帮中近百人的头目徒众们，展开了惨厉无比的肉搏血战。

但见兵刃起落交击，闪烁生辉，热血飞溅之中，夹杂声声惨厉哀嚎。

此际，丐帮帮主冷面乞常公明，与帮主新任总监堂邪丐钟天民联手，始堪堪抵住濮阳维那犀利无匹的攻势，但仍岌岌可危，勉强支持。

独臂金轮石鲁力敌丐帮三老之一的铁臂乞古庸，却是大为吃力，一柄金轮虽然急攻快打，舞得密不通风，尤自挡不住古庸那凌厉攻势，他已满身大汗，却仍然拼死力敌。

丐帮余下众人，却在秦柔柔及十二名香主的往返冲杀下，死伤累累。

冷面乞常公明，一面竭力抵挡，一面心中暗忖：“截止目前，自己门下弟子，已然伤亡过半，现在唯有不顾江湖道义，施展辣手拼掉一个是一个……”

他正想到这里，濮阳维身形已如闪电般，一掌击向他胸前过来，常公明大喝一声，一式“双钩手”用力一格，人已飞掠而出。

濮阳维正自诧异，方待追上，邪丐钟天民又缠攻而上，指顾之间，已拍出五掌，踢出三腿。

这一耽搁，常公明已掠入丐帮弟子群内，只见他大喝一声，双臂齐出，冷云帮一名香主，已被震飞寻丈，倒地不起。

常公明头也不回，涌身又急扑粉蝶秦柔柔而来。

秦柔柔陡见常公明，面如青霜，煞气毕露，不由惊得一窒，手中长剑，本能的舞起一道寒光，护着一盘。

常公明见状，冷笑一声，右手弯曲如钩，施出“大力鹰爪功”，抓向秦柔柔利剑，左手却寂然无声的，印向粉蝶右臂。

秦柔柔猝不及防，但觉手中利剑陡然一紧，一股如削劲风，已袭至右臂。

正当危急之时，蓦闻两声暴叱，一根竹节鞭，挟着一片青光闪闪的金钱镖，已袭向常公明背后。

哪知冷面乞常公明，倏然一声长啸，面色惨厉中，竟然毫不躲闪，只运起“少阳神功”护住背后要穴，掌势仍然不变向秦柔柔右臂猛击而下……

秦柔柔闪避不及，只有闭目待死！

常公明狞笑声中，掌沿已触及秦柔柔衣衫。

突然，他觉得背后那片黑暗中，竟有一枚透过他护身的“少阳神功”，袭向“精促穴”而来。

常公明此刻，如继续一掌击下，秦柔柔固然会立即香消玉殒，但他本人，亦会吃这枚暗器射中“精促穴”而致当场吐血死亡。

常公明恨得钢牙猛咬，提身疾翻，人已倒射而去，饶是如此，秦柔柔被

他临体掌风，震得退了三步，方才拿桩站稳。

这些经过说来很慢，但在当时，却快似电光石火。

只见常公明大翻身，已扑向阻击他的两名冷云帮香主。

那名叫谢斌，手持竹节鞭的香主，见状不由大喝一声，手中兵器，抖得笔直，点向常公明咽喉。

他身旁的百手仙猿吴平，亦冷笑一声，两大把暗器，又如飞蝗般奔向常公明要穴。

好个冷面乞，确不愧为丐帮帮主，但见他长笑一声，那么庞大的身躯，在空中一连两个翻滚，又猝然往下坠落，双掌已闪电般击在谢斌胸前。

左脚疾出，亦将百手仙猿，踢飞两丈开外。

正在他一击得手时，蓦然，一声惨嚎起处，那邪丐钟天明已吃濮阳维一掌，震碎了脏腑口喷鲜血，翻身倒下。

濮阳维一掌击敌飞人，急疾扑向常公明而来，他眼见自己手下香主已有三人倒地不起，急痛之中，双掌运出十成劲力，腾身跃起，凌空击向常公明天灵。

冷面乞常公明，此刻也睚眦欲裂，急运全身功力，硬接硬架而上。

四掌触处，但闻“劈啪”连声暴响，濮阳维身形又向空中升起两丈左右，常公明却双足深陷，入地半尺，满面赤红如火，急喘呼呼。

濮阳维身在空中，突然发出一声夺人魂魄的厉啸，复又落在那正告不支的独臂金轮身侧。

只见他，双手疾圈倏吐，一片如狂风般的炙势劲力，已将铁臂乞古庸，震得连退五步。

石鲁精神一震，手中金轮疾飞，乘机进击，但见血光迸冒，古庸前胸，已被金轮利齿划破一道尺许的血槽。

正当此际，忽闻一声闷哼传来，濮阳维回头一看，只见笑面佛秋月和尚，正斜拄佛门方便铲，面色苍白如纸，胸部起伏甚剧。

再看那与他对敌的苦樵上人，却面含愠怒，右手抚着肩头碎裂的一片道袍。

濮阳维冷笑说道：“苦樵道长，在下一直认为你乃玄门得道高人，故而敬你三分，不料你强自插手，掌伤我帮中堂主，哼！你道我冷云帮人，不敢动你不成？”

苦樵道人本待答言，但见濮阳维俊目含煞，缓缓已步向他行来，不由心中忖道：“此刻我若不应战，旁人必以为我惧怕于他。”

是以他闭口不语，默运功力，蓄劲以待。

濮阳维冷哼，一言不发，双掌快速无伦的拍向苦樵胸腹，掌劲如山崩峰塌，势不可当。

苦樵道人大喝一声，运足全身功力，急迎而上，轰然巨响中，濮阳维身退一步，苦樵道人却满面赤红，后挫七尺。

濮阳维面色凝重，冷冷说道：“道长功力果然非凡，请再接一掌试试？”

说罢，双臂倏然抬起急吐，一式“双撞掌”又击向苦樵道人身上。

苦樵道人暗道一声：“罢了！”也不管此刻五内如焚，倏然默用全身功力，硬封而上，“劈啪”巨响中，但见地上泥土翻飞，空气激荡如啸，濮阳维又倒挫一步，巾斜发乱，面色微现苍白。

再看那武当监院苦樵道人却踉跄退出寻丈，口喷乌血，面如金纸的跌坐

地上，急喘之声，三丈可闻！

这雄踞武当第三高手宝座的监院主持，此时，已受了严重的内伤。

濮阳维嘴角，虽微闪过一丝怜惜的意味，但稍现即隐。

此刻周遭出奇的寂静，他回首四顾，但见冷云帮随来十三人中，除倒地三人死生不知外，其余各人，包括身负内伤的秋月和尚，皆目不转睛，紧张的瞪视着这场全是以硬打硬，空前猛烈的比斗。

濮阳维长啸一声缓缓说道：“敌人现已全速逃逸，本帮弟兄，请即刻察验伤亡！”

众人闻言，方始悚然惊醒，齐齐游目四望，仅有那已成尾声的火势，犹自在哔剥燃烧着，地下除了死伤残骸外，哪里还有丐帮半个人影？原来，当濮阳维与苦樵道人动手对掌时，冷云帮帮众与丐帮门下，无不关心此一胜负关键所系之拼斗，皆住手观战，在苦樵道人砍拼第一掌，落了下风时，丐帮帮主冷面乞常公明，已悄然率同铁臂乞古庸，挟着邪丐钟天民的尸体，与余下丐帮弟子不声不响而退。

冷云帮众见敌人已全部撤走，急忙找寻担架抬自己那三名伙伴，不多时，已有六名香主，抬着三人而来。

独臂金轮石鲁逐一探望了一下，满面含着悲戚，向濮阳维道：“启禀帮主，本座探视之下，本帮此次战役中，共死伤七人……”

濮阳维双目急睁，问道：“哪七位？”

石鲁道：“化龙堂属下香主无敌鞭谢斌，芙蓉堂属下香主小吕布方忠，战死殉帮；负伤者五人，乃化龙堂主秋月大师，百手仙猿吴平香主，胡衍胡香主，林向上林香主，赵世杰赵香主……”

濮阳维急道：“伤者不知伤势是否严重，快敷药急救。”

说罢，跃至秋月和尚身边，问道：“大师，伤势如何？是否有碍？”

矮胖的秋月和尚豁然长笑道：“帮主放心，这点小伤，贫僧还挺得住。”

濮阳维见众人均忙着替伤者疗伤，自己再回头一望，那位与自己对掌的武当老道，此刻，正好调息完毕，蹒跚的站立起来，用衣袖一抹嘴角血渍，缓声说道：“濮阳施主功力盖世，贫道钦服莫名，今后，施主有暇，请赴武当山一游，贫道及掌门师兄以下，必扫径以迎。”虽然落败，言谈风范，依然不失一派宗师气度！

濮阳维见那苦樵道人，说话时，喘息不定，双眉时皱，便知他内腑受伤，必定不轻，于是，他向前几步，说道：“道长此言，甚令在下汗颜，只待在下近日俗事一了，必亲赴武当山，向贵派掌门人请罪！”

说罢，从怀中掏出一个翡翠镂金的小盒，打开后，从盒中取出一粒其色如雪，大如拇指的药丸，阵阵清香，自丸中传出，濮阳维拿着送到苦樵道人面前道：“道长适才与在下对掌，想必中气略浮，此丸名‘玉璞’，乃先师采自大雪山绝顶之千载雪莲，配以其他珍贵药材炼制而成，功能活血凝气，扶神补元，祈请道长服下。”

413

苦樵真人哈哈一笑，接过这清香沁鼻的“玉璞丸”置入口中，单掌当胸竖起，稽首说道：“濮阳施主雅量容人，贫道必长记心头，他日有缘，再行相见！”

说罢，双足微一顿地，人已飘然掠走……

苦樵道人身形一杳，濮阳维也缓缓的跌坐在地上，闭目调息起来，原来，

适才他与这位武当派第三高手对掌，虽将对方震伤，但自己却是大耗真元，中气虚浮，只因他定力深厚，当时未曾现出罢了！

约莫有半盏茶时光，他双目骤睁，自地下霍然立起，向众人说道：“此间事情已了，咱们也该走了。”

他又走向秋月和尚面前道：“大师伤势，亦须小心维护，这粒‘玉璞丸’，亦请大师服下……”

说罢，又自那晶莹的小盒中，取出一粒药丸，递给秋月和尚。

众人此刻，已将死者觅地安葬，各个黯然相对，状至凄惨，现出无限哀悼之意。

默立片刻后，各人才扶着伤者上马，缓缓而去。

残阳斜照下，阵阵微风拂过，只剩下这已成废墟的村落，与纵横遍地的尸体，苍茫景色中，凭添了无比的凄凉。

二十、荒庙遗尸 银鹰孤叟

驿道蜿蜒，城廓隐隐。

这是燕晋交界的沙河县郊。

一座挺秀的山丘下，有着一片不算大的树林，向内望去不远，便可以看到一间破落的土地庙。

庙门之前，却异乎寻常的，有着七八匹健马，正在安详的啃噬着地上微显枯黄的青草。

驿道尽头，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急骤的蹄声，转眼间，已见十数铁骑，急奔而来，轻车熟路的转入林中，在这座破败的土地庙前，停了下来。

原来，这正是出袭山西石磴山，大破丐帮的冷云帮群豪。

他们在大获全胜之后，仍由濮阳维率领，向沙河县地面行来，目的要与率着十二红巾队在此居中呼应的七煞剑吴南云等人会合。

神采焕发，俊逸夺人的濮阳维，仍是一袭白色长衫，虽然，经过了这数日的旅途劳累，却丝毫未现出一丝困倦之色。

他身在马上，将手一举，后面各骑，已纷纷停步。

濮阳维面容湛然，凝神注视着这破旧的小庙，却并不下马，他身后的独臂金轮石鲁，策马行至一旁，低声道：“帮主，可是发现了什么碍眼的么？”

濮阳维神色凝重，沉声道：“石堂主，咱们是否与刑堂吴堂主在此约定会合？”

石鲁四周仔细一瞧，点头道：“不错，此地本席曾来过一次，决不会错。”

濮阳维双目如炬，向庙内望去，只见庙门半掩，隐约可见庙堂的台阶。

他轻声道：“石堂主，我们一行十三骑的奔骑之声，远近可闻，按说吴堂主闻声必会出迎，怎的直到咱们行至这小庙前，却仍未见一人出来？”

独臂金轮石鲁亦满面疑惑的说道：“确实奇怪，但是庙前草地上的几匹坐骑，却显然是十二红巾的……”

他暗一思索，又道：“而且，就凭吴堂主那一身能耐，寻常的武林人物，休想动得他分毫。”

坐在马上，神色略为见憔悴的笑面佛秋月和尚，蓦然一声怪叫道：“咦！你们看，那挂在树上的是什么玩意？”

濮阳维等随身望去，不由悚然一惊，在距离众人右侧二十丈处，一株矮树之上，挂着两条鲜红绸巾，在微风中飘拂。

濮阳维神色不动，冷然道：“游堂主，请你前往林中察视一下。”

号称神眼追风的白虎堂属下游华，应诺一声，身形已电掠而去。

濮阳维星目煞气隐现，喝道：“石堂主、秦堂主率其余各人保护伤者，并严密监视此庙周围！”

一言甫出，身形如柳絮般，飘向小庙。

这座土地庙小得可怜，进入庙门后，见只有一间供神的房屋，一片不大的天井，却已生满了野草，纠结蔓延。

濮阳维纵身入内，已赫然见到一具尸体，傍倒墙角，头上缠着一方红色绸巾，手中尚握着一柄精芒闪烁的尖锤，突目咧嘴，已经气绝多时。

濮阳维心中一凛，不用细看，便知正是随着七煞剑吴南云来至沙河县接应的十二红巾之一。

悲哀化成愤怒，他“哼”了一声，掠身进入供神的祠堂内。

身形尚未落地，他鼻中已闻到一阵血腥的气味。

濮阳维双目环顾，不由怒发直竖，目欲喷火。

祠堂内，又是两具尸体，其中一个，也是头扎红巾，满面鲜血，背上的尖锤，仍好端端的插着未动，胸前带的匕首，却有三柄，深深插入祠堂门上。

另一人仰着躺在地下，头颅粉碎，血肉模糊，一身打扮，不伦不类，黑衣赤足，腰间围着一条金黄斑点的全豹皮。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却是在这人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金色的蛇形指环。

濮阳维暗中一惊，忖道：“瞧这厮打扮，极像海外黑砂岛贼人，莫非十二红巾死去，皆是黑砂岛凶徒下的毒手？”

他悲愤填膺的四处察视，只见这小小的庙堂，门窗裂碎，案倒桌翻，地上竟然有数十个深陷入地的脚印。

看情形，这里好似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濮阳维嘴角上，浮起一丝凄凉的笑意，喃喃的祝道：“死去兄弟，英魂不远，濮阳维必竭尽全力，将黑砂岛凶人个个诛绝为你们复此血仇。”

他缓步向外行去，心中已被复仇的火焰填满。

庙门外独臂金轮石鲁正紧张的等待着，尚未受伤的粉蝶秦柔柔，及六名香主，亦屏息站立四处，全神戒备。

石鲁见濮阳维面容凄苦，自内行出，便知事情不妙。

他久经大战定力极高，虽然知事态有异，却强制按住了心中激荡，上前问道：“帮主，里面情形可是……”

石鲁心中忐忑不安的望着濮阳维。

濮阳维冷笑道：“好辣手的黑砂岛贼人，本帮十二红巾，已有二人命丧于此……”

独臂金轮额上，青筋暴涨，双目怒睁，叫道：“帮主！我们必须尽灭黑砂岛贼群，以……”

他新仇旧恨，齐涌上心头，激动之下，已语不成声。

濮阳维冷电似的目光，四周一扫，只见冷云帮众个个怒形于色，面容悲愤。

他斩钉截铁的道：“石堂主放心，冷云帮伤亡一人，必要黑砂岛徒偿上十命！”

受伤尚未痊愈的秋月和尚，也“哇”“哇”大叫道：“好！又是黑砂岛的魔崽子，老僧拼着他日不能证果，也要大开杀戒！”

濮阳维回头说道：“石堂主，适才游香主探查的结果如何？”

独臂金轮咬牙切齿的道：“两条红巾皆以破碎，像是强行自头顶撕下，树木枝叶之上，隐沾血渍。”

濮阳维面色冷如寒霜，沉吟一阵，毅然道：“石堂主率三位香主，由庙左搜查敌踪，并注意吴堂主及余下各人形踪，秦香主率三位香主留下，护卫伤者……”

他脸上闪过一丝残酷的冷笑，又道：“在下独探右侧树林，若发现黑砂岛凶徒及其他同路之人，一律格杀，绝不宽贷。”

石鲁大声道：“谨遵谕令。”说罢，回身招手，率着三位香主，纵身消失于庙墙之后。

濮阳维正待离去，笑面佛秋月和尚忽然道：“帮主，老衲亦请命出战。”

濮阳维未及回答，粉蝶秦柔柔已纵身上前，说道：“帮主，你可曾发觉

庙前只有八匹健马？吴堂主一行却是十三人……”

她满脸忧急之色，因为七煞剑吴南云，在她心目中，远比世上的其他一切都来的重要。

不过她却坚信自己至爱的人，永远不会遭到厄运，故而她心中虽远比别人焦虑，却仍仔细到此点。

濮阳维心中一动，微微颌首道：“秦堂主所见，甚有道理，可能另有五人出外办事未归，但愿他们平安无事。”

他低声向秦柔柔道：“秦堂主可放心，南云武功卓绝，必不致遭到危险！”

秦柔柔被濮阳维一语道破心事，不由粉面微晕，忸怩不安。

濮阳维轻笑一声，人已飞出八丈之外。

他驭着一口至精至纯的真气，在林中往返奔驰，细心侦察。

只见一条淡淡的白影，仿若幽灵般，脚不沾地，以炫人心目的快速四处游走。

若有任何一件岔眼的事物，也绝不可能逃过他眼光的搜索。

但是，他失望了，除了适才发现红巾的地方，有着些微践踏凌乱的足印外，其他却没有一宗奇异之处。

濮阳维心中暗自焦急，抬头一望，却看见那座庙后的小山。

他心一动忖道：“既是这里没有发现什么，不妨再到那山上一寻，反正此山不大，来回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这座小山虽然不大，却极为挺秀险峻，仅有一条小径，蜿蜒而上。

濮阳维展开身法，起落间，如鹰翱翔长空，转眼功夫，人已到达半山。

忽然他目光掠处，竟发现一丛杂草之间，隐约有着一人腿。

他缓缓行近，只见这条人腿，却是赤足未着鞋袜，脚掌粗矮，厚茧满结。

濮阳维冷哼一声，单掌虚虚一抓，那条人腿已“呼”声飞起，细一瞧，原来这条腿是被人硬生生的已齐根斩下。

濮阳维望望那血迹斑斑的创口，十分整齐，心中不由揣想道：“瞧这条切断的人腿，想必是黑砂岛的贼人……”

他又想到：“十二红巾多使用尖锤，用剑的仅只七煞剑一人，想这贼人必是伤在七煞剑手下。”

他想到这里，不由精神一震，引吭清啸，复向山上疾行而去。

腾身不到十丈，又看到一处松软的泥土中，倒着一个黑衣赤足之人，齐胸以上，埋在土中，腹中却插着一把锋利的匕首，鲜血已凝成紫色。

濮阳维一阵高兴，想到：“看情形，可能不像我想像中那么糟……”

他举步转过一个山岔，在一堆嶙峋巨石之间，又赫然看到两具尸体。

他一眼望去，心中仿佛浇了一盆冷水，面前俯仆地上的，竟是一个头戴红巾的大汉。

压在他身下之人，却是一个黑砂岛凶徒。

濮阳维仔细一看，只见那红巾大汉的双掌，深深的插入对方胸腹，将敌人内脏都掏了出来。

红巾大汉却面色黑紫，双目怒睁，一只黑黝的钩形兵器，正插在他的小腹之上。

濮阳维怒火冲天，大骂道：“好毒的紫鲨断肠钩！”

忽然，他听到头上响起了一阵扑翼巨鹰，正在低空盘旋飞翔，火眼金睛翮巨爪利，显得十分雄俊。

濮阳维一阵纳闷，忖道：“好大的鸢鹰，怎的此鹰羽毛却是白色的？奇怪……”

尚未想完，这巨鹰已“啾啾”两声锐啼，双翅一敛，疾如流矢般，向濮阳维当头扑下。

濮阳维冷笑一声喝道：“畜生你可是找死！”

左手虚空一抓，右手五指已倏然弹出。

那银色巨鹰想不到来人身手如此高强，车轮般大的身体，已随着濮阳维左手一抓一吸之势，如流星般坠下。

转眼间五缕尖锐劲风，已猝然袭到，巨鹰“呱”的一声厉叫，一蓬银光闪闪的羽毛，已四散飘落。

濮阳维手中劲一使，那巨鹰又吃一股大力弹起，银白色的羽手，落满一地。

巨鹰虽然吃了大亏，却仍然盘旋空中，既不飞走，也不再下扑。

濮阳维暗忖道：“瞧这扁毛畜生适才扑落之势，劲大力宏，动作敏捷，等闲武林中人，怕也不易闪躲，这座方圆不大的小山中，怎的有如此凶猛的飞禽？”

他正在思量之际，远处突然响起一阵尖锐悠长的哨音，那翔空巨鹰，陡的一声厉叫，双翼连振，铁爪箕伸，电光石火的又抓向濮阳维顶门。

濮阳维叱喝一声，身形如鬼魅般掠闪一旁，手臂倏伸，已握住巨鹰铁爪，他嘿声吐气，运功一抡一抛，那银羽巨鹰已“噗”的一声，撞在一棵树上。

濮阳维冷然瞧着这巨大无朋的巨鹰，在地下扑翼挣扎，两旁的泥土，竟吃他划出两道深深的槽痕。

忽的，又是一阵柔和而急切的啸声传来，那头银色巨鹰悲鸣两声，双翼奋力一振，又摇摇欲坠的飞向空中，向那啸音发出去之处，缓缓飞去。

濮阳维微微一笑，想到：“原来这畜生乃为人所饲，我却要看看是什么厉害人物，竟纵鹰伤人。”

他想到这里，已掠身向那巨鹰飞行方向，追踪而去。

在空中飞翔的巨鹰，因受伤不轻，飞的甚为缓慢，濮阳维紧紧跟着，也丝毫不显吃力。

转过一石壁后，眼前已豁然开朗，现出一片方圆约数十丈的草坪来。

草坪上，载满了各种奇花异草，五色缤纷，争丽斗艳，幽香扑鼻，虽在初秋，却了无萧条之色……

草坪之外，有一弯清澈的小溪，流水潺潺，游鱼可数，端的好一片人间佳土。

那头巨鹰飞临这片草地这上，“呱呱”连叫数声，敛翼急落而下。

濮阳维停住脚步，默默的打量这草坪一会，只见这巨鹰落下后，毫无声息可闻，草坪为各色各样，高齐人腰的花树所遮，严密的丝毫看不出端倪。

濮阳维身有急事待办，不耐久候，他气纳丹田，朗声

道：“是哪一位前辈高人住在此间？尚请现身一见，在下有所请教。”

声出半晌，仍然寂静无声。

濮阳维心中勃然大怒，狂声笑道：“尊驾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下要得罪了。”

说话间双掌已连环推出，一阵炙势如烈焰的狂风涌处，草坪花丛，已被连根扫倒了一大片。

他又一声冷笑，两手虚虚连抓，又有数十株花树，“哗啦啦”吃他虚空拔起。

濮阳维此举，乃是旨在激怒园内之人，现身相见。

果然，他这一着用对了，就在他掌势第二次欲发未发之际，一个生冷的口音，已冷冷的道：“无知小子还不住手，真个想寻死么？”

濮阳维环目扫视，只见花树之间，已走出一位身材高瘦，皮肤黝黑的老人。

老人双肩上，雄峙着一对巨鹰，其中一鹰，正是适才被濮阳维打伤的。

老人严峻冰冷的面容上，寻不出一丝笑意，他又极为冷漠的道：“小子，你今天毁坏老夫万花坪上无数的奇花异草，又打伤老夫所饲神禽，可知这是什么罪呢？”

濮阳维闻言一怔，忖道：“这倒好，真是恶人先告状，我没有找你麻烦，已经是够便宜了，你却来惹我……”

濮阳维强忍心中不愤，反而面带笑容，道：

“在下无端遭受此鹰袭击，不责前辈的纵鹰伤人，前辈反怪在下伤了灵禽，不知前辈将欲如何处置在下。”

瘦长老人那本已严峻的面容，闻言之下，更是寒如严霜，只见他冷冷的说道：“斩去双手，剜掉两目。”

濮阳维原来笑吟吟的面孔，骤然一板，双眸煞气毕露，他冷峭的道：“在下双手在此，双目未动，便请阁下过来取去，如何？”

说罢，两眼望天，嘴角微哂，一副不屑之状。

老人见状，不由一怔，随即仰首狂笑道：“好！好！小孩子倒有这么一股狂劲，我银鹰孤叟倒要见识！见识！”

濮阳维一闻此老报出“银鹰孤叟”的名字，心中不由一震，忖道：“这老怪物怎的尚在人世？”

这银鹰孤叟乃是三十年前，与青海怪叟赤面铁胆斯段，同时称霸南北二地的江湖高手，他一向行走于滨海各省，武功高强，手段狠辣，当年声名远播，武林黑白两道，提起银鹰孤叟武京，谁也得退让三分。

他自二十年前，归隐江湖后，即未再传出此人讯息，武林中人都道他早已去世，却料不到，这江湖怪杰竟栖身于此。

濮阳维细细向这银鹰孤叟打量了一番，说道：“原来前辈便是昔年名震沿海五省的银鹰孤叟老前辈，在下倒失敬了……”

银鹰孤叟双眼一翻，冷然喝道：“小娃娃，你知老夫之名，想也不是没有来历的人，连将你师承报来，若是老夫相识，便可从轻发落……”

425

濮阳维闻言，朗声长笑。

银鹰孤叟面色倏变，正待开口，濮阳维已洪声道：“前辈美意，在下心领了，适才前辈无故纵鹰袭击在下，如今在下毁去前辈一片花木，正是双方相抵，互不吃亏……”

银鹰孤叟闻言之下，不由气得大喝一声，须眉皆张。

濮阳维冷然道：“前辈若要动手，在下必定舍命奉陪，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只待在下将身边要事料理清楚，必然趋请前辈教益！”

银鹰孤叟不由喝道：“小子，你擅自闯入老夫万花坪禁地，又伤了老夫守坪神禽，岂能容你如此便宜离去？”

濮阳维狂笑道：“前辈适才必是沉溺于梦中，不错，非但在下已进入万花坪禁地，甚至连远在海外的黑砂岛人，也曾远到至此观光……”银鹰孤叟面上一怔，随即大声道：“小子，你这可是实话？”

濮阳维冷笑道：“在下素来不打诳语。”

银鹰孤叟略一沉吟，道：“好！老夫先将黑砂岛凶徒赶走，再来教训你这小辈。”

濮阳维淡淡一笑道：“但凭尊意！”

银鹰孤叟武京，挥手遣飞肩上双鹰，大喝一声：“走！”

身形快如脱矢，晃闪间已掠出数丈。

他有意一试濮阳维功力深浅，纵身起步，疾如奔雷，直如一缕轻烟，眨眼而逝。

奔驰了一刻，已来至一面绝壁之下，银鹰孤叟停下脚步。

想道：“这小子武功纵使不弱，此刻，也必然被我抛卜老远。”

他还未想完，头顶上已传来一声清朗的口音，道：“老前辈如觉疲累请稍休息！老年人千祈勿逞筋骨之能……”

银鹰孤叟闻言一惊，他抬头望去，只见那俊俏秀逸的年青人，早已迎风挺立于绝壁之上。

白衣飘拂，容光焕发，神态好不悠闲。

银鹰孤叟吃惊之下，不由大喝一声，双臂急抖，两足交互一踢，人已飞跃到绝壁之顶。

濮阳维好整以暇，负手而立，笑吟吟的面对银鹰孤叟。

老人家心中一寒，惊忖道：“这小子好纯的功夫！想不到普天之下，竟有如此秀绝寰宇的少年英才！”

他却不知，他自己那一身轻身术，虽是炉火纯青，在武林中是可睥睨一时，然而较之当年天下第一高手魔君的“鹰回九旋”却是差了两筹。

濮阳维待银鹰孤叟上崖后，只低声道：“前辈，咱们快走！”

语声摇曳，人已飞出七八丈外。

银鹰孤叟暗地一叹，亦跟着追去。

瞬息间，二人已奔至距山顶不远处。

濮阳维长啸一声，身形笔直的拔向上空，只见他身形一连在空中三个盘转，美妙轻灵的向山顶而去。

银鹰孤叟武京，亦随后而到，目光掠处，不由怔在当地。

这小山之顶，甚为平坦，这时地上正横七竖八的躺着七具尸体，其中除了一具红巾包头的大汉外，其余的，皆是腰围豹皮，光头赤足的黑砂岛凶人。

这六个黑砂岛人的尸体，倒有四个是被利剑杀死，另外两人身受尖锤，匕首之创，伤痕累累，死状甚为凄惨。

濮阳维星目四扫，忽觉浑身一颤，目光紧紧的盯在一片青色的碎布上。

这片碎布杂在野草之中，若不注意，极不易察觉。

濮阳维上前拾起，不由细看，他已知这片碎布，是来自七煞剑吴南云身上所着的衣服。

他焦灼的忖道：“七煞剑武功高绝，适才一路所见黑砂岛人，已有五名丧命在他手内，若黑砂岛主亲自前来，便是那厉鬼严猛来袭，七煞剑加上十二红巾余下八人，黑砂岛贼人亦约不至于讨得了便宜。”

银鹰孤叟见他默默凝思，不由在旁说道：“小娃娃，这些人都和你有什

么关系？”

濮阳维冷冷道：“黑砂岛贼人，皆是在下深仇大敌，那头扎红巾的大汉，乃是在下部属。”

银鹰孤叟武京道：“你的部属，那么你是……”

濮阳维星目电张，答道：“冷云帮主濮阳维，便是在下。”

银鹰孤叟大吃一惊，失声道：“什么？你是冷云帮帮主？那么毒手魔君关毅是你什么人？”

银鹰孤叟又惊道：“适才你上山之时，所施展的轻功即是传闻中的‘鹰回九转’了？”

濮阳维正待回答。

蓦的——

一溜五彩缤纷的烟火升起，“啵”的一声，在空中炸开。

跟着，又起了一道带着鲜红烈焰的火箭。

濮阳维一见，这正是冷云帮中，危急求救的信号：“千里飞鸿”。

他大喝一声：“在下事急，暂时失陪了！”

身形起处，如飞掠走，眨眼间，已踪迹不见。

银鹰孤叟武京，略一忖思，两道长眉一轩，亦紧跟着濮阳维飞身而去。

二十一、仇踪隐现步步惊魂

濮阳维展开“鹰回九转”的绝妙轻功，如鹰隼般，在空中闪掠飞走，疾奔向火箭讯号发出之处。

翻过一片嶙峋杂乱的山岩巨石后，耳际已听到阵阵叱喝怒骂，兵刃交击之声。

他身在空中，身形有若彩燕掠波般，翩然飞向那杂乱声息传来的一片山崖之下。

在他眼前，呈现着数人在拼力死斗，杀得难分难解。

濮阳维仔细一看，激斗之人，除了独臂金轮石鲁，及其属下三位香主外，对方却全是身着紫色衣衫，面容冷酷的彪形大汉，个个目露精光，气度沉稳，一数之下，竟然有九人之多。

濮阳维身形一落，独臂金轮大感振奋，猛喝一声，手中兵器舞起一道漫天金虹，将对手的紫衣大汉逼出两步。

濮阳维冷然喝道：“都给我住手！”

冷云帮四人，闻言之下，已齐齐撤身，跃向濮阳维身旁。

九个紫衣大汉中，竟有两人叱一声，手中两把精光闪闪的劈水刀，已向跃身撤退，起步较迟的一名香主背后递到。

濮阳维怒“哼”了一声，身形晃闪向前，倏忽间已传出两声闷哼之声。

场中各人定神一瞧，只见那两名紫衣大汉，竟齐皆兵刃出手，托住肘弯，满面怒容的愕立着。

濮阳维将夺下的“劈水刀”，分执两手，缓缓交互砍削，不一刻，这两柄纯钢利刃，竟吃他以无比的内劲，似削豆腐般，削得只剩下把柄……

他望也不望那些紫衣大汉一眼，径自向侍立一旁的独臂金轮道：“石堂主，这是怎么回事？”

石鲁趋前一步，低声道：“帮主，这些家伙，都是红魑会的人。”

濮阳维面色一寒，星目向九名紫衣大汉一扫，目光回转，却看到自己手下香主，又有一人受伤，肩上津津冒着鲜血。

他嘴角紧抿，负手身后，缓缓步向前，面上却毫无一丝表情。

九名紫衣大汉一字排开，适才与独臂金轮石鲁交手的五旬老者，挺立于中央。

濮阳维双目上仰，悠悠说道：“尊驾等人，便是红魑会的爪牙？”

那为首的五旬老人，闻言面色一变，尚未及开口，濮阳维又了无其事地说道：“以众凌寡，想是贵会的一贯作风？”

那老者再也忍耐不住，厉喝一声，道：“呔！住口！阁下武功虽然卓绝，却也吓不住我冷心樵隐萧广。”

濮阳维仍然寒着脸，冷然道：“无论阁下是谁，今日与我冷云帮结下梁子，便休想全身而退。”

冷心樵隐勃然大怒，正待开口说话，崖顶一声长笑，微风飘动中，已落下一个瘦长清癯的老人来。

濮阳维星目一瞟，已看出是那银鹰孤叟武京。

红魑会中九人，一见又有人来，齐齐凝神戒备。

冷心樵隐亦是黑道之中，响当当的人物，他骤然见到来人飞落的身法，便不由暗暗吃惊，忖道：“怎么这荒山之内，竟隐有如此多的武林高手？”

待他凝目注视，不禁心中一惊，脱口道：“银鹰孤叟！”

银鹰孤叟武京闻言，呵呵大笑道：“老夫当是哪里来的吃了熊心豹胆的小子，竟敢擅闯我万花坪禁地？嘿嘿！原来是红魑会的好汉。”

银鹰孤叟早年蜚声江湖，名头响亮，虽然隐居在这万花坪已有二十余年，却不时的下山走动，红魑会横行武林，残狠毒辣，他自是略有所闻，尤其冷心樵隐萧广，与他昔年曾有数面之缘，故而武京一眼便已看出。

冷心樵隐面色连连变幻，忖道：“怎的这老怪物仍然健在？他突然至此，不知是为友抑或为敌？”

想到此处，忙满面堆笑拱手道：“武老前辈别来无恙，二十年未见踪影，前辈却是更见硬朗……”

武京面色紧板，冷冷道：“萧广，想不到你也被红魑会网罗了，哼！老夫看你真是要插翅升天了。”

冷心樵隐萧广闻言强忍心中怒气，他知道眼前这位老人，乃是极为难惹的怪物，目下大敌当前，势不能再树此厉害对头，以免陷入不利之境。

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道：“前辈，萧广实不知此处乃前辈清修之所，萧广率众前来，只是与冷云帮了结一段过节。”

银鹰孤叟目光射到濮阳维而上，心中奇怪，红魑会的人，何时与冷云帮结有仇怨，却将自己隐修之地开为战场。

濮阳维闻言问道：“萧广，你们九人来此寻仇，可是为了蓝鹰卡青元之事？”

冷心樵两眼一瞪，怒道：“凭阁下这付身手，想必亦是冷云帮中有数人物，贵帮帮主掌伤本会西苑山庄薛老庄主首座弟子，此事江湖上谁人不晓，你尚要明知故问！”

他还待说下去，濮阳维已喝声止住。

他双目神光如电，凝注在萧广面上，缓缓说道：“你不用多说废话，现在我问你一句，你就回答一句！”

冷心樵隐萧广在红魑会中，乃是负责北三省会务的魁首，在会中地位，极为崇高，鲜有人敢如此对他当面喝叱。

此时，他虽然怒气填胸，却不知怎的，竟慑伏在濮阳维那凌凌威严的目光下，不敢发作，只气得“哼”了一声，闭嘴不言。

濮阳维问道：“尔等与黑砂岛凶徒，是否有勾结？”

萧广一听“黑砂岛”三字，亦不由暗暗一震，他摇头道：“绝无此事！”

濮阳维又道：“尔等来此，是专为报那蓝鹰卡青元一掌之仇，抑是另有企图？”

冷心樵隐恨声道：“本会三省地面，皆由本人统率指挥，贵帮之人擅入辖境，猖狂跋扈，加上本会弟子昔日一掌之仇，自是不能放过。”

他自己竟没有察觉，在濮阳维那双摄魂夺魄的目光下，言行诸多示怯之处。

冷心樵隐身旁九名紫衣大汉，皆他属下的一流高手，平日横行无忌，嚣张已惯，此时一见自己头领，竟好似被对方审讯一般，有问必答，不禁大觉丢脸，其中一人已冷冷的“哼”了一声。

冷心樵隐骤然一惊，暗骂自己怎的如此糊涂，正待出言找回场面。

濮阳维已冷然道：“红魑会恶迹昭彰，罪在不赦，你们九人想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他回首向独臂金轮石鲁道：“石堂主，请率各人堵住出口，待我将彼等一一诛绝！”

濮阳维虽是面容冷傲，不显喜怒，其实他为了冷云帮中死亡及失踪的人，早已愤怒填膺，只是他定力深宏，未表露于外而已。

冷心樵隐适才见到濮阳维飞落的身法，及出手之间便夺去自己两名属下的兵器，心中早知对方功力甚高，他虽摸不透来人身份，却已料到必是冷云帮中的有数人物。

濮阳维一语方休，冷心樵隐已连声狂笑道：“小辈！你口气也未免太狂了，今天你就试试红魑会诸人，是否皆如你所料，尽是一些无用之徒！”

濮阳维冷冷道：“萧广，你就看看，我濮阳维能否办到！”

红魑会中的九名紫衣大汉一闻“濮阳维”三字，不由齐齐惊呼道：“什么？你就是玉面修罗？”

濮阳维长笑道：“现在知道，未免太晚了！”

说话中，人如轻烟一缕，闯入九人中间。

九名紫衣大汉呼啸一声，已急急挥舞兵器攻上。

眨眼间，激斗处已传来两声惨叫。

只见濮阳维身形闪转如电，双掌带起阵阵狂风热气，有如游龙翔空，在紫衣大汉的围攻之下，往来游走。

不多时，又有四名紫衣大汉栽倒在地，个个面容赤红，七孔流血，死状极为凄厉。

冷心樵隐虽然将手中一对短剑，舞得个风雨不透，银蛇电掣，但仍然阻止不了濮阳维那如幽灵般，不可捉摸的身影。

瞬息间，红魑会九人，已有八人倒地毙命，只剩下冷心樵隐，仍在拼力抵抗。

濮阳维倏然大喝一声，“天魔十二式”中，那招“怪魔降世”，猝然使出。

冷心樵隐陡觉对方掌势，虚幻不可捉摸，却又重如山岳，难以力敌。

他正在惶急惊恐之际，侧旁传来一声大喝道：“小友，掌下留人！”

一股劲力飒然涌到。

“轰”的一声巨响，冷心樵隐萧广已被震飞丈许之外，跌仆在地。

濮阳维被那股斜面袭来的劲力一封，也退后两步。

他星目煞气隐现，细一注视，发觉抢救冷心樵隐之人，竟是银鹰孤叟武京。

这时武京也被濮阳维那股雄厚如山的劲力，反震得踉跄后退五步，始拿桩站稳。

濮阳维面色一寒，怒道：“武老前辈莫非也有兴致，与在下一较么？”

银鹰孤叟武功高绝，名重一时，虽则他暗中钦服这眼前的年轻人功力卓越，但口头却不肯服输。

他冷然道：“你道老夫畏惧于你？也罢！你且先去办好正事，老夫在万花坪随时候教。”

他微一思忖，又道：“黑砂岛人一个未见，老夫亦不耐再去寻找……”

濮阳维一晒，道：“前辈尽管请便，在下自会找他们算帐。”

银鹰孤叟装做未听见，他一指坐在地下闭目疗伤的冷心樵隐道：“此人与老夫，昔日尚有一段渊源，尚请小友看在老夫薄面上，暂且不予追究。”

濮阳维目光一睹萧广，微含讥讽的道：“前辈既然出面为他说情，在下焉得不从，只是，下次若遇上，可就没有这么便宜他。”

银鹰孤叟一语不发，俯身将萧广挟在肋下，长啸一声，身形已如流星般掠上崖顶。

濮阳维望也不望地下的八具尸体一眼，径自行独臂金轮身前，道：“石堂主，此间事情已了，赶快回到庙前看看，可有消息。”石鲁应诺一声，五条人影已如飞般的掠向山前。

濮阳维纵身前行，当他经过一丛高及人腰的杂草之处，只闻得一阵“呼呼”破风之声，疾向身后袭来。

濮阳维头也不回，人在空中，就势一个翻身回翔，已扑向那丛杂草之上。一片白蒙的剑气，倏然闪射，那片杂草，已齐腰被削断。

草屑纷飞中，随即起了半声凄厉的惨号，一颗光秃秃的头颅，“咕噜噜”的滚出寻丈之外。

濮阳维身形站定，已看出那被杀之人，正是黑砂岛凶待的打扮。

他手中的修罗剑早已还鞘，双目炯然环视着四周。

独臂金轮石鲁也跃身纵至，手中上握着数枚精光闪闪，大如拳的钢制骷髏。

濮阳维心中想到：“黑砂岛贼人，定已大举出动，隐身埋伏各处，看情形，他们必想以明攻暗袭的手法双管齐下……”

他想到这里，已觉出事态不妙，急急喝道：“咱们快走，迟恐不及了！”

说罢，当先纵身飞起，急掠而去。

转过一条弯路之后，已可看到那座破落的庙墙，及四周茂密的树林。

濮阳维身形，快若奔雷闪电，眨眼间，已来至寺庙之前。

目光掠处，他不由全身悚然一惊，嘴角微微抽搐。

只见庙门前的草地上一片凌乱，横七竖八的躺着数具血渍斑斑的尸体。

不用细看，已知是冷云帮各堂属下的香主。

濮阳维强捺悲怒，默默一数，尸体竟有五具之多。

个个双目凸出，面容狞厉，却全是皮肤呈紫黑颜色。

独臂金轮石鲁等四人随后来到，看到这惨凄的景象，亦不由愕立当场，目眦欲裂。

濮阳维一语不发，细看之下，竟没有笑面佛秋月和尚，青蝶秦柔柔及其他两名香主的下落。

濮阳维极快的在脑中想道：“眼前，除了这五具尸体以外，并未看见其他人，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们全力追敌去了；否则，便是已被黑砂岛凶人掳走。”

他一看到地下死去九人，肤色皆呈紫黑之色，故而推断出，必是黑砂岛凶人下的毒手。

独臂金轮石鲁大踏步向前，悲声道：“帮主，咱们这次可真栽了！若不将这些黑砂岛的魔崽子杀尽，咱们还有何面目回转总坛？”

濮阳维面色沉凝，盘膝坐下，低声道：“大家完全靠聚在一起，不要分散。”

四人闻言，皆极为纳闷的移身过来，每人相距，约有五尺之谱。

濮阳维一见四人那愤怒得青筋暴露，已知他们必因帮中兄弟之惨死，而痛心疾首，渴望即时复仇。

他双目微阖，低声道：“本帮十二红巾与七煞剑吴南云堂主的功力如何？各位定然知晓……”

三名香主不敢贸然置答，皆奇异的注视着濮阳维。

心中却想道：“帮主今日恁的奇怪，适才还是怒恨交集，满山遍野寻敌踪，怎的现下却安坐于此，问起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来？”

独臂金轮石鲁听到濮阳维如此一说，已知其必然有所发现，而在这话句中，隐含暗示。

他轻声接口道：“吴堂主为五台派第一高手，功力深厚，机警绝伦，等闲江湖高手，绝不能动他分毫，再加上久经大阵的十二红巾，力量自是极大，只怕武林中人，要一次把他们击败，除了六大宗派集结了大部分高手外，其他江湖人物，却是极不可能！”

濮阳维颌首道：“石堂主分析得甚有道理，在下尚有一言，就是各位觉得秋月大师、秦堂主，及那留的七位香主，他们共同出手的威力，是否极为雄厚？”

石鲁等人闻言，微微点头。

濮阳维又道：“我们分开时间，并不太久，但赶回之时，却已生大变，除了武林中的六大宗派外，只有黑砂岛，红

魑会之人，或者有此力量。”

石鲁急问道：“依帮主判断……”

濮阳维星目半睁，精芒隐射，他缓声道：“在下看来暗袭本帮之人，必是黑砂岛之徒……至于失踪各人的情形如何，却是不易推测，而且，就看适才发生的情形，黑砂岛凶人，必已倾巢而出……”

他环目四扫，将语音逼至极低沉道：“目前吾等已陷入黑砂岛人监视之中，只是敌暗我明，不易察觉罢了！”

独臂金轮石鲁，及属下三名香主，皆是身经百战，历尽无数次生死的好汉，个个功力高强，经验丰富，闻言绝不回首观望，仍自默然凝注着濮阳维。

濮阳维冷笑道：“现在，石堂主率领两位香主，扑入那破庙之内，我已发现其中有两条人影，正在那大门之后窥视……”

他又对另一号称拐子脚的邱雄的香主道：“邱香主可大声叱喝，虚张声势的径扑林中，在下抢身左侧林内，黑砂岛之领袖人物必在其中。”

须知濮阳维功力之高，已臻登峰造极之境，又自幼服食千年奇珍“红萝仙果”，听觉目力自是高人一等，他在适才盘膝坐定之后，已运起内家至高的“百里传神内视大法”，默察出周遭的情形……

他分配停当，一声暗号，五条人影，已电射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濮阳维身形晃闪间，已扑到左侧林外，他脚尖才一沾地，林中已传出一阵“磬磬”怪笑之声，“哗啦”暴响中，冲天飞起一条人影。

濮阳维大喝一声，单掌急扬，一溜红光急闪，带起一阵夺人的厉啸，毒手魔君昔年震慑天下武林的“赤龙梭”已猝然脱手发出。

那条翔空人影，在空中惊呼一声，已吃那去势快不可言的“赤龙梭”透心穿过，惨呼半声，砰然坠落地下。

濮阳维身形不停，往回空中，连旋三转，单掌抬处，又将赤龙梭收回。

目光一闪，他已看到前面有一个小黑点，星飞丸泻的急窜而去。

他冷笑一声，正待追去。

忽听见破庙之内，传出阵阵怒喝打斗之声。

林外不远，拐子脚邱雄亦似在与人动手过招。

濮阳维双臂舒展，恍如一头巨鹰，飒然飞向拐子脚邱雄激斗之处。

此时已是红日西斜，夕阳余晖之下，可清晰瞧出，与邱雄交手之人，竟是一位年届标梅，手持铁琵琶的女郎。

濮阳维目光锐利，他一眼便已认出，这女郎不是别人，正是那有示警传讯之恩的粉面罗刹徐妍容。

这时，她与拐子脚邱雄，正打得难分难解。

濮阳维心知无防，暗一提气，翔空的身躯，已奇妙的翻折向庙前落下。

他身形甫落，已听到里面响起一身惨号，一条人影翻墙而遁。

濮阳维冷叱一声，白影一闪，已拦在那人身前。

薄暮之中，看得真切，这人一身黑衣，光头赤足，正是黑砂岛凶人的打扮。

那黑砂岛凶徒骤见有人拦住去路，也不想想人家如何能在眨眼间，便掠至自己面前的这份功力，举掌便劈向来人胸前。

濮阳维剑眉一轩，手臂伸缩间，已轻而易举的将这名黑砂岛凶人摔出两丈，跌得半死。

他俊目放光，四处一转，庙内已冲出四条人影来，为首者，正是独臂金轮石鲁。

他手中所持的金轮，尚在滴着点点鲜血。

濮阳维微微一笑道：“石堂主，情形如何？”

石鲁大笑道：“果然有两个黑砂岛的狗贼，隐在庙内窥视，已吃本座宰了一个。”

他随即正色道：“看样子这两个狗贼只是黑砂岛中的小头目，武功却是甚为怪异，决不在咱们中原武林一般武师之下。”

濮阳维颌首道：“石堂主，请将那躺在地下的家伙看住，在下尚得向一故人叙旧。”

石鲁正自愕然，濮阳维已飞身掠向邱雄、徐妍容拼斗之处。

只听他急急引吭大喝道：“大家住手！”

激斗中的两人，闻言之下，霍然分开。

徐妍容那两道明亮幽怨的目光，已射向濮阳维身上。

濮阳维身形一定，拱手道：“毒龙潭一别，瞬息已有半载，当日幸得姑娘大义传警，使在下免了一次劫难！”

徐妍容将手中铁琵琶，轻轻的拄在地下，幽幽说道：“公子，你不要再提了，那次，你并没领我的情，而且，围袭你的人，反而溃不成军，损伤惨重。”

濮阳维面色一肃，和声道：“徐姑娘，那次事件，在下并未记恨于你，相反的，我却甚为感激……”

他忽又面现异容道：“徐姑娘，你是否早已伏身在这树林之内？”

徐妍容叹了口气，道：“就在你们五位来至这庙前之时，我也恰好来到，但是，我却发觉，四周已伏满了不少武林高手，而且，还都是黑砂岛之人……”

濮阳维急问道：“徐姑娘来到之时，草地上是否已有尸体？”

徐妍容点头道：“是的，我也是无间中，发现黑砂岛之人，在距此地十里外，一堆巨石之后密谈，说是要奇袭冷云帮的七煞剑吴南云，及他手下十二红巾。”

濮阳维将头微仰，沉思着一件事情。

他想到：“七煞剑率领十二红巾，至沙河县策应此次行动之事，甚为机密，黑砂岛凶人，不知如何知晓？”

他实在想不出，远在海外的黑砂岛人，怎么消息会如此灵通。

徐妍见他陷入沉思，稍停了一会，她才说话道：“这些黑砂岛人又说，七煞剑十二红巾武功高强，恐不易相与，但，他们早已想好了明暗两途，逐个击破之法，同时下手……”

濮阳维沉思一阵，道：“他们可曾言及，此次潜入中土，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么？”

徐妍容忧郁道：“黑砂岛主巴豪，以及岛上凶魂、毒魂、厉鬼三凶，已率座下十七煞星，五十名弟子分别到达。”

濮阳维喃喃自语道：“果然是倾巢而出，未出我所料！”

徐妍容私心中，早已对濮阳维爱慕至深，只是她有着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觉得自己不配与心目中倾悦之人相爱，她总想到，他是那么高高在上，仰不可攀，有如夜空中，闪烁的明星。

她虽知道自己决不会受到濮阳维的青睐，然而她却以一片赤忱，时刻默祈自己心悦的人儿平安。

男女之间，最令人难以消受的，便是个“情”字，又何况是经常压制着自己内心感情的粉面罗刹呢？

她双目中，流露出一股柔和得使人见了昏眩的光芒，低声道：“濮阳公子，你要快点准备啊，听黑砂岛人说，他们如此大举出动，好似全冲着冷云帮而来……”

须知黑砂岛凶残之名，早已震惊武林，加以岛上之人，个个武功高强诡异，行事阴狠，中原武林，等闲也不愿招惹，何况这次黑砂岛更是倾巢而出，声势之浩大，自是足以慑人。

粉面罗刹徐妍容虽然知道濮阳维的功力深不测，又有大批冷云帮好手，襄扶左右，她仍然未能释念于怀。

濮阳维心中暗忖道：“除了黑砂岛众人为当前大敌外，尚有红魑会党徒在后牵制，他们死伤九人，决不会就此罢体，而且更有那银鹰孤叟，态度不明，自己曾两度触怒于他，看情形，是敌非友的成分较多。”

他正自思量，独臂金轮石鲁已将那被点倒的黑砂岛徒拖了进来，重重的摔在地上。

濮阳维目光一眨，对粉面罗刹道：“难得徐姑娘甘冒万险，来此示警……”

他略一沉吟，续道：“现在本帮大敌云集，或明或暗，彼等想必已有周详的计划，本帮弟子，已有多人伤亡，更有一些行踪不明，为今之计，徐姑娘还是早些脱离这是非之地才是，而且徐姑娘与江北丐帮及黑旗帮中人，亦有……”

亦有什么，他却住口不再讲下去。

粉面罗刹徐妍容冰雪聪明，濮阳维言中之意，她焉有听不出的道理。

只见她闻言之下，粉面倏变，凄然道：“我知道！你不愿我留在此地，见了我，你会讨厌……”

濮阳维听徐妍容哪么一说，不由怔在当地。

粉罗刹对他有情，濮阳维亦非木石之人，岂有不知之理！

但一来自己身负责任重大，前程凶险坎坷，再说，目下自己已有心悅的

人，故而对粉罗刹仅是出于内心的感激，却没有包含男女之间，一丝一毫的“情”字在内。

此时他窘在当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独臂金轮石鲁早已听说过，这位冷面冰心的女煞星的大名，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女煞星竟然对自己帮主生有情愫。

这时他一见濮阳维尴尬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由哈哈一笑，大步向前道：“帮主，徐姑娘既然不愿离去，足见她是个临危不惧的女中丈夫，咱们眼前，还是审问一下这黑砂岛的狗贼，方是道理。”

濮阳维已知石鲁此刻插言，旨在为自己解窘，他不由向石鲁含笑点头，乘机行至那黑砂岛人之前，伸手向他胸腹之间一阵搓揉。

那面目狰狞的光头大汉，长长吐出一口浊气，身躯蠕动，双目已微微睁开。

濮阳维冷然说道：“黑砂岛鼠辈，从现在开始，我问你一句，你便从实招说一句！”

语音冷硬，毫无情感。

那黑砂岛徒，双目怒瞪着濮阳维，一语不发。

濮阳维毫不理会，朗声说道：“这次你们黑砂岛上，一共有多少人来中土？”

光头大汉眼睛一闭，不予理睬，好似没有听到一样。

侧旁的独臂金轮见状，怒骂一声，飞起一脚，已将这光头大汉踢翻数步。

濮阳维微微摆手，冷笑道：“鼠辈，你在本帮主面前逞强，可是找错人了……”

说话中，他右掌五指弯成钩形，手法非常怪异的，向那黑砂岛凶人身上虚虚连点。这乃是毒手魔君独门制敌手法“错脉闭穴”。

光头大汉在濮阳维手指虚点之下，只觉全身千经百脉，交错纠结，行血返聚，三十六重穴完全封闭，直若毒蚁啃噬，痒痛无伦。

这阵痛苦的感觉，好似一只魔手，在一次又一次的拉扯他的内脏。

黄豆般大的汗珠，已自他脑门点点落下，目凸嘴咧，面容极为凄厉。

濮阳维负手而立，悠闲的说道：“不太好受罢？我可以告诉你，这才是开始！后面，嘿嘿，还有更妙的滋味呢！”

光头大汉仍自咬牙苦忍。

渐渐的他已忍不住了，这巨大的痛苦，已深深的侵入他的骨髓之内。

濮阳维凝视着光头大汉的面孔，冷然道：“再过盏茶时分，你纠结的经脉，已不能归还原位，待行血还攻肺腑后，你便要日日受这十倍以上的痛苦，七日之后，全身痉挛，咯血而亡。”

忽然，那黑衣大汉嘶声呼叫道：“放了我……放了我……我说……我说……”

濮阳维默默一笑，食指弹处，一缕锐风，已钻入光头大汉顶门穴中。

这黑砂岛人，全身悚然一震，浑身刺骨的痛苦，已全然消失，但他真元耗伤过甚，这时已四肢无力，孱弱的倒卧地上。

濮阳维蓦然大喝道：“快说！你们这次共来了多少人？”

光头大汉嘴唇翕动，声音低哑的道：“自岛主以下，包括三大卫宫，十七煞星及岛上弟子五十人，都已全部到来……”

濮阳维又问道：“尔等发号施令之所何在？怎的未见你们岛主及岛上重

要人物？”

光头大汉喘了口气，低声道：“岛上高手为了与贵帮架梁寻仇之事，已出来大部，仅只岛主与三大卫宫之一凶魂曹逸，尚在距此三十里外的蛇环山恶鹫崖坐镇指挥。”

濮阳维急急问道：“这恶鹫崖怎生走法？”

黑砂岛凶人正待回答——

众人身后树林之内，已蓦然响起一阵狂厉的噪音，骂道：“吃里扒外，欺师灭祖的东西，我看你还不自行了结！”

随着语声，已飞出九点拳大的银光，呼啸带风向场中数人急袭而来。

濮阳维头也不回，仍自注视着躺在地下的黑衣大汉，催促道：“快说呀！你不用怕他！”

那黑砂岛陡地面色大变，不由浑身骤的战抖。

濮阳维早已暗中运起“六弥真气”，周遭顿时形成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无形潜力。

他向一旁大喝道：“各位速退至在下身后，绕向林边截人！”

石鲁等知道黑砂岛，那银色骷髅的独门暗器，极为霸道，除子力大势沉之外，尚能在空中出人意料的回旋攻击，为了争取时间，截获此人，也顾不得再行返身架拦。

五人极快的绕向濮阳维身后，如飞的掠向那片树林。

就在同一时间，已有九枚银色骷髅已撞在那绵绵如浩海也似的“六弥真气”之上，却全然反弹而回。

濮阳维被那九枚银骷髅一撞，亦感到心头一震，真气微有波荡。

他暗惊来人身手之高，一面却急急催问那头光大汉，“蛇环山恶鹫崖”是个什么地方。

他心忧帮中诸人生死，唯唯恐迟则不及……

濮阳维一连问了两声，那躺在地下之人，仍是寂然不动。

他暗惊之下，用脚尖将那人翻转过来，只见那黑砂岛凶徒，满面狞厉之色，凸目咧嘴，一股血液，自嘴角汨汨淌下。

原来，这黑砂岛凶人，已经自行咬断舌根，气绝而死。

二十二、黑砂凶徒恶鹫崖顶

濮阳维望着地下，已然死去的光头大汉的尸体，心中不禁又怒又恨，忖道：“这蛇环山到底是什么地方？他只说距此三十里，是哪一個方向距此三十里呢？而且在一丛深山之中，尚要单找寻这座山崖，这岂是一蹴而就的事？”

他正在暗自焦急，破庙侧旁的树林内，已传出阵阵打斗之声。

濮阳维满腔怒气无处发泄，仰首长啸一声，身形电闪，已扑至树林之间。

他正待向树林内冲进，蓦然一声惨号起处，一团黑影，已迎面飞来。

濮阳维侧身一让，手臂倏伸，已将那团黑影抓住，入手软绵绵的，竟是一个人的身体。

濮阳维双目一瞥，已瞧出这人，正是自己属下的三名香主之一，胸口尚冒出缕缕鲜血，已然气绝身死。

濮阳维怒极狂笑，将手中尸体安放地上，大踏步向内走去。

只见林中旷地上，独臂金轮石鲁，正与另一位香主，二人竭力抵住一个身材枯干瘦小之人，那人功力阴柔，怪异无比。

粉罗刹徐妍容和拐子脚邱雄，却全力进攻另一个光头黑衣，身材高大的黑砂岛凶徒。

濮阳维暗一打量形势，已知道这两个黑砂岛人中，那干枯瘦小的黑衣人，功力辈份必然较高。

因为连独臂金轮这等高手，再加上一位武功其为不弱的香主，却仍然不是此人对手。

这时石鲁等二人虽是拼死力敌，却显然已是力不由心，左支右绌。

再看那边，粉罗刹与拐子脚邱雄二人，两面夹攻，忽前忽后，电闪般上下翻飞，却已渐渐取得上风。

濮阳维已判断出，凭那个高大的黑砂岛凶徒的功力，绝不可能在这短时间内，将自己属下的香主击毙。

无可置疑，下毒手的必是那个干枯瘦小的黑衣人。

濮阳维冷笑一声，身形微闪，已欺身至那黑衣人身后。

黑衣人的功力果然了得，濮阳维身形才到，他已两肘后撞，同时飞踢双腿，向石鲁等二人连连踢出六脚。

濮阳维在他双肘撞出时，冷声一笑，掌势倏然幻成千百掌影，劲力涌处，已将那黑衣人震退三步。

那瘦小的黑衣汉子，“磔磔”阴笑，道：“冷云帮盛名赫赫，传言乃江湖上第一帮会，今日得见，却也不过如此！”

濮阳维见这枯干瘦小的黑衣汉子，虽然已暗中吃了亏，却仍不肯服输。

他不由冷冷说道：“是否如此，你眼前就会知道，适才本帮一名香主，是你所杀么？”

只见那瘦小的黑衣人，豁然一阵狂笑道：“我毒魄常左，平生杀人如蚁，便是常某所杀，又何值大惊小怪。”

濮阳维面色不动，冷然道：“你便是黑砂岛三大卫宫之一的毒魄常左？”

常左狞声道：“你们中原武林，谁不知道我黑砂岛行踪所至，所向无敌，岛上三大卫宫威震四海！”

濮阳维冷然晒道：“威震四海的好汉，你便试试能否在本帮主掌下，走

上十招。”

这毒魄常左，乃是黑砂岛阴阳迷宫之三大卫宫之一，主司礼之责，功力仅较帮主巴豪、司香曹逸二人，略逊一筹，乃是黑砂岛中，第三把高手，与那桀骜不驯的阴阳迷宫刑厉鬼严猛，合称三大卫宫。

濮阳维铁胆傲骨，功力盖世，来人声名虽隆，他却丝毫不放在眼里。

毒魄常左一听对方乃是大名鼎鼎的“玉面修罗”，亦不由微感一震。

目光瞬处，却又看到自己带来的“十七煞星”老三，已在对方一男一女的夹攻之下，逐渐不敌。

他狂笑一声，大喝道：“休逞口舌之利，手底下功夫才是真的！”

身形晃闪，已流星般攻出七掌五腿，出手全是黑砂岛的怪异绝学，端的令人防不胜防。

濮阳维冷哼一声，施出毒手魔君独传之在“天魔十二式”，沉着应付。

眨眼间二人已交出五招，常左虽未落败，但在动手过招之间，已被对方逼得连退五步。

濮阳维心中忖道：“这毒魄常左功力之高，尚在昔日那厉鬼严猛之上，仅较银鹰孤叟略逊一筹，若不施展奇招，恐怕要缠斗至百招以上，才能将他收下……”

动念间，二人又已互拆三招。

濮阳维身形急起，临空盘旋，仿若巨鸟翔空，又似龙飞九天，曼妙轻灵之极。

毒魄常左心头一震，已知对方要施煞手，不由沉气凝神，双掌封住门户，严密戒备。

濮阳维身在空中，发出老龙清吟似的一声长啸，身形急闪，已幻化成数十条白色身影，四面八方的向常左攻到。

劲力如山，掌影重重，威势夺人魂魄。

这是“天魔十二式”中，精华所聚的一记煞手“满天飞魔”。

当年，他便曾以此招，将威镇一方的青海老怪赤面铁胆斯段峰，折在掌下。

常左功力不如斯段峰，濮阳维此招一出，他自然更是抵敌不住。

但见他身形暴退中，已被濮阳维一掌，震飞丈许之外。

正当此时，旁边又传来一声悲号，另一名黑砂岛凶徒，亦吃拐子脚邱雄，一脚踹在小腹之上。

粉罗刹徐妍容又适时加上一记“铁琵琶”，惨叫声中，亦已一命呜呼。

濮阳维阻止不及，不由失声道：“糟！未留活口审问，咱们怎么能找到蛇环山恶鹫崖？”

独臂金轮石鲁行将过去，将毒魄常左的身体翻转过来，只见常左满面赤红，七孔流血。

他低声道：“启禀帮主，这黑砂岛三大卫宫之一，毒魄常左，已然毙命……”说来有气无力，神态沮丧。

濮阳维听出他口气之中，含有愧疚之意，不由走向前去，和声道：“石堂主，你心中为适才死去的弟兄难过么？其实你亦不必自责过甚，习武之人，哪能说从不失手，永久屹立不败！”

他拍拍石鲁肩头，又道：“这数日来，你已尽力而为了，不论胜败，我都是感激你的。”

独臂金轮石鲁，为崆峒派中有数高手，功力极高，但他近数日来，连受挫折，加以自己属下，又接二连三的伤亡，是故心情十分抑郁，豪气大减。

濮阳维知他心中必然深深自责，适才未能及时救援那名死去的香主，同时又为了自己连败于人而愧疚。

他安慰了石鲁一番，又回转头来对三人道：“目前我们只剩下五人，因此，实力不宜分散，更难得徐姑娘不畏危难，惠于下助，在下甚为感激。”

他微微沉思一阵，又道：“为今之计，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寻找出本帮失踪各人的下落，探明敌人虚实，现在，我先独自往四处探查一番，看看那蛇环山究在何处，石堂主与徐姑娘等人，联合一处，寻一较高地势相候，只要一发现本帮的‘千里传鸿信号’，便即刻前往会合。”

粉罗刹徐妍容柳眉微皱，张口欲言。

石鲁在旁看到，急急抢先说到：“帮主指示甚为周虑，本座谨遵谕令。”

他心中清楚，粉罗刹徐妍容必是不愿与自己三人结伴，而想与濮阳维同行。

但粉罗刹武功虽高，却不比自己强，濮阳维行动起来，单独一人，自是较为轻易，若徐妍容跟去，有甚多不便之处。

濮阳维亦是同一心意，一言说毕，已急急向林外纵去。

这时大地晦暗天色早已入夜……

此地，正当沙河县城之外，荒僻无人，四野岑寂。

除了这片树林后的小山之外，只有西边隐隐显出一片黑压压的峰影来。

濮阳维暗中打量形势，已作了决定，不论判断正确否，他都要到西方那片山峦中探察一番。

他展开身形，如一条白线般，以炫人眼目的快速，急奔向西方而去。

瞬息间，已自踪影不见。

约有盏茶时分，他已来到一座连绵衔接的巍巍高山之下。

抬头望去，只见林密峰深，怪石嵯峨，四周一片黑暗，除了“哗啦”“哗啦”山风吹拂林木的响声外，周遭沉寂得没有一丝声息。

他暗自焦急，忖道：“如此深广的一片山峰，连绵无际，到底哪一座才是蛇环山？而那恶鹫崖又在何处呢？”

他不由踌躇起来，徘徊山下，无法立刻行动。

这时，一阵夜风吹来，风声中竟隐隐传出人语之音。

这声音混杂在呼啸的山风中，若非濮阳维这等绝世功力，是万万不能察觉的。

他骤闻此声，顿时喜出望外，急急向那话声传来之处奔去。

濮阳维一面飞跃着，一面留意着那声音的来源。

眨眼间，他已来到一方巨石之后。

这巨石甚为高大，耸立地上，紧紧连接一处陡峭的山壁。

山壁上野藤蔓延纠结，十分茂密。

这块极为高耸的巨石之后，尚有一块岩石，向后凸出，成为一片天然的棚盖，人语之声，便是自其中传出。

濮阳维悄没声息，潜近那方巨石之旁，轻悄的仿若一个幽灵。

在那块凸出的岩石之下，传出一个粗犷的口音，道：“老金，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看，咱们黑砂一脉，自从岛主率领，进入中原以来，原以为可以横扫中土，称雄天下，却不料事情大出意料，咱们这次进入

中原，首先便是找那冷云帮晦气，但是，今天由咱们三大卫宫亲率十七煞星中的高手，及二十名本岛弟子，围袭什么七煞剑吴南云，还有他手下的十二红巾，虽然干掉了对方四人，但，咱们三大卫宫中的严司刑，却挨了七煞剑一掌，十七煞星与二十名弟子中，也死了十余人……”

另一个尖涩的嗓音叱道：“凌老七，你说话声音，可不可以低一点？”

随即那尖涩的嗓音又道：“中午得报，那冷云帮帮主，叫什么‘玉在修罗’濮阳维的，已率着帮中高手到来，听说这家伙极为难缠，当年严司刑及本岛四名弟子，便是伤在他手内；适才幸亏那魔爪甘滨适时到来相助，亲自陪同三位卫宫，及十七煞星余下的十五人，全力以赴，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才打了个小胜仗。”

濮阳维听得心中一震，惊忖道：“怪不得搜敌之时，我才离去不久，便已发生巨变，原来竟是魔爪甘滨这厮助纣为虐！难道他已逃得活命，未死在我赤煞掌下？”

他星目之中，煞气隐射，暗暗咬牙切齿。

巨石后，又传出那粗犷的口音道：“刚才十七煞星中老四回来，谓本岛奉命监视冷云帮的暗桩，已吃他们识破，岛上弟子又有三人毙命……十七煞星的老二也完了……”

濮阳维暗中一算，黑砂岛入侵中土的高手，三大卫宫已是一死一伤，十七煞星死了四人，五十名弟子中，也死了十人。

那粗犷的声音低叹道：“唉！适才常司礼带着十七煞星的老三出去，怎的至今尚未回来？”

濮阳维不耐久等，身形如鬼魅般掠进，星目闪处，已见到两个光头赤足的黑衣汉子，盘膝坐在地上喁喁低谈。

他俩尚不知道，已有人扑了进来。

濮阳维双手拢在袖口之内，极为轻松的说道：“二位好大的雅兴，深山荒野之中，促膝长谈，虽无美酒佳肴助兴，却有清风明月相伴！”

那两个黑砂岛徒，闻言大吃一惊，如触雷电般跳了起来，惊愕万分的看着濮阳维。

濮阳维长声一笑道：“二位怎的如此呆瞧小可，莫非小可面上有花不成？”

二人这时才如梦初醒，那站在左边的二人粗声喝道：“你是谁？可知道这蛇环山目下是谁的地方？”濮阳维心中暗暗庆幸，忖道：“自己误打误撞，想不到已找对地方，而且又无意中窥破了黑砂岛的奸谋。”

他口中却说道：“二位怎的如此大呼小叫，区区又未曾开罪二位，这蛇环乃皇帝老儿所有，他既未张贴禁止入山的旨谕，区区又为何来此不得？”

他忽然“啧啧”两声故作惊容道：“莫非此山已被二位仁兄向皇帝老儿买下？这可……”

这两位黑砂岛人，乃是随岛主巴豪进入中土五十名弟子中，翘楚之材，他们又不是呆子，只看这眼前这俊逸英挺的白衣书生，能毫无声息的，掩入自己身旁的身手，已知来人必然功力高绝。

二人一见这白衣书生，一味的装聋做痴，说话之间，却又隐含讥讽之意。

二人不由同时一板面孔，道：“朋友，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你是干什么的，咱们是干什么的，彼此肚中雪亮，大家有话，何妨说明，若是甘老前辈的兄弟，咱们也好交结一番，免得伤了和气！”

其实这两个黑砂岛人，只因对方身形出现得太也离奇，才不敢贸然动手，先拿言语试探对方一下。

若是另换了一个武功平庸的人进来，只怕凭这二人往日手辣心毒的习性，早就齐施暗袭了。

濮阳维面容倏然一板，收了那有如春风般的微笑，面色之冷，较那寒冬飞霜，犹有过之。

两个黑砂岛人，一见白衣书生的神色，皆不由自心底冒一股凉气。

濮阳维冷峭的道：“本帮主岂和尔等鼠辈称朋道友，就凭你们这些废料，也配称霸中原，真是夜郎自大，恬不知耻。”

二人一听眼前这人，竟是自己这方一提起来，个个头痛异常的冷云帮帮主——玉面修罗。

不由吓得面色大变，相互一视之下，微微向后退去。

黑衣大汉的背后，便是一片岩壁。

从他俩表面上看来，是想做困兽之斗。

濮阳维星目如电，注视着二人的一举一动，心中忖道：“这两个黑砂岛的爪牙被派在此处守卫，想那黑砂岛岛主巴豪坐镇之处，必不会距此太远，怎生想个办法，令这两人说出行走的方向……”

他正在打主意，那尖嗓音的黑砂岛人，已悄悄的自怀中摸出一件乌光隐泛的东西。

此物大小，仅与手指相似。

濮阳维冷冷的注视着二人，一丝微笑，已浮上嘴角。

只见那手拿着黑色物件的大汉，急速将那物体放入嘴内，使劲的狂吹起来。

奇怪的是，这大若手指，通体黝黑，其上尚有小孔的东西，虽在那黑砂岛人鼓腮猛吹之下，竟未发出丝毫声息。

濮阳维心中，不由十分迷惑。

那黑衣人将那形似哨子，但却通体乌黑的东西拿了时，他早已看到，但却故意不予阻止，目的乃是想借二人出声传警之便，将黑砂岛首脑人物，一并引来。

那时他便可凭借这一身超凡入圣的武功，来一次总决算，也免得漫无目的头绪的寻找。

但这黑砂岛凶徒，分明是在传警求援，却将一只不出声的带孔哨子，放在嘴里猛吹……

这到底是在弄什么玄虚？

濮阳维正迷惑愕然的瞧着这两个黑衣大汉，这种似毫无意义的举动。

蓦然，那粗犷嗓音的黑砂岛徒狂喝一声，自身后抽出一对“紫鲨断肠钩”来，猛向濮阳维胸腹戳下。

濮阳维身形一转，轻描淡写的连出两掌，已将来人逼得退了三步。

正在这时，另一黑砂岛徒，闷声不响的疯然自他背后冲出。

濮阳维暗暗一笑，却并不阻拦，任他逸去。

眨眼间，那黑砂岛徒，已消失于无边夜色中。

与濮阳维交手的黑衣大汉，虽被逼退了三步，然而，他却胆气一壮，忖道：“人称冷云帮主盖世无匹，万夫莫敌，今日一会，却也并不如传言那么厉害。”

他却不知道，濮阳维与他交手，活脱像是耍猴子一样，根本连二成功力都未施出。

濮阳维放走另一黑砂岛徒，实乃别有用心。

他正暗中庆幸妙计得售，与他交手的那个黑砂岛徒，已厉吼着冲了上来，手中的“紫鲨断肠钩”舞起一片乌黑光华，风势劲疾，罩向濮阳维咽喉。

濮阳维默察时间，知道已不能再多拖延。

他眼望着敌人袭来招势，微微一晒，“金罗步”急旋，人影晃动中，已来至黑衣大汉身侧。

他快若闪电般，轻轻一掌，已印在这黑砂岛徒肋下。

在这黑衣大汉的狂嚎中，人已电射出五丈以外。

此时，黑衣大汉正缓缓倒地，口鼻之中，鲜血急喷。

濮阳维头也不回，提足一口真气，来回的在体内急骤循回。

身形凭这口真气的潜力，若鹰隼般，在空中连续飞掠而去。

他人在空中，仅须趁折回旋转时的空隙，便能凝形换气，直若御气行空，身法好不快捷。

眨眼之间，他已望见前面不远，正有一条黑影疾若奔马般，向一座山崖奔去。

濮阳维紧紧的跟在那黑影之后，转了好几个山弯岔道，已来至一座山崖之下。

濮阳维细一打量这山崖的形势，不由暗暗吃惊不已。

只这座山崖，高有数十丈，岩壁陡削湿滑，险峻异常。

崖顶却是奇涧，两旁斜斜伸出一片奇大的岩石，衬着高耸上拔的崖顶，极似头庞大的鹭鸟，做势欲飞。

濮阳维暗忖道：“瞧这山崖的开头，想必就是‘恶鹭崖’无疑了。”

这时，那条黑影站在崖下，却并不设法爬升崖顶。

濮阳维目光尖锐，黑夜仍能清晰视物，他已看见那黑衣大汉，又自怀中拿出那只颜色黝黑，形似哨子的东西，放在嘴边，依旧鼓劲狂吹着那豪无声息的旋律。

其实濮阳维哪里知道，这正是黑砂岛最奇妙的传音信号。

这黑色带孔，形似哨子的物件，名叫“蓝鸥”，乃是取自黑砂岛特产的一种，形状极大，蓝羽海鸥的胸骨所制成。

此物上琢小孔，并在内部安有极为精巧的风叶。

吹出时，可发出一种极为尖细，波动力甚高的一种音波。

这种音波，因震动率太快，发出的声音已尖细到人耳所不能分辨。

但是黑砂岛特产“蓝鸥”却可以听见。

黑砂岛人将它制为传警信号，遇危发出，这种音波能传出十里左右，遇到阻碍之物，尚能回折播散。

他们行动时皆带有“蓝鸥”数只，闻到这蓝鸥传警之声，便会振翼啼鸣！黑砂岛人即知有警，放出这些蓝鸥，循声觅敌，端的妙绝非凡，匠心独具。

那黑衣大汉鼓嘴吹了一刻，便静静的伫立崖下，而上不时流露出焦急之色。

濮阳维聪慧绝伦，机警深沉，他一见黑衣人大汉如此沉着，自己也不便轻举妄动，耐心的守候一旁。

不一刻，崖顶传来两声极为刺耳的尖声啼叫，眨眼间两团黑影已自空飞

落，停在那黑衣大汉身侧。

濮阳维凝目一看，不由暗惊道：“这是什么怪鸟？怎的竟有桌面般大小？而且，羽毛又是蓝澄澄的颜色？”

他正在思忖不透之际……

崖顶又响起几声喝问，随即闻得一声“轱辘”之声，一个方圆三尺的藤篓，已自崖顶缓缓垂下。

那藤篓离地尚有三四尺高，篓内已疯然跳出两个光头赤足的黑衣大汉来。

那适才奔至的黑砂岛徒，急急走向前去，低声道：“二位师兄，事情不妙了，那冷云帮帮主，已亲自找上门来……”

自崖顶下来的两个黑砂岛徒，同时怒叱一声，骂道：“大呼小叫些什么？咱们黑砂岛英名，都叫你丧尽了。”

这人立即禁若寒蝉，不敢再说。

两名黑衣大汉中，那身材粗短的一个，自鼻孔内哼了一声：“你可曾看清楚，的确是那玉面修罗濮阳维？适才外面一连两次用‘鸥笛’传音，岛主正大发雷霆，传下话来，说你们太也不知镇定，不论遇到什么事，都发警求援。”

这黑衣大汉唯唯诺诺，低声道：“启禀二师兄，适才确是那玉面修罗亲自到来，凌老七已在抵挡，我怕事体重大，故而先行到来……”

那两个身份较高的黑砂岛徒，又极为不满的“哼”了一声。身材粗短的黑衣人道：“若真是那玉面修罗到来，只怕十个凌老七也抵不住人家一掌。”

另一个体格魁梧的黑衣人问道：“你可看仔细了，来人是否穿着一身白色儒衫，面目异常俊俏？”

这黑衣大汉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他不但模样出众，而且，那身武功更是骇人听闻，我们五十弟子，亲随三大卫宫习了十载武艺，却连人家挨到我们身边，都觉不出来……”

身材粗短的黑衣人突然瞋目怒道：“住你娘的口！真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黑砂一脉，又哪一点不令中原武林刮目相看！”

那身材魁梧的黑衣人急忙阻道：“师兄，且莫生气！”

只见他沉吟一阵，迟疑的道：“常卫宫适才亲率三兄出外探查情势，还有那魔爪甘滨已带了他两名手下，寻找那玉面修罗去了，怎的他却能摸到这里来？真是奇怪！”

原来这两个黑衣人，也是黑砂岛十七煞星中人物，排行老六、老七。

他们全然不知，毒魄常左及十七煞星中老三，早已死在濮阳维等人手下，成为异乡之鬼了。

濮阳维凝神倾听，三个人的每一句话，都已传入他耳内。

他安着杀一个敌人，少一个祸根的心理，身形一长，已一摇三摆的踱了出去。

口中吟哦道：“唯我独尊数冷云，旭阳辉煌耀古今，五岳四海入麾下，绵绵能留万古名！”

三个黑砂岛徒闻言，不由仓皇回首探视。

那适才守卫山前的黑砂岛徒，一见之下，不由惊得噤、噤、噤的连退三步，另两个黑衣大汉，亦自面上变色。

濮阳维若无其事的调侃道：“嗯！三位且莫紧张，适才在下念的四句歌

诀，不知三位觉得如何？”

身材粗短的黑衣大汉大喝一声，硬着头皮走上一步，色厉内荏的道：“尊驾何人？深夜至此，不知有何贵干？”

濮阳维嘿嘿冷笑，一字一顿的说道：“宁自阎罗十殿转，莫见玉面修罗面。鼠辈，尔等听过么？”

三人同声大呼道：“玉面修罗！”

濮阳维冷冷一笑，轻藐的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毒魄常左，及你们派出去的暗桩，皆已全部成仙归西了。”

三人闻言，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语声微颤道：“你……你此言可真？常卫宫可是……可是丧命于你手？”

濮阳维大笑道：“客气！客气！正是在下成全于他！”

他目光一寒，语声突变冷酷生硬的说道：“便是你们三位，也要到黄泉路上，与他们相伴而行……”

濮阳维说来斩钉截铁，语气之中，自然而然的含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威严，使这三个武功颇高的黑砂岛徒听来，竟不觉同时升起一股理所当然，自认必死的念头，直觉对方出此狂言，决没有一丝夸大似的！

三人中，那身材粗短的汉子，已暗暗伸手去摘颈上挂着的银色骷髅。

濮阳维目光何等锐利，他一眼便已察觉出来，笑呵呵的道：“这位仁兄等不及了么？何苦如此忙着上路呢！”

言中之意，乃是明白对方功力不够，急着动手，只有加速死亡一途。

那身材粗短的汉子，估不到濮阳维目光竟是如此锐利，能在如此黑夜之中，清晰见物，明查秋毫。

心中一凉，那伸出的手，不由进退不得，窘在当地。

濮阳维微微一笑道：“在下也不为己甚，只要三位能逃出区区剑下一招，区区便放人一走！”三人一听，有如此便宜之事，心中皆暗自庆幸，忖道：“任你功力盖世，我们三人联手之力亦非同小可，就是再不济，也不至于逃不出你一招之下！”

本来，黑砂岛的诡异武学，实是独具一格，精妙无方。

这眼前三人，若能平心静气，联手与濮阳维对招，三六合以内，尚能勉强支撑。

但他们已对对方那响亮的名声，高绝的身手，唬破了胆，何况濮阳维已决心不让这三位黑砂岛人逃出手下，他能出此大言，自有其胜敌之算。

这时他早已想好，一出手，便用那轻易不露，被诤为天下至高至强的凌厉剑法“修罗七绝式”。

那身材粗短的黑砂岛徒道：“阁下既有如此能耐，我们也只好勉力一试！”

但他心中却骂道：“狂妄的东西，我看你吹大气能吹到几时？”

濮阳维露齿一笑，道：“各位便请准备，在下出手却是快得很呢！”

他言词锋利，一派喜笑怒骂之色，完全没将那对面三个黑砂岛徒放在眼中。

三个黑衣大汉，此时双目圆睁，额际青筋暴露。

身材粗短的汉子首先双掌一翻，已扯出一对颜色黝黑，蕴有奇毒的“紫鲨断肠钩”来。

另外两人也同时拔出兵器，成丁字形三面峙立，双钩交举于前胸，凝神待敌。

濮阳维嘴唇微抿，形成一优美的弧线，冷冷一笑，人已奇快无伦的拔升空中。

他身形快得有如一缕淡淡的白烟。三人挫肘沉腕，六把“紫鲨断肠钩”已将上盘封闭得密不通风。

倏然，一股白蒙蒙的剑气，带着如寒泉也似的冰冷，有若天神临凡，以炫人眼目的快速，闪至三人头顶。

那森森的白光仅只微闪，已逼至他们颈项之间。

真是快得无以复加！

他们高举的兵器，竟然不及撤回截挡。

这头顶颈项之间，微不足道的距离，在三人的感觉竟比千万里路还要绵长。

刹那间，三缕鲜血，如三股泉水也似，标起数尺之高，三颗丑恶的光头，已若圆球般，“骨碌碌”的滚落地下。

白光敛处，濮阳维已沉稳的站在地上。

他毫无表情的望着这三具尸体。心中却微微叹息，喃喃自语道：“修罗七绝式！这还是那一招‘长恨绵绵’啊！可是这三个黑砂岛徒，却仍然躲不过！”

他抬头望着黑沉沉的崖顶，默默的忖量着，应该如何上去。

蓦然，一声尖厉刺耳的啼叫起自身侧，两团黑影已如电闪般飞向空中。

濮阳维急急转目一瞥，黑暗中，已看出那振翼飞去的，正是那两只“蓝鸥”。

濮阳维心念一转，身形已猝然飞起，飘拂的长衫，有若苍穹流星的曳光。

眨眼间，已升至两只蓝鸥的爪下。

白光突闪，空中两声悲啼，那两只去势快速的大鸟，已若陨石般的坠落在地上。

濮阳维身形不停，在空中连连旋回，第四次盘转换气的时候，他已飞至这“恶鹫崖”之顶。

若有人此时看他飞升崖顶的绝世轻功——“鹰回九转”，不惊骇欲绝才怪。

他身形飞翔空中，绝似一头巨鹰，但比那巨鹰更灵活，速度更捷。

这时，他站在崖顶毫不掩遮身形，目光环视，已可看出这崖端之上，甚为宽阔平整。

在眼前不远，一丛不大的树林之前，有着几块耸立的巨石，而且显然是经过一番人工的整修。

因为，这几块庞大的岩石，四周空隙之处，已被一些灰黑色的小石砌满，形成一间奇形怪状的石屋。

这石屋前，尚有一扇以豪无修饰的天然巨木连成的门户。

这时，屋内正隐透出灯光。

濮阳维凭以往的经验判断，石屋中必然还有人在，但此刻却毫无声息，只有灯光摇曳，木门半掩……

四周异常寂静，风吹树梢，枝影婆娑，显示出一丝静得怕人的气氛。

濮阳维略略一定心神，宏声道：“黑砂岛的朋友，在下濮阳维，远道来此，聆候教益，各位如此不拒不纳，装聋做哑，未免显得太小家气了罢！”

他一言甫毕，石室之中，已传出一阵声若洪钟般的狂笑。

笑声如旋风盘回，震人耳鼓之外，另有一种犷野慑人的气度。

随即一声大喝，石室之门已“砰”然打开，自内走出三个人来。

为首一人，腰粗膀阔，狮鼻环眼，长发披肩，身着一件非丝非绸，光泽细腻的黑色长衫，生像威猛之中，又有着一种令人畏惧的威仪。

他身后二人，一个面目惨白，身若竹竿。

另一人痴肥矮胖，却在发际插着一朵红绒花球，看来不伦不类，直足令人作呕。

濮阳维一见三人出来，微一提气，身形已若棉絮，飘前三丈之远，就好像有一股无形潜力托着一般。

那生像威猛的大汉，突然呵呵笑道：“好一手‘细柳飘’的身法，阁下想必便是名蜚中原的冷云帮帮主，玉面修罗濮阳维了？”

濮阳维闻言之下，极为温雅的一笑，文质彬彬的答道：“不敢当！在下正是。尊驾可是黑砂岛岛主巴豪？”

他语气之中，隐含着讥讽之意。

这气度沉雄的大汉，果然便是黑砂岛岛主——巴豪。

这时他面上神色丝毫不变，洪声答道：“濮阳帮主盛名远震，巴豪如腐木萤光，岂能与皓月争辉！来来来！老夫先为濮阳维帮主引见两位朋友！”

他一指那瘦长呆板的汉子道：“这位是本岛三大卫宫首座，人称凶魂曹逸……”

他又一指那矮胖痴肥，头戴红花的怪人，道：“这位是本岛主挚友，人称北海毒鲨胡波。”

濮阳维微微一笑，道：“难得海上称尊的英雄好汉，同时莅临中原，这真是武林中的盛举了！”

他虽然言中带刺，但三人却恍如不觉。

黑砂岛岛主巴豪，又笑容可掬的道：“濮阳帮主，老夫自入中原以来，似帮主这般文武全材，品貌出众的人物，尚是初次见到，人言玉面修罗般般超人，今日一见，足证传言不虚，只是，哈哈……”

他言谈未毕，已哈哈大笑起来。

濮阳维面色凝重，并不接答。

巴豪身旁，那肥胖怪异的胡波，已声如破钟般接口道：“只是阁下已入这黑砂岛重围之下，只怕翔空之龙，要成瓮中之鳖了。”

濮阳维神色不变，默默环顾之下，果然已看到暗中人影幢幢，已形成重重包围之势。

他朗朗一笑，轻松的道：“贵岛这套手法，乃是陈腔滥调，毫无惊人之处，在下已见识惯了。”

他突然面容一寒，又道：“只是，黑砂岛的朋友，你们便试试看，玉面修罗是否乃浪得虚名之辈！”

黑砂岛主巴豪又是一声长笑，大声道：“好！好！濮阳帮主铁胆傲骨，豪气干云确不愧为一帮之主！”

他向四周一瞥，续道：“本岛与贵帮的仇怨牵连，已势同水火，决难相容，老夫也不用多说，迄止目前，双方已互有伤亡，谁也没压不过谁……”

濮阳维冷冷一笑，说道：“巴岛主未免将贵岛人物看得太高了，贵岛的什么三大卫宫、十七煞星、五十弟子，虽然未敢说不值一提，却难与我冷云帮一分轩轻。”

黑砂岛巴豪，面色倏然一变，随即哈哈大笑道：“未知濮阳维帮主，此言有何凭据？”

濮阳维双目望天，平静的说道：“到目前为止，黑砂岛三大卫宫，已是一死一伤，十七煞星，死去六人，五十弟子亦毙命了十二个，这可算是黑砂岛从未有过的事罢！”

眼前三人听得面色连变。

巴豪陡然厉声问道：“濮阳维，毒魄常左已丧在你手中？”

濮阳维神色沉凝，夷然不惧的微笑道：“正是，还得加上适才崖下的十七煞星中四人……”

黑砂岛主巴豪心中十分悲愤，因为凶魂、魄毒、魔鬼三人，一向是他最得力的臂膀。

如今一旦丧失一人，使他如何不感到，好似剝去他身上一块肉似的。

他身后的凶魂曹逸，毫无人味的冷笑一声，徐步走上前来。

只听他阴恻恻的说道：“濮阳维，阁下真是称得上心狠手辣，既然我常二弟已被你成全，在下曹逸也烦你慈悲一下罢！”

巴豪巨目似电，凝注在濮阳维脸上，洪声喝道：“曹卫宫，且请退下！”

自己却回首与那痴肥的怪人北海毒鲨胡波，低头交谈起来。

云淡星稀，四野无声，空气中，却隐含着杀伐之意！

二十三、风凄星寒 血债血偿

寂静的恶鹫崖顶，这时却是沉闷紧张。暗影中闪出了数十个光头赤足，颈挂骷髅的黑衣大汉。

每人手持一时乌光隐泛，利刺密排的“紫鲨断肠钩”，双目炯炯，注视着孤身犯险的濮阳维。

黑砂岛主巴豪，已与那北海毒鲨商议停当，面上仍然看不出一丝异色。

他哈哈一笑道：“濮阳帮主，目前时光不早，咱们快刀斩乱麻，便来一次总结算，总比干耗着强！”

这黑砂岛主老奸巨滑，笑里藏刀，他虽知对方武功浩如瀚海，深不可测，却想凭着自己人多势众，要来一次群打群殴，以众凌寡的混战。

他虽有此打算，却丝毫不动声色，端的深沉奸诈，不愧为一方枭雄。

濮阳维笑哈哈的端立不动，说道：“巴岛主确是快人快语，在下却也不容你们久候了呢。”

他一言甫毕，那矮胖的北海毒鲨，已沙哑的阴笑一声，缓步向前，冷然道：“胡波不自量力，拟先与濮阳帮主较上一场。”

说罢，手掌一翻，已自衣袖中抽出一柄长约尺许，尖锐锋利，银光闪闪的兵刃来。

濮阳维仔细一瞧这兵器，虽具判官笔之形，却又远不若其长，说他是点穴钺，尖端又不该如此锋利。

星光之下，更可以看出这鸭蛋粗细，长约尺许的兵刃上，尚带有无数小孔。

濮阳维心中忖道：“这北海毒鲨武功如何，素未闻及，不过从他的兵器上看来，这厮武功必定不会太弱，而这奇形兵刃又带有小孔，内中定是毒汁、毒针之类的暗器……”

想着，他已气定神闲的双后一拱，道：“胡老师，便请动手赐招！”

北海毒鲨一见濮阳维竟不拔出兵器。

不由怒声说道：“濮阳维，你如此小觑于我，却莫怪我胡波掌中的‘钻心钺’不领情意！”

濮阳维淡淡一笑，道：“岂敢！岂敢！对付阁下，如此已有裕了。”

胡波闻言，那张肥脸涨得紫红，有若猪肝一般。

他一声鬼嚎，钻心钺已幻成数十道银光，眨眼间，已将濮阳维卷入其中。

濮阳维冷然一笑，身形如水中游鱼般溜滑，在北海毒鲨挥舞如山的兵刃隙缝中，上下穿走。

北海毒鲨狂吼如雷，钻心钺已渐渐凝成一道雄厚而紧密的银色弧光，其中，并夹有隐隐呼啸之声。

此乃是北海毒鲨胡波，称雄北海的绝技“浪啸钺”。

濮阳维已能将金罗步的奥妙，融汇于身法之中。

他仍是以炫人眼目的快速，电掣般飞翻着，间或绝招迭出，威力惊人。

激斗中，二人已交手了二十多招。

这北海毒鲨胡波，早年曾与黑砂岛主巴豪，同为黄海海盗，武功亦相仿佛。

不久之后，巴豪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于一艘沉入深海的破船内，得到一本早昔海上巨霸“博浪客”留传的“七海秘籍”。

巴豪就此收手归隐，十年后他复出海上，独创黑砂迷宫，别树一帜，网罗邪道武林高手，武功却大非昔比，当年与他武功在伯仲之间的北海毒鲨胡波，已是望尘莫及了。

二人有着这层关系，就在巴豪独创黑砂一派后，又与北海毒鲨通上声息，二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遂成了更密切的挚友。

这北海毒鲨胡波，功力极是不凡，较黑砂岛之三大卫宫，犹要胜上一筹。

这时，濮阳维已施出那威力无匹的“天魔十二式”来。

招出处，如巨神开山，海啸浪排，空气激荡成涡，沙石飞舞，端的声势夺人，无可比拟。

七十招后，北海毒鲨虽然武功深博，手中钻心镢挥动如电，却已守多攻少，渐形不济。

突然，一声阴冷狞笑起处，两股寒森阴柔的掌劲，已袭向濮阳维背后。

濮阳维毫不理睬，仍然双手急挥，将那北海毒鲨，逼得手忙脚乱。

那两股阴柔的劲力，触及濮阳维身后一尺之处时，好似遇到一层无形钢壁，忽而迟滞不前，不声轻响，已被那股潜力化解消散。

濮阳维运起“六弥真气”挡过这一记暗袭后，身形一个急转，已向那暗中出手之人扑去。

原来，这暗中偷袭者，正是那黑砂岛的三大卫宫的首席，凶魂曹逸。

他一见自己的“黑玄掌”偷袭无功，不由得心中一震，白影电闪中，濮阳维那奔雷也似的身形，已急扑而至。

凶魂曹逸惊怒之下，仓促出手迎上。

这刹那的时间，他已运足了十成的“黑玄掌”力。

要知道凶魂曹逸功力之高，为黑砂岛三大卫宫之首，尤其是黑砂岛秘传的“黑玄掌”，更已练到九成火候。

这双掌力刚柔互济，力能开山裂碑，非同小可。

“轰”然巨响中，沙土飞扬，濮阳维身形，猝然弹升两丈。

凶魂曹逸却是满面赤红，全身自膝盖以下，俱已深陷土中。

濮阳维长笑一声，落在地下。

黑砂岛众人，数十道眼光，齐齐注视着他。

只见濮阳维面色略现苍白，双目精芒电射，冷冷环视各人。

黑砂岛主巴豪，恍似未睹一般，面色凝重，双目微合，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慨。

北海毒鲨急急向前，扶着凶魂曹逸，低声道：“曹卫宫，你可有损伤？”

曹逸适才，已运足了数十年来，性命交修的一口本身真气，倾出全力，与濮阳维硬对了一掌。

此时，他已五脏离位，血气翻腾，所受的内伤甚重。

濮阳维外表气定神闲，若无其事。

其实他亦真力耗损不轻，只是他内劲悠长深厚，尚不碍事罢了。

忽然，黑砂岛主冷笑一声，道：“濮阳帮主好大的威风！只是……嘿嘿！今天你是来得去不得了！”

濮阳维淡漠一笑道：“巴岛主过于抬举在下了。不过贵岛名列三大卫宫之首的人，却是这般脓包，确非在下所料及……”

北海毒鲨胡波陡然狂吼一声，大喝道：“巴兄，今日不将这小子碎尸万段，咱们还有何面目称雄四海？”

说话中，钻心镢骤起，带起一股破空急啸，猛刺濮阳维中盘八大穴。

正在此时恶鹫崖黑沉沉的右侧，响起了一阵冷峭之极的哧笑，笑声尖锐，曳空而至。

刹那间，一条青色人影，已若轻风吹拂般，悄无声息的落在地上。

场中众人俱都凝神瞧去，原来，这突来怪客，竟是一个瘦削清癯的中年书生。

只见这人身形甫落地，已向濮阳维长身一揖，道：“刑堂吴南云恭请帮主金安。”

濮阳维在闪过北海毒鲨攻击时，已看清楚，这飞落之人是自己帮中刑堂堂主，亦即是率领十二红巾，杳无音讯的七煞剑吴南云。

濮阳维朗声笑道：“吴堂主，难得你适时到来，帮中诸人可好？”

七煞剑吴南云知道濮阳维所指的，乃是他率领的二十红巾。

七煞剑躬身道：“本座无能，致命属下十二红巾，四死一伤。”

濮阳维心中一宽，从吴南云的话里得知，伤亡并不如他预料的那么惨重。

七煞剑浓眉一轩，又道：“但是黑砂岛狗贼，也没得到便宜，本座及属下弟子，已连诛他们九人。”

黑砂岛主巴豪面不改色，豁然狂笑道：“这位想必是冷云帮刑堂堂主，号称七煞剑的五台派第一高手了！哈哈哈……吴大侠剑客功力不凡，与本帮三大卫宫，十七煞星，及魔爪甘滨等大捉迷藏……”

七煞剑吴南云知他言中之意，乃是讥讽自己在对方人多势大，骤然来袭之际，率众突围去的事。

他不由冷笑道：“在下虽则未敢以豪杰自居，却较尊驾等群打群殴，以众凌寡的行径，来得光明。”

七煞剑言词锋利，针锋相对。

他又冷然一笑道：“而且，目前贵岛的三大卫宫，只怕仅剩下半个人了……”

黑砂岛主闻言，面色大变，但随即恢复平静，若无其事的说道：“吴大侠，须知徒口舌之利，算不得英雄好汉的行径。”

七煞剑吴南云回首向濮阳维会心一笑。

又说道：“巴大岛主，贵岛三大卫宫，可是人称凶魂、毒魄、魔鬼这三位么？”

巴豪双目圆瞪，厉声答道：“正是，难得威名之盛如吴大侠者，亦闻及本岛三卫宫之名！”

七煞剑吴南云微微一笑，道：“巴岛主虚怀若谷，吴某倒是不敢轻视，只是，贵岛三大卫宫之毒魄常左，已丧命于本帮帮主之手……”

巴豪冷笑岔声道：“这事本岛主已经知道，稍停自会亲向贵帮帮主索还血债！”

七煞剑一笑，又道：“还有贵岛号魔鬼严猛的那位……”

巴豪闻言一怔，随即大喝道：“严卫宫怎的？”

七煞剑吴南云微微一哂，一掀长衫，拿出一个血渍斑斑的包裹，轻轻解开，置于地上。

黯淡的星光中，赫然看出竟是一颗虬髯如戟，面目狰狞的人头。

四周的黑砂岛弟子，齐皆失声惊呼道：“是严卫宫！”

原来这首级正是那七煞剑掌伤的魔鬼严猛。

黑砂岛巴豪面色突然大变，额际青筋暴露，发须根根倒竖，显然已怒到极点。

北海毒鲨胡波急急行至巴豪身旁，低低耳语一阵，巴豪始略见平静。

他心中却暗忖道：“魔鬼严猛自受伤后，便在后崖的一座石洞中静养，怎的却如此神鬼不觉的死在对方手中？”

他哪里知道，当他们黑砂岛倾全力暗袭在古庙中休憩的七煞剑及十二红巾之时，七煞剑率众力敌，在后来实力悬殊之下，便分成两股，突破重围。

一拨由七煞剑亲率，由庙后小山冲出，一拨由十二红巾之首司马青率领，由庙前骑马逸去。

黑砂岛众人追击之下，竟一连折了八人，连三大卫宫之一的魔鬼严猛，亦被七煞剑一掌震伤。

七煞剑吴南云冲破重围之后，又乘夜将十二红巾剩余八人汇合一处，四下搜索黑砂岛人踪迹。

正在此时，却不期而然的与觅地候讯的独臂金轮石鲁等人相见，得知濮阳维已单人犯险，他唯恐帮主有失，乃急急率领各人四处找寻这“蛇环山恶鹫崖”。

他们寻找的路线，与濮阳维相仿，但方向却偏了一些，阴差阳错摸索到恶鹫崖后的一个石洞之外。

这石洞，正是那魔鬼严猛受伤后的养息之所。

冷云帮各人，一鼓作气，将守门的两名黑砂岛徒杀死，这时严猛已闻声而出，但是已没有时间用“鸥笛”传警了。

独臂金轮石鲁骤见这杀死师弟的仇人，不由双目喷火，热血沸腾，在七煞剑等人掠阵之下，便与严猛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严猛功力虽较独臂金轮高上两筹，奈何他身受重创，尚未痊愈，再加上独臂金轮有若疯虎般，拼死力斗，百招之后，严猛已溅血于石鲁金轮之下！

于是七煞剑削下严猛首级，先行飞身上崖，接应濮阳维。

他到达之际，正是濮阳维与北海毒鲨再度交手之时。

此时，黑砂岛众人，自岛主巴豪以下，全都群情鼓噪，愤怒至极。

七煞剑吴南云有心激怒对方，又微微一笑道：“贵岛三大卫宫，现在仅剩下这已受内伤的凶魂曹逸，他此刻不是只能算半个人的份么？”

巴豪受此一激，任他再奸诈深沉，亦自忍耐不住。

再也不管北海毒鲨劝告他，等候爪牙甘滨回来，始行动手之言。

只听他狂吼一声，双掌扬处，若开山劈石般，挟着无可比拟的罡风劲气，劈向七煞剑吴南云。

同一时刻，北海毒鲨胡波，及四周数十名黑砂岛徒，亦连声暴喝，潮水般向濮阳维攻到。

刹时，人影晃闪，劲风激荡，怒叱声中，惨声连起。

濮阳维身形飘忽，掠走于敌人霍霍如山的钩光镰影之间。

他一边对敌，一面心中暗忖道：“看目前情形，黑砂岛人似已全部集结此处，但是为何他们口风之中，竟然毫未透露出秋月大师等人的下落？难道秋月大师等人并没有被黑砂岛徒掳去？那么，为何在庙前的遗体之上，又分明显出，那五位香主是丧命在‘紫鲨断肠钩’之下？”

他越想越猜不透这其中的道理。

当然秋月大师及粉蝶秦柔柔等人，绝不会毫无声息的自这世界上消失！

他微微回眸望去，七煞剑吴南云正展开他五台派的镇山剑法“七煞剑”，与黑砂岛主巴豪，激斗得异常猛烈。

黑砂岛主巴豪的功力，深雄得确实令人咋舌。

只见他威猛魁梧的身形，有若阵阵排天巨浪，冲升落降，绵绵不断，劲风如啸中所的威势，更是令人头晕目眩。

但是七煞剑吴南云身手之强，亦是罕见。

剑气凝成圈圈层层弧线，仿若长虹经天，神采夺目。

剑身指处，更带起“嗖嗖”劲气破空之声。

二人一时之间，已如冰雪接銜，银芒罡风之中凝成一体，分不出彼此……

濮阳维应付眼前的数十名黑砂岛徒，虽不能说是视若无物，却也游刃有余！

只是北海毒鲨胡波那诡异阴毒的手法，及那只可能蕴有奇毒暗器的“钻心镞”，却对濮阳维构成了一个不小的威胁。

这时，濮阳维锐利的目光下，已看见自混战的人群中，悄然退出两个黑砂岛徒，行踪鬼祟的隐入那林旁的石屋内。

二十四、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智勇兼备的濮阳维怒发冲冠，他有若狂风般的扑向前去，意欲夺回那昏绝地上的美发少女。

魔爪甘滨“磔磔”一声怪笑，两只长臂伸缩如电，刹那间已将濮阳维猛不可当的来势阻住。

他讽刺的道：“濮阳大帮主，江湖传言，阁下自来铁胆傲骨，辣手冰心，想不到却为了一个女子，如此的失魂落魄。”

他闻言之下，恍似焦雷击顶，不由心中一震，暗暗自责道：“濮阳维呀！当着强敌在前，为了一个女子，竟做出如此情急拼命之态，你往日的镇定到哪里去了？”

他倏然停手，身形已撤后三丈。

魔爪甘滨满脸阴笑，冷然说道：“大帮主，瞧你适才模样，这姑娘想必与阁下，有着一段极深的渊源？”

他回眸四顾，恶鹫崖上，如火如荼的激烈惨斗，仍在进行着……

濮阳维此时的神情，已恢复他往昔的冷漠与沉静。

他听甘滨如此一说，心中已有所感，不由大声道：“姓甘的，你有什么话，不妨直接说出，在下无暇听你如此转弯抹角的废话。”

甘滨“嘿嘿”冷笑道：“大帮主确实快人快语，甘某人也不愿多所饶舌。”

他一挥手，两个体魄修伟的大汉，已并排立于那白衣少女身前，意思是预防濮阳维暴起救人。

甘滨双目一转，皮肉不动的道：“濮阳维，你若要甘某将这位姑娘放回，容易得很，只要你能答应甘某两个条件。”

濮阳维早已料到魔爪甘滨，会有这一着。

他冷冷笑道：“尊驾确有古代怀璧求城折兰相如风范！”

濮阳维目光，又已射到那倒卧在地的白衣少女身上。

夜风吹拂着少女雪白的衣衫，是那么轻柔，仿佛这凄冷的寒风，亦不忍惊动这美若天仙的姑娘。

她那细腻得如白玉似的面颊，是显得如此苍白，令普天之下任何一个人看了，都会泛起一股深深的怜惜。

这美丽的少女对濮阳维的影响太大了，因为她就是在“怜香小筑”中，为濮阳维亲侍汤药，且已深定情盟的白依萍。

这第一个闯进他冰冷的心扉内的少女，是如此惹人怜爱，若说濮阳维在日夜不断的铁血腥风的生活里，所能唯一深深思念的，恐怕也只有白依萍一人而已。

这清绝如澄静的白莲花般的女郎，这时竟遭受如此的磨难，怎不令深深挚爱她的濮阳维心神惶乱？

他说完后，魔爪甘滨已豁然狂笑道：“岂敢！岂敢！大帮主过誉了！不过，这是一笔有利无害的交易，若阁下没有诚意，甘某亦不便强求。”

濮阳维双目凝注着魔爪甘滨，耳边支听见四周不断的悲号与叱喝之声，他心中十分着急，但面孔上却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片刻之后，他已冷然说道：“甘滨，你且先说出这两个条件，好让在下斟酌一番。”

说话中，星目中的煞气，又已隐隐现出。

魔爪甘滨武功虽然高绝，但在濮阳维那双冷漠而威严的炯炯目光下，亦不由打了个寒噤。

他干笑一声，道：“好！甘某人也不多说废话，第一，尊驾即令贵帮各人住手，并当众承认过失，今后散发武林帖，声明请凡黑砂岛人所至之处，冷云帮必然全然回避，并不得再向黑砂岛人找场。”

濮阳维面上肌肉一阵抽动，毫无表情的说道：“那第二件呢？”

魔爪甘滨说出第一个条件后，自知这种极为令人不能忍受的无理要挟，对方必然不致答应，甚至有立即动手的可能。

是故，他一言甫毕，即刻凝神戒备。

但，他一见濮阳维却无动于衷，不觉大出意外。

这时，他干咳了一声，又道：“这第二件么！便是将阁下那‘雕龙宝录’暂借甘某一阅，两年之后，必定原件奉还！”

濮阳维脸上，浮起一丝奇异的微笑，似悲伤，又似愤怒，但是，我们却可看出，他是在这虎落平阳的困境中，深深嘲解着自己。

世界上，有什么事还能比自己能够做到，而又无法去做的事情，来得难受与愤懑？何况，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又是为了自己深深爱着的人！

濮阳维心中非常清楚，魔爪甘滨的功力异常高强，若自己不用那“修罗七绝式”，甘滨便能与自己缠斗至三百招以上。

而且他必然有方法在自己突起发难之际，先行下手将白依萍杀死。

何况更有那两个功力不知深浅的大汉，在前拦阻牵制。

濮阳维默默的忖度了一下眼前的情势，双目凝注着澄静的夜空。

他缓缓的开口道：“甘滨，咱们现下先不用争论这些乏味之事，谈谈别的好么？”

魔爪甘滨估不到濮阳维，在这凄风血雨的激斗中，受到自己的挟持，仍能如此的闲逸，漫谈如常。

他不由皮笑肉不动的道：“濮阳维，你休想拖延时刻，须知目前贵帮属下，却也未占上风，拖延下去，只有徒增双方伤亡罢了！”

濮阳维适才暗自环顾中，早已看出目前形势，确于己方不利。

七煞剑吴南云虽则功力卓绝，却较黑沙岛主巴豪，略逊一筹，二人已邀斗了两百多招，七煞剑已逐渐不敌。

独臂金轮石鲁与粉罗刹徐妍容二人合力应付北海毒鲨胡波，亦自捉襟见肘，渐处下风。

冷云帮中的两位香主，与十二红巾余下的八人，已与黑沙岛徒杀做一堆，不知伤亡情形……

濮阳维心机深沉，此刻他早已静下心来，默默思忖着，该如何应付这目前不利的局面。

魔爪甘滨一言甫毕，他已笑吟吟的道：“甘兄，昔日在红枫山庄，甘兄曾吃了在下一记‘赤煞掌’，料不到甘兄如此命大，竟未因此伤命！”

魔爪甘滨一听濮阳维提起，他最最认为奇耻大辱之事，不由面色大变，怒道：“濮阳维，甘某那时虽则失手落败，却也不至于挺不住你一掌，甘某早晚必能湔雪此仇，你却不用卖狂。”

他话还没说完，濮阳维已乘他言语分神之际，蓦然双掌以奇快的速度挥扬，两溜红光，已如电般射至侧面站立的两个魁梧大汉身前。

直到这时，那两只“赤龙梭”的啸声始才传出，去势之疾，甚至比声音

更快。

那两个高大的汉子，号称“黑潭双虎”，乃为魔爪甘滨手下之得力人物，功力甚为不弱，奈何濮阳维的“赤龙梭”威力之大，去速之快，可谓已达开山裂石，来去如电之境，这两个大汉岂能躲开？

但闻惨呼半声，两人已双双倒地。

在同一时刻，濮阳维身形电转，在他转身之际，另一溜红光，亦已射至魔爪甘滨身前。

魔爪甘滨早已闻过，濮阳维独擅的赤龙梭威力惊人，但他一来恃着自己身手超绝，再则因从来未曾亲见，故而漫不经心，并不十分相信。

在这刹那的时间，甘滨只觉得三道红光同时闪掠，已有一股飞袭自己面前。

这来势之速，真是令他惊惧欲绝。

耳闻惨号之声传来，他也来不及回首探视，身形突然向后倒射而出。

魔爪甘滨应变虽然极为迅速，但是就在他仰身掠出之际，那赤龙梭带起的尖锐劲风，已如一只火烧的烙铁般，自他肩头擦过。

甘滨顿时感到，肩头上一阵火辣辣的刺痛，一缕鲜血，已自破裂的衣衫中浸出。

濮阳维蓦然施出赤龙梭中，那“三矢奔月”的手法，眼看已收奇效，他身形快如鬼魅般，已掠至白依萍身前。

双掌抬处，三枚赤龙梭已呼啸着飞回手中。

这是他第一次三梭齐发，却已收到如此奇功。

此刻，魔爪甘滨自地下，翻回他适才站立的岩石之上，只见他髻发零乱，满面赤红。

他惊怒已极的望了地下的两具尸体一眼，厉叱道：“濮阳维，想不到你竟是这种不顾信义的险诈之徒。”

濮阳维冷然哂道：“甘滨，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对付你这种人，亦只有用此种方法。”魔爪甘滨勃然大怒，气极之下，已顾不得思虑其他，双掌一翻，已将那满布倒刺，精光耀目的“九宫索命圈”取下。

身形电射中，他苦修多年的“日月双环”式中的绝招，已如狂风暴雨般，罩向濮阳维而来。

濮阳维昔日，曾与他对过招，深知这魔爪不易相与，尤其他在这双“九宫索命圈”上，浸淫数十年的功夫，更是不可轻视。

濮阳维厉啸一声，隐于长衫之内的“赤手拐”，亦电掣而出，左臂倏伸，将躺在地下的白依萍抱在怀中。

魔爪甘滨的“九宫索命圈”，此刻寒芒闪闪，带起一圈圈呼啸银光，若日月轮转般炫人神目。

濮阳维展开“九九八十一式赤手拐”法，招出如飞龙回翔，山崩浪排，又似洪水决堤，呼轰如雷，劲势连绵，不尽不绝。

他虽然怀中挟持着白依萍，但在身形转动之际，却丝毫不现呆滞。

瞬息间，二人已打得难解难分。

激斗中，偎在濮阳维怀里的白依萍，已然悠悠醒转。

她一时之间，竟不知身在何处，只觉得周遭景物在急剧的闪动着，颠簸甚大。

耳际听到的却是呼啸的劲风，与一个人急促的呼吸之声，这呼吸的声韵，

又是多么熟悉啊！

白依萍只见眼前银虹耀体，红龙电掣，仿若两道年节时施放的烟火，在相互喷射。

她不用多想，已经知道自己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形之下，虽然，这是她以前，从来未曾经验过的！

她紧紧的将面颊贴在濮阳维健壮的胸前，一阵阵男性特有的粗壮气息，渗入鼻中，濮阳维急骤的心跳，已与她连为一致。

这该是多么美妙的一刻！

白依萍丝毫没有惊惧，只感觉藏在濮阳维的怀里，是一种最安全的保障，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这坚实而宽阔的胸膛更具安全性？

她美目微合，轻轻的叫了一声：“维哥哥……”

濮阳维正闪过魔爪甘滨的一招“水中印月”，此时，忽然听到这亲切而柔蜜的声音，心神不由微微一震，攻向对方的赤煞拐已缓了一缓。

高手过招，最是不能分神旁鹜，魔爪甘滨见机不可失，身形暴闪间，已连连攻出六招。

濮阳维一面小心翼翼的折招还攻，一边低声的道：“萍，你醒了？身上可觉得不适么？”

白依萍一见心上人第一句话，便是关怀自己，不由得甜丝丝的，好似近日来所受的苦难，都在这低沉诚挚的温语中，得到超额的补偿。

她“嗯”了一声，轻轻的说道：“维哥，我很好。和你对敌的，可是魔爪甘滨？”

因为二人动手换招，掠走甚快，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对方的面孔，而白依萍也知道，除了那魔爪甘滨等少数几人，能与他维哥哥如此缠斗不败，实在不多！

濮阳维连连九拐，甘滨逼退三步。

微微笑道：“正是这厮，萍，你看他功夫，还真不差！”

魔爪甘滨一上手，便使出自己黑龙山秘学：“日月双环”法，哪知用尽了其中的精华绝学，却仍未能伤得敌人分毫，不由心中大为焦急，已隐隐感到事态不妙。

这时，他亦看到白依萍已经醒转，与濮阳维在喁喁私语。

甘滨不觉怒气突升，忖道：“就凭自己这身功夫，多少武林人物，连正眼都不敢看一下，可恨濮阳维这厮，竟在与自己拼斗之时，却丝毫不在意的与那妮子谈心！”

他蓦然怒叱一声，连环三招急出，已将濮阳维逼得身形稍窒。

魔爪甘滨骤然跳出一丈之外，大声喝道：“濮阳维，你若要与那贱人谈情说爱，不妨先谈够了，再来和甘某一决胜负，如此藐视甘某，算是哪门子好汉？”

濮阳维淡然一笑，将怀中的白依萍放在地下，低声道：“你且先找一处隐蔽之所，休憩一下，待我打发了这不成气候的东西再说。”

白依萍凝眸一笑，已柔弱而袅娜的隐入一块山石之后。

魔爪甘滨面上浮起一层阴笑，奸声道：“濮阳维，你不要多磨时间。”

濮阳维豁然狂笑道：“对付你这种人物，难道在下尚会心存怯意么？”

他正待掠身扑上，蓦然，场中又传出声惨叫。

濮阳维心中一震，他已听出这声惨叫，极像是随自己出来的两位香主之

一，紫衫客董承宗的口里发出。

濮阳维暗惊之下，急急回目一瞥，却看见紫衫客董承宗满身着火，倒在地下翻滚哀号不已！

他身前，还有两名黑砂岛徒，正用手一件形似喷壶的东西。向董承宗身上喷射着火焰。

濮阳维目光锐利，他一瞥之下，已然瞧出这两个黑砂岛徒，正是适才激斗时，退回石室中的二人。

他眼见之下，不由五内如焚，睚眦皆裂。

一声夺人魂魄的厉啸起处，随着他身形飞的，还有一道精芒如电的蒙蒙剑气。

就在各人眼神一花之际，那两名手持喷火利器的黑砂岛徒，已经半声未吭的倒毙地上，鲜血迸溅得四周各人满身满脸都是。

濮阳维怒急之中，已使出那名震天下的“修罗七绝式”。

剑光盘绕，如浩荡江河，纵横无际，又好似水银泻地，无处不入。

眨眼之间黑砂岛徒已倒下五人之多。

黑砂岛主巴豪正与七煞剑吴南云斗得激烈，且已隐占上风，忽觉眼前银芒电闪之中，自己岛上弟子已有多人毙命。

他回首探视之下，已然明白，对方必已施出那威力无俦的“修罗七绝式”。

巴豪手中，此时已多出一对灰莹莹的巨大钩形兵器，这兵刃之沉长，较之黑砂岛弟子所用，尚要大出两倍有奇。

巴豪一声不响，出手便是他在“七海秘籍”中所修习的“阴阳十三钩”。两道灰蒙蒙的光华，有若海中两条巨大的怒鲨，翻腾戏浪，风狂势疾，罡气汹涌，令人口鼻皆窒。

他这套钩法一出手，较之寻常那些黑砂岛徒使用出来，威力之大，越是不可同日而语。

濮阳维右手持剑，左手握拐，往返冲杀，好似虎入羊群，所向披靡。

巴豪身形才到，他已察觉，起手处便是一招修罗七绝式的“长恨绵绵”。

剑势如流星划空，摇曳之中，晶莹夺目。

黑砂岛主巴豪大喝一声，双钩急起，“当”的一声，竟然架了开去。

濮阳维修然长啸，银光突盛，剑气带起“咝咝”破空之声，分成两股交剪而至，来势之快，的是罕见。

这是修罗七绝式的第二招“下上幽明”。

黑砂岛主巴豪面容沉凝，手中那副巨大的双钩，疾然舞起一道灰蒙蒙的墙，同时，身形急快的左右旋转，“破”的一声轻响，这第二招又被他避过。

濮阳维心中，亦不由十分钦服对方身手不凡。

因为，自他下山以来，除了七煞剑吴南云，昔日曾与其以“七煞剑”法印证，并连连挡过四招外，尚没有第二人能逃过他那“修罗七绝式”的第一招之下。

这时，黑砂岛主巴豪，一声断喝，身形奇异的扭动起来，乍看之下，好似一条巨大的海蟒，在水中怪异的滑动。

巴豪生像极为威猛，却展出如此奇诡而幻化的身法，令人看来，觉得十分可笑。

然而濮阳维却绝不感到有什么可笑之处，因为他知道这正是一种极其深奥难练的步法，随着这怪异的滑动，必然跟着有极其厉害的煞着。

果然濮阳维猜对了，这正是巴豪从“七海秘籍”中，习练而成的高深武学之一“海龙游遁潜身式”。

随着这扭动的身形，周遭的泥沙，已团团旋转飞舞起来。

濮阳维一言不发，身形抢先而动，寒光电掣中，又是一招“轮回十殿”。十丈圈轮的光环之中，剑尖急颤，隐隐挟着风雷之声。

黑砂岛主巴豪狂吼一声，双钩化成数十道灰虹，劲风呼啸刺耳，急迎而上。

这乃是他珍秘不露的“搏浪三钩”的第一招。也是当年四海巨霸“博浪客”的精萃绝学。

两团银灰二色的光华，立即了绞在一处，濮阳维人与剑合，已连连施出修罗七绝式中的第四招，第五招“左右难合”“碧血三溅”。

剑光霍霍，以炫人心神的绝快速度，来回奔驰，毫光森煞气毕露。

周遭激斗各人，早已纷纷停手，张口结舌的注视着这场中原顶尖高手，与海外第一魔头的生死搏斗。

众人屏息如寂，静到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黑砂岛主巴豪知道眼前这一战，不仅关系着自己日后在天下武林中的声望，更关系着目前自己的生死存亡。

他狂吼一声，“搏浪三钩”已循环旋出，灰虹如闪电般急掠，进退之间，声如奔雷海啸，已与濮阳维缠斗在一处。

这时，冷云帮各人，已自动的排成一线，严密戒备着黑砂岛各人乘机蠢动。

七煞剑吴南云暗环顾属下，只见十二红巾中，此刻只剩下五人，跟随濮阳维出山的两名香主，亦仅有拐子脚邱雄一人生存。

独臂金轮石鲁全身浴血，双目怒睁，炯然注视斗场之中，粉罗刹徐妍容亦是面色苍白，神态困乏的将手中铁琵琶支拄在地。

黑砂岛方面，更是伤亡累累，十七煞星，只剩下七人，五十名弟子，剩下的亦不足二十人。

魔爪甘滨满脸阴笑，双目注视着场中战况。

令七煞剑吴南云奇异的是，那黑砂岛仅存的三大卫宫之首——凶魂曹逸，竟已能挺身站起，由北海毒鲨胡波搀扶着他。

虽然，曹逸站立的身体，尚然在微微摇晃。

这时，寒夜寂寥，凄风袭人，看天色该是已四更的时分了。

濮阳维循环不绝的以修罗七绝式中的前五招对敌。

黑砂岛主巴豪仍然奋力招架，乘隙还攻，眨眼间，二人交手已近两百招。

黑砂岛众人皆不由暗暗心中激奋，因为，自闻“玉面修罗”之名以来，武林中人，尚没有能在他“修罗七绝式”下，连续对上五招而能保持不败的。

甚至于连五台派的第一高手，名蜚天下的七煞剑吴南云，亦接不住修罗七绝式的第五招“碧血三溅”。

二人身形晃如闪电，濮阳维身剑合一，已将全身真力，贯注于剑身之上，每次出招，皆如银龙矫空，全身融于剑光之中。

黑砂岛主巴豪，也将“搏浪三钩”使至极限，再合以那奇诡绝伦的“海龙游遁潜身式”，亦自威势惊人，无可喻比。

二人以快打快，狠攻猛刺，各展精绝奇招，有时，招出一半，立即变化别式，有时却在极短的距离内，一连使出数种不同的身法招术。

加上各人皆以真力贯注兵器之上，剑钩指处，无不劲风如削，触肌似割。须臾之间，又已互攻了百多招。

濮阳维手中那柄吹毛截铁，锋利异常的“修罗剑”，虽曾数次砍在巴豪手中那色灰体大的双钩上，但却丝毫未能将其损伤。

原来巴豪手中的双钩，乃是取自深海之心，一处沉入水底的火山口之旁，所流出的一种“水火岩”，将其提炼后，采其精英，再合以五百年以上的老鳗的精血，千锤百炼而成，端的坚硬无比，碎石如粉。

巴豪仗此兵器，不知打败了多少四海称雄的水上好汉，故而他将这双巨钩取名为“长胜双钩”。

此时，濮阳维已感到非常焦虑，因为，黑砂岛主巴豪的身形，虽然已不如开始那般迅捷，而也不致在短时间内落败。

何况一旁还有虎视眈眈的魔爪甘滨等大敌正在伺机而动。

他暗一横心，剑光疾起，带着一溜寒芒，刺向巴豪全身上下二十八处重穴。

身形亦适时拔空，他从未施展过的“修罗七绝式”第六招“魂归极乐”，已猝然使出。

黑砂岛主巴豪，蓦觉眼前银光暴闪，一缕尖锐劲气，已透过自己重重钩影，疾然袭至，他大惊之下，全身如陀螺般旋至一旁，“长胜双钩”急急缩成一片弧虹，暗保身前。

濮阳维面罩寒霜，他知道胜负之分，已在眼前，一声刺人心神的厉啸骤起，手中修罗剑光幕如山，重重叠叠，如江河倒泻，绵绵而至。

浩荡的剑影之中，泛出九股细如拇指，却又锐利无匹的银线，煞气盈溢，令人毛骨悚然。

这正是“修罗七绝式”的第七招“九神拘命”。

濮阳维周身剑气盘绕生辉，冷电精芒四处迸射，威风凛凛，若使剑之神重生。

黑砂岛主巴豪，但觉环身真气激荡，若滚汤浇雪，自己护身之招刹时崩解无存，手中双钩，亦吃一股绵绵潜力震开。

他心中十分惊恐，面上急骤的抽着，正待涌身后撤，已觉双手“太阳小肠经”的三根脉之处，一阵彻骨钻心的巨痛，全身一阵战颤，人已软软的倒在地下。

就在此时，四周哗然惊呼中，响起了数声暴喝，几条人影，已电闪般掠至场中。

濮阳维面容冷如寒冰，修罗剑已在这刹那之间，插回鞘内。

掠身而来的是北海毒鲨胡波，及黑砂岛十七煞星中的三人。

胡波亦是大行家了，他一见之下，已知自己至友，已被对方挑断“太阳小肠经”经脉，这一身武功，是完全废了。

胡波顾不得再管其他，急急将倒在地下的黑砂岛主巴豪扶起，满面焦虑的道：“巴兄……巴兄……你没有什么吧？”

黑砂岛主巴豪，仰首狂笑，笑声嘶哑凄凉，含着一股英雄落寞的凄怆。

濮阳维表面毫无所动，其实，他心中亦颇为惋惜黑砂岛主巴豪，这一身卓绝高强的武功。

濮阳维本身功力之强，使他成为一个超人，所以他也能深深的了解，一个不凡的超人，一旦变成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俗人时，他心中所包含的

难受与悲伤！那往日的声名与荣誉，已不复存在，跟着而来的，将是多少悠长而凄凉的无聊岁月。

濮阳维一言不发，冷寞的望着夜空，他同样的明白，自己如此做法，并没有错，如果他不施展辣手伤敌，那么，如今倒在地下的，必是自己！

蓦然，一股锐风，已毫无声息的，袭至濮阳维背后。

濮阳维头也不回，依旧冷然望着前面。

随即又响起了一声惨号，那暗袭之人，已被拦腰斩成两段。

原来暗袭濮阳维的，是黑砂岛十七煞星中的老大。

他眼见自己岛主受伤，急愤之中，已不顾后果，猝然出手，就在他的“紫鲨断肠钩”尚未触及濮阳维背后时，七煞剑吴南云即已警觉，“珠曜剑”倏然挥出，已将这黑砂岛凶徒，毙于剑下。

黑砂岛主巴豪，蓦然大喝一声，道：“濮阳维，要杀要剐，尽可冲着本岛主来，如此残杀老夫门下，就不怕武林中人齿冷么？”

濮阳维冷冷一笑，挥手止住吴南云。

这时，黑砂岛众人的目光，全然凝注在他身上。

黑砂岛主巴豪，满目怨毒的瞪着冷云帮各人，他那威猛的面容，变得无比凄厉，脸部肌肉，扭曲成极为激惧的线条，鬓发散乱，满眼红丝，看来狰狞可怖！

濮阳维环目四顾，却看见那北海毒鲨胡波，面上毫无表情，双手搀扶着巴豪，但是，他发际的那朵红花，却在轻轻的颤抖，显示出他内心正在激动的思忖着一件事。

濮阳维目光转处，心中一动，又发现远远孤立的凶魂曹逸，面上也是一片寞然，瞪视着这边。

濮阳维微微叹息了一声，这声轻微的叹息，低沉得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本来，一个名震天下，令人畏惧的武林邪道，在一夜之间，完全冰消瓦解，姑莫论别人如何的雀跃兴奋，但在他本身来说，总是悲哀的。

其实，自古以来，又有几个人能漠视既往的声誉与地位呢？

濮阳维缓缓开口道：“巴岛主，今日之战，确如尊驾所言，乃是解决你我双方纠纷最有效的方法，本来世间的事，皆是如此，水火决难相容……”

他略一沉思，又道：“贵岛与本帮为仇，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按照本帮昔日作风，贵岛诸人，便应个个诛绝……”

黑砂岛主巴豪哑声道：“濮阳维，这个老夫早已知道，俗语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今日老夫既败在你手内，早已不做生还之想，只是……”

巴豪凝目四顾，叹息一声，又道：“老夫只请你将本岛其余诸人放回，老夫本人任杀任剐，绝无怨言。”

这黑砂岛主巴豪，近年来称雄七海，慑服群豪，何等的威风，但在这力败身伤的情形下，又与那阶下之囚，有何分别！难得的是，他在此情之下，却仍然顾着他的属下。

巴豪如此一说，语调之凄凉，直令周遭各人，俱生出一股怆然之意。

此刻，余下的黑砂岛众人一阵哗然，齐声狂吼道：“咱们誓死与岛主共生死！”语声激愤异常。

冷云帮众人飒然四散，兵器纷纷出鞘，空气顿时又紧张起来。

濮阳维微微一笑，又极温文的道：“仅凭各位这几个人么？”

黑砂岛主巴豪怒道：“濮阳维，今天我黑砂岛一脉，败于你冷云帮之手，

只怪自己学艺不精，你说话如此讽刺，可莫怪老夫要骂人了！”

濮阳维剑眉一轩，随即笑道：“巴岛主，阁下如此责备区区，怎的不约束一下己方之人。”

巴豪回头一望手下各人，恰好与身后扶着他的北海毒鲨胡波，打了个照面。

他甚为歉疚的望了胡波一眼，但见北海毒鲨胡波面无表情，然而双目中却隐隐透出一股怨毒的光芒。

巴豪与胡波二人相交甚久，深知此人习性，阴狠诡毒，处事易走极端，他知道胡波内心不忿，还想再度引起战端。

其实他哪里知道胡波包藏了更大的祸心！

这时濮阳维已冷然道：“武林规矩，有道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在下等既已大获全胜，亦不愿多造杀孽！”

他环目四扫，又道：“便请巴主率众返回贵岛，冷云帮之人，决不留难。”

此言一出，双方之人皆不由大出意外，黑砂岛徒众随即个个围拢属主身旁，面带喜色。

濮阳维又冷然道：“但是，在下尚有一个条件……”

各人即时鸦雀无声，目光凝注在濮阳维的脸上。

他续道：“这条件正如贵岛盟友，魔爪甘滨适才所言便是贵岛今后不得踏入中土一步，遇我冷云帮人，更须回避退让。”

黑砂岛徒众，顿时又鼓噪起来，巴豪举起血淋淋的手掌，慨然说道：“也罢！老夫等既已认栽，便何妨栽到底？现下老夫答允下来，今后，黑砂岛一脉必不踏入中土一步！”

须知江湖之上，无论正邪两道，均是一言九鼎，尤其像黑砂岛主巴豪这种身份的人，更是不能说过不算。

他一语甫毕，已另有两名黑砂岛弟子过来，将他扶起。

巴豪双手一揖，道：“濮阳维帮主不杀之恩，老夫有生之年，必永矢图报！”

濮阳维微微一笑，抱拳道：“巴岛主太客气了。”

北海毒鲨胡波已冷然道：“巴兄！你还多说么？”

他回头向冷云帮众人狠狠一瞥，又向黑砂岛徒众叱道：“走呀！还站在这里现什么眼？”

胡波一反适才的阴森，那跋扈之态，俨然他已取巴豪主的地位而代之了。

濮阳维看得心中一动，却未说什么！冷冷瞧着黑砂岛诸人，踉跄向崖下行去，消失于黑暗之中。

二十五、群魔乱舞 草木皆兵

冷云帮各人，目送黑砂岛残众远去，相互一视，发自内心的狂笑起来。这笑声，充满了胜利的欢愉。

七煞剑吴南云四周环顾，倏然一惊，急急对濮阳维道：“帮主，那魔爪甘滨自从巴豪受伤以后，一直未曾出现，这家伙不要有什么阴谋？”

濮阳维闻言之下，不由全身一震。

因为，他已想起身体孱弱，隐于石后休憩的白依萍来。

他来不及说话，身形急掠，已扑到那巨石之前。

但是，他却不敢即时转到巨石之后，因为，他又怕白依萍像雁儿一样的悄然飞去……

人影一闪，七煞剑吴南云跟踪而至。

他适才虽与黑砂岛巴豪激斗，却也隐约看到，濮阳维怀抱着一位白衣少女。

此时他一见帮主呆立石前，面上表情连连变化，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低声道：“帮主，可要本座转至石后一探？”

濮阳维一横心，点头道：“南云，咱们一起去看看！”

两人身形一闪，已来至巨岩之后，果然不出濮阳维所料，岩石之后寂无一人。

濮阳维嗒然无语，目光却凝视着晨曦微现的天边。

七煞剑吴南云亦是过来人，他以前也听濮阳维隐约说过，他与这白衣少女的情感。

虽然，濮阳维仅只简略笼统的说了一些，足智多谋的吴南云已可测知，这号称白雁的少女，必与帮主有着极不寻常的关系。

他轻轻的向濮阳维道：“帮主，请暂莫焦虑，适才那位姑娘，可就是帮主日常提到的那位？”

濮阳维微微苦笑。

吴南云略一沉吟，又道：“帮主，现在焦虑也不是办法我们目前可以断定，便是白姑娘的失踪，定是魔爪甘滨这厮施的手脚！”

濮阳维默默颌首，他向吴南云道：“此言甚是有理。不过……”说到这里，稍稍的一顿。

吴南云望着他，想知道下文是什么。

濮阳维续道：“不过吴堂主亦应多加保重，秦姑娘亦是七煞剑吴南云，已逾不惑之年，却只有粉蝶秦柔柔这个红粉知己，二人早已暗订鸳盟，只待时机成熟，便要正式定亲。

他见濮阳维处在此时，尚有心思调笑于他，不由面上微红，道：“本座亦不用相瞒，秋月大师及秦堂主等人失踪之事，确令本座十分忧急……”

濮阳维微微一笑，道：“咱们先出去，和石堂主徐姑娘他们计议一番，看看如何进行下一步骤。”

二人缓缓行将出来，独臂金轮石鲁等人，已焦急的等候在外。

濮阳维向此次随自己出来仅剩的七人一看，不由感到一阵黯然。

他回顾地下的几具尸体，面上微微抽动……

他缓缓道：“各位随在下刑堂吴堂主出山以来，大小激战已有数次之多，跟随在下的香主，已有九人战死，吴堂主属下十二红巾，亦有七人……”

言犹未已，十二红巾余下的五人，已虎目坠泪，相对唏嘘不已。

濮阳维知道，这十二红巾，自当年追随双连掌以来，最为忠诚不过。

十二人之间，更是亲若兄弟，感情极为深厚，昔日，九指魔公孙无畏勾结江北绿林盟下的舵主，亦即是现在的天雷叟马亮，联手算计双连堂浩飞，夺取浩飞盟主大位之时，十二红巾曾拼死卫护，与双连掌浩飞相偕隐去。

十二红巾自与浩飞投效冷云帮，更是赴汤蹈火，忠心耿耿，与黑砂岛一战，十二人中，竟已谢世七人，怎不令他们情同手足的兄弟们凄然泪下。有道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濮阳维心中一酸，缓步向前，安慰了各人几句。

他又向粉面罗刹徐妍容道：“徐姑娘，今日本帮能获全胜，姑娘之功，不可磨灭，日后姑娘如有用及我冷云帮之处，但请一束相招，不论刀山剑林，冷云帮自区区以下，定然全力相助。”

徐妍容粉面微红，微微敛衽道：“相公言重了，我……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一旁的七煞剑吴南云，闻言不由一怔，暗忖道：“奇怪！这粉面罗刹与本帮素无交往，这次仗义插手，虽可说得过去，怎能说是应该的呢？”

他微微一瞧濮阳维的面色，不由得恍然大悟道：“哈！帮主真好艳福，敢情这冷面冰心的女煞星，也对帮主生有情愫……”

一旁硕果仅存的化龙堂下香主，拐子脚邱雄道：“启禀帮主，咱们目下是否还要搜寻秋月大师及秦堂主等人下落？”

濮阳维颌首道：“这个自然，不过我等先行下山，寻一处农家，暂休息一下，待大家养足精神后，再行搜寻不迟。”

他目光向地下的几具尸体一瞥，又道：“现在，我们先将崖上这些尸体，掩埋停当……”

各人应诺一声，同时动手，不多时已分别挖出一大一小的两个深坑。

众人将黑砂岛各人遗尸，送入大坑之中，将冷云帮中战死之人合葬入那较小的土坑之中。

诸事已毕，各人默立哀悼一番，便由濮阳维领先，十余条人影，已如脱弦之矢，掠向崖下而去。

这时，天已大亮，旭阳初升，霞光万道，好一个明朗气爽的秋晨！

众人下得恶鹫崖后，奔行不及十里，已见到一座土丘之上，有着三间竹篱茅舍。

这三间简陋的茅舍之前，便是一洼洼的麦田，晨风吹拂，麦浪起伏，一派淳朴的农村景色。

各人齐齐缓住身形，举步向茅舍行去。

十二红巾的二人，首先，来到那茅舍门外，叩门呼道：“里面有人么？请出来一下，我们有事相求。”

他一连叫喊了两声，屋内好似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过了半晌，始自里面慢吞吞的走出一个龙钟老人来。

这老人手扶竹杖，满头银发，行动之间，显得甚为呆滞迟缓。

他抬头向竹篱外的冷云帮群豪，细细打量一番，微显惊愕之色。

老人轻咳一声，哑着嗓子道：“门外是哪位客人，小老儿应门来迟，尚请恕罪则个……”

这两上个十二红巾中，一名叫侯尉，另一个叫戴伦，二人闻言之下，不

由相视一笑。

暗想道：“这荒村野老，想不到却恁的知礼。”

候尉双手一抱拳，说道：“老丈请了，在下等因有急事昨宵连夜赶路，至今粒米未进，我家居停命在下前来，向老丈商议，暂借贵宅休憩一时，行时必多奉银两相酬老人呵呵笑道：“原来如此，各位快快请进，出门人谁不能行个方便，只怕蜗居狭小，有屈令居停金玉之身！”他一言未已，濮阳维已缓步行至，长揖道：“老丈言重了，小可等但求略得憩息，便即上路，实不敢过扰老丈。”说着，一行十余人已进入竹篱之内，老人忙着搬桌移凳，招待得十分殷勤。

濮阳维等人，已有一日一夜未曾稍事休息，众人一入室内，身子一坐下来，紧张的神经已渐松弛，疲累的感觉随即袭来。

但是各人碍于帮主及堂主在坐，不敢放肆无状，个个勉强打起精神，硬撑着那重若万钧的眼帘，枯坐椅上。

濮阳维微微一笑，说道：“各位且请休息，此时不比寻常，勿拘于虚礼。”

此言一出，冷云帮众人齐齐应诺一声，齐随身仰倒，闭目养神起来。

粉罗刹徐妍容功力甚高，内劲亦极为深厚，虽然日夜奔劳，却仍能支撑，况且，满室皆是须眉大汉，她一个姑娘家，也实在不好意思躺下。

濮阳维功力之深，浩若湖海，一日夜来的连续剧战，他却毫无倦容，双目炯然环视着室中布置。

七煞剑吴南云，为人最是机警绝伦，无论行至何处，他都要勘察一番，始才放心。

这时他正背负双手，立于这茅舍窗前，远眺着四外景物，其实，他正在默察周遭形势。

濮阳维端坐椅上，目注着老人忙进忙出，他不由问道：“老丈，这大清早，令郎等即已出去了么？”

老人端着一杯热茶，颤巍巍的放在濮阳维身前。

叹息道：“唉！小老儿自十年前，老伴去世之后，便只有一个幼儿与老朽相依为命，靠那几亩薄田，一座土山，尚可将就过活！”

濮阳维叹息了一声，举起茶杯，低啜了一口，又道：“老丈且请自便，这端茶洗米之事，便由小可命人代劳。”

老人笑道：“无妨！小老儿这几根骨头到还硬朗，犬子外出提水，想是即刻便可回来。”

老人一笑之下，却使濮阳维发现了一宗可疑之处。

原来这老人虽是满头银丝，嘴上须髯盈寸，然而他一笑之下，额头眼角之间，却丝毫没有皱纹。

濮阳维双目一瞬，又已注意到老人双手洁白细润，哪像是个靠做重活为生的农人？

他虽在心中犯疑，却毫未显露出来，缓缓起身，向厨房走去。

老人抢先两步，极自然的回手阻道：“公子，这厨房之内，灰土油垢甚多，公子千金之体，实不宜入这污秽之处。”

濮阳维微微一笑，便停步不再前行。

他回首视察坐在椅上的客人，除了独臂金轮石鲁，尚在调息运气外，其余的各人均已沉沉入睡，各人面前茶杯，已杯杯见底。

濮阳维嘴角一晒，心中更加疑虑，他口中朗吟道：“荒岭大泽有龙蛇，

穷山恶水出洞天！ ”

七煞剑吴南云身躯未转，已惊觉濮阳维言中示警之意。

他微微一笑，漫声道：“ 修罗神威谁敢犯？七煞剑下星月寒。 ”

二人相视一笑，绝不在意。

粉罗刹徐妍容冰雪聪明，二人如此一对一答，她也警觉眼前有变。

玉手伸处，已有意无意的，将身旁铁琵琶拿起，铮铮的弹了起来。

老人这时，自厨房出来，手中端着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稀粥。

粉罗刹徐妍容柳眉凝煞，双目垂注着手中琵琶，忽而，她以一口清脆悦耳的京片子，说道：“ 老人家，你脚下那双鞋儿，可真美着哪！ ”

濮阳维随声望向老人脚下，只见在他一身布衫掩遮之下，隐隐露出一截金丝缕线的鞋面来。

老人微微一震，随即呵呵笑道：“ 这位姑娘好利的眼睛！其实啊！这双鞋还是我那蠢儿在前老朽贱辰之时，特地从城里买来的。 ”

一旁负手闲眺的七煞剑吴南云，朗朗一笑，转过身来，说道：“ 令郎确是一位孝子，想日常下田做活，都是令郎一人代劳！ ”

老人放下手中一锅稀饭，愕然道：“ 这位相公，此话怎讲？ ”

吴南云微微一笑，道：“ 在下乃随意问出，因为若非令郎一人去做那粗活，老丈的一双手掌，怎的会如此细润？ ”

吴南云话中，如含利锥，令那老人又是一震。

他勉强笑道：“ 客人真会说笑，老夫这一双手掌，生来便是一副富贵之像哩！ ”

粉罗刹徐妍容娇躯自椅上站起，右手提着铁琵琶，左手端起自己面前，那杯尚未饮过的清茶，袅袅行至老人面前。

柔声道：“ 老人家，咱们来了这么多人，累得你忙了好一阵，这杯茶请您喝了，也好坐下歇歇…… ”

银发老人双目倏然一睁，随即面容如常的道：“ 好，好，谢谢这位姑娘，只是目前老朽尚要料理一下琐碎事物，稍停再来领情。 ”

说罢，一阵沙哑的大笑，已快步向厨房走去。

濮阳维一直没有讲话，双目凝视着老人。

他已看出这银发老人，正以一阵沙哑的笑声，来掩饰他面上所流露的不安。

室中几人早已听出，这老人的笑声是显着如何的勉强，好像是被人硬逼着发出来似的。

粉罗刹徐妍容，见这老人不肯喝下自己手中的这杯茶，心中已然雪亮，俏然一笑，已晃身抢在老人身前。

手中茶杯仍然端着未放，她格格笑道：“ 老人家，您就赏赏脸吧。哟！别这么红面孔呀！像个大娘子似的。 ”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粉罗刹日常的刁钻厉害来，她此时虽仍是笑咪咪的请老人喝茶，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其中实包含着极大的威胁成份。

濮阳维这是第二次看见粉罗刹如此刁钻，而且又是语出如珠。

其实，粉罗刹早已将一颗心交给了濮阳维，虽然她知道对方不见得肯予接受。

在这种情形之下，她的心情，怎能够开朗起来。

所以，他在濮阳维面前，一直沉默寡言，自然有她的隐衷。

这时，她又恢复了几分往日的习性，一出口便将老人窘在当地。

濮阳维微微一笑，冷然的瞧着这幕活剧。

老人满脸尴尬之色，这茶喝又不是，不喝又不是，一时竟怔在当地。

他嗫嚅的道：“姑娘，这是你的茶杯，小老儿如何使得了！”

说话中，老人已悄然伸手入怀。

立于他身后的吴南云，朗声一笑，双手食指疾然弹出，锐风突袭，五台派嫡传的“双阳指”已经使出。

老人蓦的大喝一声，双掌一前一后，分做两个不同的方向击出。

前劈粉罗刹的酥胸，后拒“双阳指”的劲风。

出招应变之快，不啻为江湖一流高手。

濮阳维长笑一声，身形如鬼魅掠向前去，手臂伸缩间，已极快的拍出九掌，掌掌指向老人全身三十六处大穴。

银发老人大喝一声，已被逼退三步之多。

七煞剑吴南云冷喝一声，单掌运足“金龙掌”劲力，猝然劈向老人背后。

任是这老人的一身武功高强，在这斗室之中，亦无法同时应付两位当世高手的夹击。

只听他闷哼一声，已被濮阳维点了肘弯“曲池穴”，翻身栽倒在地。

濮阳维面色沉凝，回头一瞧，粉罗刹徐妍容正焦急的推着，躺在椅中沉睡的几个人。

濮阳维轻声说道：“徐姑娘，不用多此一举，这老儿早在那茶水中，放了迷魂药物……”

七煞剑吴南云突然掠身，进入那侧室厨房之内。

濮阳维急急上前，探视独臂金轮石鲁。

只见他满头大汗，胸口正在急速的起伏。

濮阳维一看他面前的茶杯，尚剩下有一半多，知他中毒尚不太深。

他单掌抵住石鲁背后“命门穴”上，运足一口真气，助他行功驱毒。

此时，隔室已传出吴南云的声音道：“帮主，厨房内有两件紫色衣衫，咱们快些准备，这老杀才是红魑会的人。”

此时，石鲁已长吁了一口气，双目缓缓睁开。

哑着声音道：“好险！估不到这杯茶水之内，竟施有极为厉害的蒙汗药。”

濮阳维收掌起立，沉声道：“石堂主！你目下可感到碍事么？”

石鲁摇头道：“还好！幸而中毒不深！”

粉罗刹已将老人提起，置于地上。

濮阳维缓步向前，冷然道：“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阁下以这下五门的使俩，来迷惑区区等人，也未免太将我们看小了！”

老人双目怒睁，一言不发。

濮阳维嘿嘿一笑，道：“好！在下就喜欢如阁下这等铁铮铮的汉子！”

他缓缓伸手入怀，取出一只“赤龙梭”来，按在老人手臂阴脉之处，微一运功，那格精钢炼就，成三角形的龙舌，已“咔嚓”一声弹出，深深陷入老人肌肤之内。

银发老人顿觉全身一阵急颤，如掉落在寒冷的冰窟里一般，跟着而来的，便是那一波一波，巨大得使人不能忍受的刺骨痛苦。

濮阳维手中那“赤龙梭”的龙口舌尖，除了纯为精钢炼制之外，更涂有

一种极为霸道的“蚀血散”。

龙舌一经扎入人体，这“蚀血散”的剧烈毒性，便迅速侵入。

若不在一炷香的时间之内，将龙舌拔出，毒性蔓延，侵入血管，不出三日，此人必然周身毛孔之内，渗出已经腐蚀的黑血，全身糜烂而死。

便是即时抽出，也要休养三月以上，始能下地行走，端的狠毒无比。

濮阳维恨极了这红魑会之人，使用那下五门的迷药，施以暗算，方才将这“赤龙梭”含毒龙舌，扎入老人体内。

此时银发老人已忍受不住，大声呻吟起来。

他身体之内，除了这阵阵不可忍受，仿若利刀刮骨般的巨痛外，手臂之阴脉更逐渐麻痒无比，行血交互流窜，其痛苦比历尽十八层阿鼻地狱，还要来得难以忍受。

濮阳维嘴角噙着一丝冷笑，毫无表情的道：“阁下适才尚在装英雄，扮好汉，怎的连这点小小手法也忍受不住，这样不觉太丢你们红魑会的人么？”

银发老人额际大汗如注，他龇牙咧嘴的骂道：“妈巴子的，你……你用这种手……手段……也太狠辣……”

濮阳维仰首望着屋顶，不发一言。

粉罗刹徐妍容娇声笑道：“哟！老人家，听说你们红魑会，有什么‘八马分尸’，‘凌迟细剐’的酷刑厉法，那不是较这小小的手法更强过十倍么？”

银发老人此时已痛得缩做一团，他浑身抽搐，颤声道：“濮……濮阳维，你要怎样，便……干脆一点，如……如此折……折磨大爷，算……算不得英雄。”

粉罗刹徐妍容又是“格格”一阵嗤笑，腻声道：“咦！怎么称呼也改了？你不是个老头儿么？”

说着，她一伸手，又将面前这银发老人的满头银丝，摘了下来。她又一拉这人的胡须，不由娇笑道：“哟！他头发是假的，大胡子可是真的呢！”

面前那人，自满头假发被拉下后，已显出他本来面目赫然竟是一个年约四旬的中年汉子。

濮阳维冷然笑道：“阁下以为这戏唱得很好？其实，区区一进来，便已看出你马脚来了！”

他面色一沉，厉声道：“解药在哪里？又是谁主使你来暗算我们？”

那中年汉子一阵抖索，咬牙道：“你……你先将那东……东西拔出，我再告……告诉你。”

濮阳维略一考虑，他知道再不将“赤龙梭”龙舌拔出这人必定是没有命了。

想到此处，他低喝道：“也罢！你若不肯从实招来，区区这件小玩意，尚可随时再进入阁下的臂膀内玩玩。”

他随手将赤龙梭拔出，那中年汉子面色顿时一松，粗声的喘息着。

濮阳维目光似冰，冷冷说道：“你不要妄想拖延时间……”那人面上突然现出一阵狞笑，大叫道：“冷云帮的余孽，你们已踏入死亡之谷，还想活着出去？”

濮阳维面罩寒霜，还未及说话，那中年汉子已“咔嚓”一声，自将舌根咬断而死。

濮阳维望着眼前这人，低垂胸膛的头颅，不由一阵怒火上升，飞起一脚，将他连人带椅，自窗口踢飞出去。

正当此时，室中人影一晃，七煞剑吴南云已来至二人身旁，他低声道：“帮主，事情不太妙，这栋茅屋四周，已埋伏了不少武林高手，看样子，都是红魑会的人。”

濮阳维面上神色不变，微微一笑道：“吴堂主，对方大约有多少人？”

吴南云摇头道：“本座适才出去察看，只见林内草丛人影闪晃，隐约间，好似皆是身着紫色衣衫，咱们目前，必已在对方包围监视之中。”

濮阳维微一沉思，低声道：“昨日才与红魑会的人发生冲突，今天他们就大举出动，而且在我等与黑砂岛人大战力疲之后。哼！他们消息却也灵通。”

这时，独臂金轮已自椅中立起，举步向前道：“帮主，怎的邱香主等六个人沉睡如死？难道说，他们都已将那迷药喝了下去？”

濮阳维点头道：“本来我想这红魑会党徒，拿出解药来，他却嚼舌自尽。”

七煞剑吴南云正待答话，茅屋四周已传出一片喝问之声。

声息甫毕，竹篱前面现出一个身材高大魁梧，满面青紫，却又只剩下一条手臂的老者来。

这老者身后，尚跟着八名面容冷酷狰狞的有大汉。

独臂老人“磔磔”一阵怪笑，洪声道：“冷云帮的余孽孤魂，莫以为本会包游巡伤在你们手内，便不可一世，嘿嘿！老夫看你们尚能到几时？”

七煞剑吴南云缓步至窗前，冷味道：“断臂老儿，你这突如其来，若泼妇骂街般的风范，便是红魑会应对好朋友的礼仪么？”

独臂老人闻言，勃然暴怒，单掌疾扬，已将一大片竹篱震散。

“哗啦啦”的暴响声中，只听他大喝道：“你这狗才枉活了半辈子，竟不识我独臂毒夫薛天涛之名！”

七煞剑吴南云狂笑一阵，厉声道：“薛天涛，你可也知道我五台七煞剑吴南云之名么？”

独臂毒夫闻言一惊，仔细向吴南云打量了一番。

洪声笑道：“哈哈！老夫素闻传言，五台派第一高手吴大侠，已投身冷云帮，供效驱驰，老夫还当是谣传失实，不予相信。嘿嘿！原来吴大侠果真如此！”

原来独臂毒夫薛天涛，昔为西北巨盗，壮年之时，曾在一次抢劫中，妄杀无辜，而吃五台派当今掌门人赤眉大师路边撞见。

赤眉大师虽是出家之人，任侠好义之心仍盛，眼见之下，不由勃然大怒，忿而出面干涉。

独臂毒夫自是不服，二人当即翻脸，交手之下，在第三招上，独臂毒夫薛天涛终因技差一着，挨了赤眉大师一记“金龙掌”负伤逃遁。

事后，他痛定思痛苦练绝技，技成后，又加入红魑会，担任副首领之职。

是而，薛天涛虽对五台派切齿痛恨，却又畏于五台武学深奥，门人众多，不敢贸然造次。

他对五台派之人，可谓又恨又畏，此时，他一见五台派鼎鼎大名的七煞剑吴南云现身于此，不由心头暗喜。

因为，他知道此次己方人多势众，且又有不少出乎意外的帮手来到。

他心中忖思，此次不但能将冷云帮一举歼灭，更可湔雪自己昔日一掌之仇。

七煞剑吴南云微微一笑，尚未答话，对方人影闪晃中，又有二人电奔而

来。

这二人来至独臂毒夫薛天涛身前，先前一个身材修伟，面容狰狞的黑衣老者，首先抱拳一揖。声量洪大的道：“老朽与二当家的多日不见，薛兄近来可好？”

薛天涛大声笑道：“马老哥来得正是时候！咱们倒要看看，唯我独尊的冷云帮英雄们，到底有多高的道行？”

他说到这里，随在黑衣老人身后，一个身材削瘦，面容阴鸷的少年，已在薛天涛面前跪下。

口中道：“弟子卡青元叩请师尊金安。”

独臂毒夫自鼻孔内哼了一声，说道：“不争气的东西。还不给我站到一边去！”

卡青元面上毫无表情，默默站起，立于一旁。

原来这面色阴沉之人，乃是独臂毒夫薛天涛的唯一弟子，亦即是江北绿林盟下恭请而去，执掌红旗的蓝鹰卡青元。

这卡青元武功甚为不弱，但是，江北绿林道将其卑颜重礼请去，并非完全看上他的一身武功，主要的，是因为卡青元乃是红魑会二当家，西宛山庄庄主薛天涛的唯一徒弟，卡青元一加入江北绿林盟下，不但可免去日后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若遇有强敌，则红魑会更可为臂助，九指魔公孙无畏此举，可谓深谋远虑了。

蓝鹰卡青元有了红魑会做靠山，又掌着江北绿林道，专司刑责的红旗之帜，是而其嚣张狂傲，不可一世。

自前些时，栽在濮阳维及浩飞手中后，他认为是其毕生的奇耻大辱，乃回山歪曲事实，泣诉乃师。

独臂毒夫为人最是护犊，闻言之下，不由气冲牛斗，一面严令手下爪牙注意冷云帮群行踪，一面修书江北绿林盟主九指魔公孙无畏，意欲联合一致，共同寻找冷云帮的晦气。

江北绿林盟下，原本就与冷云帮结有深仇，现在既有红魑会出面顶大梁，他们又何不顺水推舟？何况自己手下的红旗坛主，已吃瘪受伤，便是想不出面，也是不行。

冷云帮众人一进入沙河县地面，便被红魑会眼线盯上，急报负责此地会务的冷心樵隐萧广知晓。

因此，便有荒山之中，血战横尸的一幕。

萧广受伤后，被银鹰孤叟武京救回万花坪中，他因与武京昔日有过一段渊源，故而在濮阳维掌下受伤之时，武京出面相救。

只是银鹰孤叟武京，对于阴辣横行的红魑会，亦是深乏好感，是而不肯答充萧广与红魑会联手合污。

冷心樵隐受伤不重，当日即能起身，他匆匆别了银鹰孤叟，以百里快骑传信，向坐落云雾山的红魑会总坛报讯就在传讯快马行至途中时，恰好遇到红魑会正副首领，烈火赤目单独行，独臂毒夫薛天涛二人，下山巡视。

单、恭二人闻言之下，不由大为震怒，虽知冷云帮，近日复又重起江湖，极为难惹，但是为了自己在武林的声誉，亦只有调集会中全部高手，来至沙河县地面汇集，以备与冷云帮一拼。

濮阳维等人，自恶鹫崖下来后，所投的那座茅屋，便是红魑会的一个中

途联络站。

冷云帮群豪竟鬼使神差的寻上门去。

这时，红魑会打前锋的三个人，已到达这中途站内。

他们一见冷云帮众人来到，乃急急自室后隐去，只留下那总游巡翻天手包大正一人于室内，欲以红魑会中秘制的“迷魂蒙神散”，将冷云帮众人迷昏，以便一网打尽。

哪知天不从人愿，翻天掌包大正非但未建奇功，反将一条性命，送在濮阳维等人手中，但冷云帮亦有六人被迷倒，时间拖延，红魑会大援却已源源开到。

这时，独臂毒夫一见当今江北绿林盟下副瓢把子，已亲自来到，料知江北绿林高手，亦必然随后而至。

他故意做出一股不在意的神情道：“马兄！贵瓢把子想已来了吧？这些冷云帮的孤魂遗孽，此番必不能放过一人。”

天雷叟马亮也不傻，他一听薛天涛的语气，便知道他乃是说，凭自己一人，尚不能担当此次大任。

他表面上却笑呵呵的道：“薛兄，且莫过虑，敝瓢把子已经来到，正与贵会当家的在计议，如何将这杀胚一网成擒。”

二人低声谈话，却不时转目注意着茅屋内的动静。

这茅屋的四周，已布满了红魑会的爪牙，尚有一些穿着黑色衣衫的彪形大汉，不时往来奔走。

显然，江北绿林道上的人物也到来不少。

茅屋外的竹篱已被独臂毒夫震倒了一片，可自外面清晰的看到茅屋外间的窗口，但是，房屋里面却是一片寂静，毫无声息。

茅屋中，濮阳维正在与七煞剑吴南云，低声商量应付之策。

独臂金轮石鲁紧紧的依在那侧室房门后，监视着厨房后面唯一的窗口。

粉罗刹徐妍容抱铁琵琶，隐于内室，美目流转，全神戒备。

濮阳维悄然自窗向外探视，晒然说道：“吴堂主，现下敌众我寡，况且又在吾等久战力疲之际！你瞧，本帮人手原已不足，却又吃这些狗贼迷倒六人，待会一动上手，只怕有得好戏看了！”

七煞剑吴南云冷哼一声，道：“树梢及草丛中，时见人影闪缩，这些家伙倒真会挑捡地方！”

他正说到这里，蓦闻里间一声娇叱，跟着又是一阵机簧声响。

濮阳维身形骤起，急急向室内掠去。

只见粉罗刹玉面含霜，怒瞪着屋顶。

濮阳维抬头望去，原来那屋顶已被人掀去了青瓦数片，横梁之上，尚插着一蓬银光闪闪的寸许钢针。

濮阳维不用细问，已知必是粉罗刹那铁琵琶射出之物。

他微微一笑，说道：“徐姑娘，且请稍安勿躁，这瓦面虽被掀起，决不会有人潜登屋顶，可能是对方暗器所为。”

他安慰了徐妍容几句，负着手在室中轻轻踱了起来。

目光流转，向这间屋内四周查视着。

忽而，濮阳维竖掌如山，向一张白木桌砍下，轻响一声，一大块桌角已被他似切豆腐般的劈了下来。

濮阳维继续挥掌如风削向那方白木之上，不一刻，已被他削成一条条细

长尖利的木箭，为数约有三五十只之多。濮阳维并不说话，默默向室外走去。

七煞剑吴南云侧身窗后，探视着室外敌人动静。

独臂毒夫薛天涛师徒，天雷叟马亮等人，此刻已退出五丈以外，分散肃立，好似有所期待。

果然，就在濮阳维来至吴南云身旁之时，四周树林草丛中，已传来数声凄厉长啸，七八条人影，在接近茅屋三丈之内时，窗口之中，突然射出白光数道，惨号之声过处，立有五人当场尸横地下。

余下三人尚未及回身，茅屋后面又起了几起暴叱，便运劲向茅屋抛出火把。

人人手中皆持着一只烈焰熊熊的火把，身隔三丈，便运劲向茅屋抛出。

只见呼呼风声之中，条条火龙，如流星般射至茅屋四周，有些已抛在屋檐之上。

此屋全为茅草及木材所造，质地粗劣易燃，加以秋高物燥，瞬息间，已有两三处燃起了火苗。

据守屋后的独臂金轮石鲁，双目血红，怒叱一声，单手急扬，一大把铁棋子已电射而出，他须髯颤动，激愤异常，若不是濮阳维早有明令，不得追出室外，他早已经扑将出去了。

七煞剑吴南云大喝一声，身形已自窗后穿出，翻手拔剑急挥，珠曜剑涌起一片寒光，一刹那间，已将两处燃烧的火苗劈落。

吴南云身形不停，一个仰身，人已倒射入室。

那十余条人影，已吃石鲁的铁棋子，击伤二人，这时，在同伴挟持之下，已呼啸退去。

濮阳维适才以手中自制的木箭，将红魑会党徒射死五人，余众早已骇然惊退。

他仍然靠在窗角，面上一片萧然。

守在屋后的独臂金轮石鲁，双目怒视着屋后时而隐现的人影，回头低声道：“帮主，咱们何不冲出去，杀个痛快。”

濮阳维微微摇头道：“暂且不能如此，若咱们冲出去，屋里昏迷之人由谁来照顾？而且目前不知敌方实力如何，不过，他们既敢找上门来，便定有所恃。”

濮阳维等四人，把守住这茅屋四周，不时暗器拳掌齐发，以拒敌着时而暴起暗袭的红魑会及江北绿林道的人物。

但是红魑会方面，只是派遣一些二三流脚色，做扰乱性的袭击，仍未发动全力攻势，双方都在十分紧张的僵持着……

二十六、白雁受持 城下之盟

离着那三间不大的茅屋之前，有着一片枝叶青翠的竹林。

千竿修篁，迎着萧索的秋风，轻轻摇曳，发出阵阵“哗啦！哗啦”的响声。”

竹林之外，或明暗的伏着数十名，身着色衣衫的彪形大汉，个个屏息如寂，十分紧张。

竹林内，一片旷地上，这时正盘膝坐着四人。

当中一个，身着一件嵌着血红寿字图，宝蓝色长衫的老者。

他这时正睁着一对赤红似火的巨目，和他对面坐着的一个鹰目钩鼻，身材削瘦的老人在谈着话。

这削瘦老人之旁，坐着的人，赫然竟是那头大身小，生像怪异的黑龙魔爪甘滨。

双目如火的老人，便是那红魑会的魁首，烈火赤目单独行。

那身标削瘦，面目阴鸷的老人，却是江北绿林盟主，九指魔公孙无畏。

这时，好似二人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

烈火赤目单独行，双目圆睁，微有怒意的道：“公孙盟主，如你适才所说，那冷云帮濮阳维，咱们便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九指魔公孙无畏，“嘿嘿”一声干笑道：“单当家的，请勿误会兄弟言中之意，兄弟是说那玉面修罗，传闻功力异常高绝，不是兄弟夸大一句，便是本盟副瓢把子天雷叟马亮，亦在那厮手下，走不上五十招，嘿嘿！故而稍停咱们决不能和他讲武林规矩，还是一哄而上为妙。”

九指魔公孙无畏在武林黑道中，名声极为烜赫，他说出这以众凌寡的方法，面上亦不由现出讪讪之色。

忽然魔爪甘滨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他身侧三人，皆不由愕然的瞧着他，不知他突然大笑含有何意。

魔爪甘滨面色倏然一凛，沉声说道：“单当家，适才公孙盟主所言，确实不虚！想在下自出山以来，虽未敢说打遍天下，也可谓之少遇敌手。”

烈火赤目单独行阴阴一笑，双目红光暴射，洪声道：“黑龙魔爪甘兄大名，震慑江湖黑白两道，甘兄此言确非夸大？”

魔爪甘滨微微一笑，说道：“单大当家过誉了！不过在下虽有几手庄稼家把式，却也不敢托大……”

他向面前三人一瞥，哑声道：“玉面修罗功力之高，实非虚传，在下与其两度交手，皆落下风，第一次更险些送命在他赤煞掌之下。”

甘滨双目煞气并射，恨声道：“在下亦不用顾及颜面，那次负伤后，若不是仗着在下身上，有着一件师门秘传的护身至宝‘千落银甲’，挡住对方一半掌力，只怕今日早已变成地下流魂了。”

烈火赤目单独行，九指魔公孙无畏二人，闻言之下，俱不由暗暗吃惊。

黑龙山魔爪甘滨之名，早已蜚声江湖，等闲武林高手，简直不堪他一击，甚至连点苍派那么多高手，也在一日夜之间，吃他打得落花流水。

烈火赤目及公孙无畏二人肚里雪亮，知道魔爪甘滨之能，决不稍逊自己。

一时之间，各人皆紧皱双眉，陷入沉思，默默不出声。

这时坐在单独行身旁，一个面色惨白，双耳特大的六旬老者，冷冷开口

道：“大当家，玉面修罗固然厉害，吾等以一对一或者不行，但他即是功力盖世，也决挡不住咱们联手合击。”

烈火赤目单独行，回眼睨了这面色惨白的老人一眼。

沉声道：“牟总监堂之意，也是赞成公孙盟主的意见了？”

这面容惨白的老人，乃是红魑会中，监察全会上下的首要人物，名叫牟忍德，江湖上号称瘟神君，武功之高，与烈火赤目单独行相差无几，决不比红魑会副首领独臂毒夫薛天涛差。

他见当家的如此一问，不由断然道：“本堂之意，正是如此，想本会包游巡何等功力，竟然在瞬息之间，丧命于对方手中，咱们便是较包游巡高上一等，想亦不是对手。”

他环目四顾，阴声道：“欲灭冷云帮大敌，只得用此下策，虽然此举不太光明，但为达成目的，亦只有不择手段。”

九指魔公孙无畏合掌笑道：“牟兄所见甚是，若不乘此良机铲除此獠，只怕吾等日后必将遗患无穷了！”烈火赤目单独行沉吟良久，一双火目大放红光。

他沉声说道：“也罢！吾等为了日后基业，也说不得要以此法，将他们坑在这里了。”

公孙无畏大笑道：“单兄当机立断，兄弟佩服之至。嘿嘿！我就不信，凭红魑会和江北绿林道全部高手，再加上甘兄相助，尚有不将冷云帮遗孽一网打尽之理。”

魔爪甘滨在旁，阴阴一笑，说道：“在下与黑砂岛之人联手失败，乃他们实力过于分散之故，此次我等集中力量，合力齐心，冷云帮众人的未途，就在眼前了！”

他随又傲然笑道：“而且，玉面修罗的命根子，尚握于在下手中！”

旁坐三人闻言之下，不由齐齐一惊，促声急问道：“他的什么命根子，握在甘兄手中？”

魔爪甘滨“嘿嘿”阴笑道：“那丫头乃是华山派的白雁，白依萍，嘿嘿！各位大概也听说这妞儿的名儿罢？”

烈火赤目尚未及答话，九指魔公孙无畏已捋须长笑道：“噢！原来是华山青莲贼尼的弟子，唔！这女孩子确是美艳绝世，无可比拟，想不到，濮阳维这小子竟有如此艳福！”

魔爪甘滨冷冷笑道：“公孙盟主更没想到，这丫头会落于在下手中吧！”

九指魔公孙无畏嘿嘿两声干笑，不及答话，魔爪甘滨已撮唇长啸起来。

啸声始住，竹林之后，已掠入一个身材高大，面目极为丑陋的中年妇人。

别看这女子生得奇丑，一身功夫却是不弱，只见她两个跃纵，已来至四人身前。

在这女子背后，挂着一个金丝软兜，兜中有着一个身材异常窈窕的白衣少女。

四个人的八道眼光，都注视在白衣少女的面孔上。

她那一头乌亮柔密的青丝，长长的披拂在双肩之上，面色苍白，微翘的睫毛紧合着侧脸俯睡在这妇人的肩头上。

少女的面孔，宛如世上一座最美丽的雕塑，是如此美艳，纯洁得好似一枝绿波中的白莲，美艳得像是琼楼玉宇里的嫦娥。

仿若世上一切的美好形容，都不能描述这美丽少女于万一。

四人中，除了魔爪甘滨外，其余各人都看得呆了！心里不禁由衷的赞美着。

他们对眼前这白衣少女，隐隐产生了一种出奇的喜爱，这种喜悦，不包含一丝丝的情感，就好像爱他们的妹妹或女儿一样。

九指魔公孙无畏低声赞道：“数年不见，这妮子长得愈发美了，唉！昔日她与她的师兄师姊，寻老夫架梁时，老夫便不忍伤她。”

公孙无畏说到这里，倏然暗自一惊，不由急急住口。

他偷向众人脸上一瞥，见各人正在痴痴的沉思着，他始舒了一口气。

心忖道：“自己怎的如此糊涂，这些事也说出口来，教别人听去，会将自己编排成怎样一个人！”

时间几乎是凝结了，空气沉寂得没有一丝声息。

蓦然！

竹林外飒声风响，已掠入一个身着紫衣的精壮大汉。

那汉子身形甫落，对烈火赤目，急急躬身道：“启禀大当家，林外有一批黑砂岛人，想与大当家晤面。”

此言一出，惊得其余各人一怔。

魔爪甘滨心中嘀咕道：“黑砂岛人已一败涂地，连他们依为柱石的巴豪，亦身受重伤，他们还不回去，又来此地，不知有什么企图。”

这时，烈火赤目单独行火眼骤睁，满面疑惑的道：“黑砂岛一脉，与吾等素无牵连，来找我说话，不知安的什么意思。”

他身旁的瘟神牟忍德，阴沉沉的道：“大当家，咱们且先问明了来由，再行定夺不迟。”

九指魔公孙无畏亦颌首道：“牟监堂所见极是，黑砂岛自昨日冰消瓦解后，虽然冷云帮众人未赶尽杀绝，但这血海深仇，他们岂肯就此罢休，依老夫愚见，他们至此，要求与我们联手的成份居多。”

烈火赤目闻言无语，沉吟半晌，始对那名红魑会弟子道：“也罢！你便请他们进来！”

紫衣大汉应声而退，不一刻，竹林外一阵沙沙脚步声响，跟着那名大汉，已进来两人。

前行者身材痴肥矮胖，发际插着一朵红绒大花，正是那北海毒鲨胡波。

跟着他身后的，是个瘦长阴沉，光头赤足的中年汉子，赫然竟是黑砂岛三大卫宫之首，凶魂曹逸。

北海毒鲨一眼望见前面四人，急忙双手抱拳道：“兄弟胡波，请问哪一位是红魑会单老当家？”

烈火赤目大步向前，洪声道：“老夫便是，请问胡波来此，不知有何赐教？”

北海毒鲨哈哈一笑道：“兄弟冒昧来访，诸多唐突，尚望单老当家恕罪则个。”

烈火赤目单独行心中忖道：“素闻黑砂岛之人，个个凶狠毒残猖狂无比，丝毫不将中原武林同道置于眼中，怎的这胡波恁的有礼？”

想着，他亦长笑道：“胡兄且请将来意说明，但凡老夫能力相及，老夫决不推托。”

北海毒鲨双目微睁，满腮肥肉已堆集一处。

他正待说话，却见魔爪甘滨立于三人之后。

胡波哈哈笑道：“原来甘兄也在此处？咱们现下见面，真是有缘。”

他绝口不提，昨日魔爪甘滨在黑砂岛全军覆没时逸走之事。

北海毒鲨知道自己目前正需对方援手，魔爪甘滨既然已与对方之人处在一起，必然与他们另有渊源，自己却犯不着开罪于他，这北海毒鲨，亦可谓老奸巨滑了。

这时，魔爪甘滨面上毫无所动，冷然道：“胡兄有事不妨言明。”

他稍停又道：“曹卫宫的伤势曾否好转？”

甘滨已注意到凶魂曹逸面色青白，身体极为孱弱的立于胡波身后，便料知曹逸所受内伤必然不曾痊愈。

胡波的皮肉不动的一笑，道：“曹卫宫伤势已好得多了，倒有劳甘兄担心。”

他又转头对烈火赤目单独行道：“单老当家，想尊驾已得知我黑砂一脉，栽于恶鹫崖之事？”

单独行默默颌首，等候着胡波接应下文。

北海毒鲨胡波脸皮一松，故作感叹道：“我那巴老哥亦伤在濮阳维那厮手中，以致功力尽失，唉！承巴老哥美意，坚持将黑砂岛主之位，传于兄弟……”

他双目环视众人反应，只见眼前各人，俱都默不作声。

他始又接道：“兄弟自知技弱才薄，不足以担大任，但巴老哥一再相劝，兄弟推辞不下，只得临危受命。”

魔爪甘滨为人城府最是深沉，足智多谋，他一见北海毒鲨这番模样，便知其中必有文章。

他也不去拆穿，仅冷冷一笑，道：“恭喜胡兄了，胡兄能接黑砂岛主一职，可见巴岛主对阁下信赖之重！”

烈火赤目见胡波与魔爪甘滨竟是素识，心中不由想道：“魔爪甘滨这厮，毛遂自荐的寻上门来，声言愿与吾等合力抵制冷云帮，眼前看他又与这什么胡波相识，这二人不要弄什么玄虚才好。”

瘟神君牟忍德哼了一声，向烈火赤目打了个眼色。

自己已阴声道：“若胡岛主有何指教，且请早予言明，我等也好斟酌一下，看看能否使得。”

九指魔公孙无畏接口道：“对，而且现下时间亦剩下不多了。”

北海毒鲨用手一扶发际的红花，面容肃然道：“兄弟便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黑砂一脉如今已伤亡惨重，但如此血海深仇，吾等岂能不报？兄弟闻之红魑会与江北绿林盟下好汉联手，准备予冷云帮群獠以痛击，兄弟自忖这是我黑砂一脉雪耻良机，故率众前来，意欲与各位并肩一战。”

烈火赤目单独行心中暗笑道：“我说黑砂岛之人，怎的如此知书达礼起来，原来，他们自知一败涂地，实力锐减，乃是有所求而来！”

单独行微微沉吟，问道：“胡岛主，首先老夫须明白，贵岛目下可战之人，尚有多少？”

北海毒鲨一见单独行言下之意，已有答允联手的希望。

他急急说道：“除兄弟之外，尚有黑砂岛二代弟子六人，三代弟子二十余人。”

烈火赤目单独行斜眼一睨凶魂曹逸，道：“这位是谁？看他样子好像受了颇重的内伤？”

北海毒鲨胡波一笑道：“曹卫宫所受内伤颇重，看情形至少需要养息半年以上，功力才能略为恢复……”

北海毒鲨又说道：“他是与濮阳维那厮对掌受伤，唉！只怕曹卫宫以前的一身功夫……”

凶魂曹逸自知昨夜拼出全力的功力，与濮阳维硬对一掌后，自己内脏已是受创甚剧，可能不会完全痊愈，只怕自己这身武功，也要打个折扣了。

但他一见北海毒鲨竟在外人面前吐露真情，不由面色一变。

微怒道：“岛主，曹逸受创不重，自忖还能应付个三招两式。”

烈火赤目单独行狞笑一声，道：“是么？老夫倒要试试看？”

身形疾进，双掌已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劈向曹逸胸前。

凶魂曹逸估不到烈火赤目会突然对自己动手，惊怒之下，急急向后闪退。

但是他却忘了，自己重伤之下，怎能躲过那功力高绝的单独行全力一击。

就在曹逸身形才掠出的刹那，烈火赤目“哈哈”一声狂笑，双掌劲力已凝成一道无形钢墙，两腿连出七脚，“砰”然巨响声中，已将凶魂曹逸踢得直飞出丈许之外，满口喷血的跌在地下。

曹逸身躯伏在地上，一阵痛苦的蠕动，便自寂然无声。

北海毒鲨胡波，嘴角之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色。

他故意装做恼怒的喝道：“单老当家，兄弟属下并未曾开罪于你！因何竟下此毒手？”

二十七、风啸日晦龙腾虎跃

一直站在旁边，尚未开口的九指魔公孙无畏，忽而双手高举，止住了众人的喧哗。

自己已大踏步的走向前去，说道：“濮阳维，人道阁下智勇绝伦，今日一见，却也不过尔尔。”

他阴阳怪气的笑了一声，又道：“眼前情势，只怕阁下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吧！”

他突然一拍手，草丛中已出现了十二名黑衣大汉。

十二人之中，每三人一组，肩头上，赫然扛着一杆乌黑的火枪。

这火枪虽然异常笨重，但里面却塞满了铁砂及火药，一经引发，便四处迸射，威力之大，极为惊人。

任你武功再深，自己也挨不住那有烙铁的般炙热的强劲铁砂一击。

九指魔公孙无畏满脸得色，续道：“阁下瞧见了吧！如阁下继续负隅顽抗，不但你本人逃不出我方重重包围之下，甚至于贵帮的属下，亦将无一幸存。”

他微微一顿又道：“何况，还有阁下腻友白姑娘，受持于我方甘兄手中。”

茅屋中的濮阳维面色苍白，但是双目却神光炯炯，他表面上虽像是在倾听着公孙无畏的谈话，心中却极快的思忖着，该如何的打开目前的僵局。

公孙无畏的话刚讲完，濮阳维已狂声笑道：“看你模样，必是江北绿林道的盟主，九指魔公孙无畏了。”

他说至此面色倏然一寒，厉声道：“你们以为依仗人多势众，便可稳操胜算么？这样未免也太简单了！”

他傲然一声又接道：“现在废话少说，任你舌烂莲花，亦休想占到本帮一线便宜，若是不信，便过来交手试试？”

九指魔公估不到对方如此倔强，不由得老脸一红，恼羞成怒道：“好！好！濮阳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稍时玉石俱焚，便知老夫所言不虚。”

濮阳维嘿嘿一笑，不再接答。

这时，红魑会的大当家，烈火赤目单独行，已大步走向前来，与九指魔公孙无畏，魔爪甘滨等人低低商谈起来，只是三人正在不住点头，好似在计议着如何向茅屋中冷云帮的群雄攻击。

濮阳维知道目前情势十分危急，已方已濒于绝对不利之地步。

他忖道：“目前我方虽然只剩下四人，但个个功力不弱，对方人数虽多，却未能占便宜，只是室中昏迷的六人，要怎生设法将他们妥为安置才好，否则到时首尾不能兼顾，就会受到极大的损伤……”

他仰首凝思，不动，像尊木雕之人。

七煞剑吴南云面色沉凝，监视着屋外的一举一动。

这时，只见敌人已一批一批的分散开去，隐匿各处，竹篱外人影纷飞，来往奔跑不停，显然对方已在积极备战了。

蓦然，濮阳维大叫一声：“有了！”

吴南云微微一怔，愕然不解的望着他。

濮阳维急急附在他耳旁，轻语一声。

吴南云那沉重坚毅的面孔，已逐渐露出一丝笑意，好似那云翳之中透出

一线阳光。

只见他急急点头，已极快将昏迷在椅上的六人，逐次拖入室内。

濮阳维才转过身来，四周已响了几声惊天动地的轰然巨响。

阵阵青烟冒处，一蓬炙热通红的铁砂，已似漫天冰雹般，急骤射入。

茅舍堂前，顿时被打塌了一大片。

濮阳维身形如电，响声入耳，他已飞身纵在屋檐。

这时，四周“劈啪”之声，恍如年节花爆般，密响不绝，震耳欲聋。

呼啸的铁砂，自四周缺口射入，威力之大，直如山摇地动。

茅屋中阵阵“哗卜”暴响，除了家具柱梁，被打的破裂不堪外，墙壁四周，更已“呼呼”的燃烧起来。

濮阳维背紧贴屋檐宛若一只绝大的壁虎，他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敏锐的向四周打量着。

忽然一阵青烟，由距屋左三丈处的一丛草堆中升起，跟着便是“轰”的一声巨响，一片铁砂已射将过来。

濮阳维骤然发现了敌方这杆火枪位置，心中不由大喜。

他略一估量距离，便知凭自己一身功力，定可将这杆隐于乱草中的火枪击毁。

濮阳维嘴角之上，掠过一丝残酷的微笑，他急一挥手，一溜红光已厉啸着射向那左侧草丛之中。

去势之快，恍若流星闪电。

几乎在同一时间，那丛草堆之内，已响起数声凄厉惨号，红光盘绕，划成一道美丽的弧线，又飘然飞回。

濮阳维将全身的真力，巧妙而准确的贯注于“赤龙梭”之上，故而能在伤人之后，折回到濮阳维手中。

茅屋外，人影骤闪，已有数人惊呼的向四周四处逃窜。

濮阳维理也不理，双眸又敏锐的向四周搜索。

不一刻，已吃他在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上，发现了另一杆火枪。

那片浓密的枝叶之后，好像微有火光一闪，濮阳维已知对方必然是要燃着火枪。

他蓦然想起一法，急急伸手一摸，已自身上拿出一粒鹅蛋般大小的钢蛋来。

这时一根乌黑的枪管，正自枝叶中缓缓伸出。

濮阳维毫不迟疑，嘿然一声，手中那枚钢蛋，已似脱弦流矢般飞去。

银光一闪，恰巧不过的刚好嵌入那管伸出来的火枪枪管之中。

只闻一声震天价巨响，那杆隐藏在树上的火枪，已自中间炸裂。

碎铁纷飞中，铁砂四溅，三四名黑衣大汉，惨嚎连声，纷纷自树上坠下，个个都是鲜血满脸，哀号不已。

原来，濮阳维见树枝之后，火光微闪，已知对方必然又想引发火枪。

他拿准时间，在那隐于树上的火枪枪口伸出之际，已运劲将一粒钢蛋，巧妙的射入枪口之中。

这时，亦正是三名火枪手，将火药引线燃着的刹那。

火枪出口既被阻塞，铁砂热力喷射不出，即在枪管中自行炸开。

濮阳维在瞬息之间，已连续解决了敌人两杆火枪。

此时，七煞剑吴南星已自内间闪出，一面急急将室内火焰扑灭一面含笑

向濮阳维微微点头。

濮阳维知道事情已经办妥，探首环目四顾，伏身侧室的独臂金轮石鲁，正在怒目圆睁的瞪视着屋后，粉罗刹徐妍容也紧紧依在门侧。

他心中不由一宽，知道己方四人，皆未受到伤害。

欣慰之下，他低声说道：“吴堂主，天幸我方之人全未挂彩，现下时机急迫，后顾之忧既除，咱们便冲出室外，杀个痛快。”

他语声一停，人已如翔鹰般，“呼”声向外掠去。

七煞剑吴南云大喝一声，声如平地焦雷，身形晃处，亦随后扑至。

独臂金轮石鲁，粉罗刹徐妍容二人，亦相继杀出。

这时，只见草地之上，一道精芒电闪，往来盘回，蒙蒙白光中，煞气隐隐。

濮阳维已施展开“修罗七绝式”，如天兵突降，大展神威。

红魑会、江北绿林道、黑砂岛等各方人马，如秋风落叶般，纷纷倒地，血肉横飞，人仰马翻！悲号惨噪中，未死之人，亦皆四处逃窜……

七煞剑吴南云手中一把珠曜剑，亦若横空长虹，匹练般电掣翻刺，似江河决堤，绵绵不绝。

蓦然，两声厉啸起处，红魑会大当家烈火赤目单独行，副首领独臂毒夫薛天涛，已双双怒叱而至，单独行手执一把巨形熟铜金瓜锤，薛天涛手中却紧握着一把金光闪耀的薄刃缅甸刀。

二人暴怒中，一上手便已拼出全身功力，扑向濮阳维而来。

濮阳维长笑一声，剑光一闪，一招“长恨绵绵”起处，已卷向单、薛二人。

正当此际，又是一声冷笑，两圈银光，日光之下，莹光夺目，狂风般劈向濮阳维身后。

这暗袭者不是别人，正是黑龙山魔爪甘滨。

濮阳维怒叱一声，剑起如瑞雪缤纷，寒气逼人，刹那间，已与这三位黑道中顶尖高手，斗在一处。

七煞剑吴南云的攻势，亦遭到阻碍，他正被江北绿林盟主，九指魔公孙无畏，及北海毒鲨胡波二人夹击，已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激战。

独臂金轮石鲁与粉罗刹徐妍容，正并肩站立，挥舞手中兵器，尽展平生所学，力拒红魑会总监堂瘟神君牟忍德，江北绿林盟下副瓢把子天雷叟马亮，黑砂岛十七煞中仅余的六名弟子等人联手合击。

显然，冷云帮群豪，此刻已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

此时，侧旁戒备的蓝鹰卡青元一声呼啸，已率着数十名红魑会爪牙，急掠向茅屋之中。

其意显然是想擒住刻下在茅屋中，已经迷昏的六名冷云帮属下。

濮阳维力敌三位黑道中功力无匹的魔头，亦自有些吃力。

但是，他仍能分神注意四周战况。

这时，他看见蓝鹰卡青元等人的行动，他嘴角微微一晒，暗笑道：“这一着，你们可是上了大当了。”

他心念转动间，已连连闪过独臂毒夫及魔爪甘滨的两记奇招。

他冷哼一声，身形微晃，一招“碧血三溅”已电掣使出。

剑光幻成三道惊天银龙，将对方三人逼得狼狈躲闪。

红魑会首领烈火赤目单独行，手中沉重的金瓜锤，舞的阵阵呼轰若狂涛

般的劲风，猛攻而上，劲气中，锤影如山，的是有开山裂石之威。

濮阳维挺持修罗剑，剑身劲气，已凝成一道深厚的光墙，瞬息间又将三人逼退数步。

缠斗间，不觉已有了百余招之多。

正当此时，蓦觉周遭奇亮，一道耀眼的毫光，闪耀生辉。

那奇强的亮光，逼得场中诸人眼花缭乱。

濮阳维暗自一凛，已知七煞剑吴南云必已使出他五台“七煞剑”法中，最凌厉的救命三绝式之一“七阳争辉”。

果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海胡波的惨叫声中，已凄厉的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众人惊惧回顾，只见北海毒鲨紧扣胸口，正缓缓倒地，胸前热血涌出，已将衣衫浸透。

七煞剑吴南云左臂之上，深插着一枝黝黑而尾部分叉如燕尾的暗器。

他发髻散乱面色苍白，显然亦是受伤不轻。

一旁的九指魔公孙无畏，也惊愕万分的瞪目注视着吴南云，他摸不透吴南云利剑的剑身会突然发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濮阳维对手的单独行、薛天涛、甘滨三人，却丝毫未被眼前的变化所惊惧，依旧出招如常，奇快的动着手。

但场中的一切，他们却已看清楚，四人中各有各的心思。

濮阳维极快的忖道：“目下七煞剑又已负伤，而且，瞧他手臂上所插的暗器，显然是北海毒鲨临死的一击，假如确是如此，这暗器必是由胡波那‘钻心槲’上之小孔中射出，而且，恐怕还含蕴奇毒。”

烈火赤目单独行，心中却得意非凡。

因为北海毒鲨的生死，与他根本就没有关系。何况，北海毒鲨在临死前，更代他击伤了一个劲敌，说不定魔爪甘滨还是与胡波勾结呢？

七煞剑吴南云适才在公孙无畏及胡波的夹击下，已逐渐感到不敌。

因为以吴南云一时卓绝的武功，应对北海毒鲨或九指魔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稳操胜算的把握。

但是这两人若联手齐上，吴南云便感到力不从心了。

故而，他在战到第一百二十招上，便猝然施出五台派镇山之技，“七煞剑”法中的救命在三绝招之一的“七阳争辉”。

但是就在吴南云的珠曜剑深深插入北海毒鲨的胸口时，胡波手中“钻心槲”的小孔内，所装置的含有奇毒的“燕波透心锥”亦电闪般连续射出五只。

胡波骤觉眼前奇亮，视线全失之际，便知事情不妙，故而他出手之下，亦是狼狈异常，竟施出他多年秘藏，不遇强敌决不施用的“五锥夺命”手法来。

七煞剑吴南云虽然一剑刺中敌人，但他因欲适时避开九指魔公孙无畏的一招“双钹撞钟”，故而略为分神，透心锥击至，情势危殆之下，他倾全力避开了四枚，但仍被其中一枚钉入手臂。

吴南云骤觉臂上中锥处，一阵奇麻，便知胡波暗器之上，必然含有奇毒。他当即运气封住穴道，以免毒气攻心。

九指魔公孙无畏却看出便宜，狂笑一声，又急攻而上。

他此时出手，异常狠毒，猛攻硬劈，完全是一派置人于死地的进手招术。

七煞剑吴南云一声不响，紧咬牙关，珠曜剑挽起朵朵浪花，已与公孙无

畏战在一起。

但是出招换式之间，显然已迟滞不少。

濮阳维心急如焚，情势之危急，他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只是自己目下对手，个个都是功力卓绝，威震一方之人，一时半刻之间，却决计无法分出胜负。

烈火赤目大锤一沉，手中金瓜巨锤，声起如雷，他震惊江湖的“霹雳锤”法，已使至极限。

独臂毒夫薛天涛，亦是连声暴喝，吐气开声，右手缅甸刀涌起精光成万丈，挥霍如风，左掌间而寻隙出击，声势极为惊人。

一旁的魔爪甘滨，却最是阴刁油滑，他决不与濮阳维正面拼斗，一味的闪掠游走，“九宫索命圈”神鬼莫测的迭次突击。

口中还冷言冷语的讥讽道：“我说濮阳大帮主，如今你便想答应甘某的两个条件，嘿！也来不及了！贵帮的吴南云大剑客，已挨是了一只“燕波透心锥”，只怕午不过子，就得一命呜呼，可惜呀！可惜……”

濮阳维面色凝重，不理不睬，聚精会神的将一口真气，贯注于手中修罗剑上。

蓦然！

他剑身急快的一颤，点点星芒流泻，独臂毒夫薛天涛失神之下，肩头已被划破两寸长的血槽。

烈火赤目单独行怒喝一声，金瓜锤连连击出五招，始将那薛天涛的危机堪堪化解。

魔爪甘滨尖叱一声，“日月双环”绝招倏然使出，两团银光翻涌，劲气如虹，步步紧逼。

濮阳维大演绝学，身形运转如行云流水，潇洒中别有一股超凡气度。

这时，四人已拼斗至五百招以上。

蓦然，茅舍之中，已传出卡青元的声音叫道：“奇怪，那些昏迷之人，怎的不在室内？”

接着，左侧又是两声闷哼传来，一旁激战的独臂金轮石鲁，与天雷叟马亮，各自退出三步。

就在两人身形始退之际，天雷叟马亮已是一声暴喝，双掌带起条条巨形光幢，风声如雷，泛出阵阵淡青色的雾气。

马亮独特的“青木十一式”已倏然使出，威力之大，无可比拟。

濮阳维骤见之下，便知要糟，他悚然一惊，不由钢牙紧挫，目蕴煞气。

这时，独臂独夫薛天涛适好厉叱一声，手中缅甸刀抖的笔直，一缕寒光已疾然劈向濮阳维身后。

同时，烈火赤目单独行的金瓜锤，及魔爪甘滨的“九宫索命圈”亦已左右夹攻，分取濮阳维两肋要害。

情势已极为危殆……

濮阳维将心一横，身形毫不闪躲，长吸一口真气，一身白色长衫倏然鼓起，好似里面充满了空气似的。

周围亦同时翻出，一圈青红两色的蒙蒙劲气。

急怒中，他已运出举世无匹的“六弥真气”。

但濮阳维也不敢说有绝对把握，能抵得住这三个魔头的合力一击。

他几乎是同一动作，手中“修罗剑”已适时凝成一道银色浩荡长虹，银

虹之中，尚蕴有九股大约拇指粗细的强光，剑气呼啸刺耳，势如山崩海啸，汹涌而至，令人招架无方。

这是他第二次用出修罗七绝式的第七招“九神拘命”。

但是，濮阳维目下使用此招时，却全然不避敌人攻势，完全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招数。

几乎是快的不可言喻，双方已倏然接触。

魔爪甘滨为人最是狡诈机警，他一见对方剑气中煞气隐泛、毫光万丈，已识出这正是濮阳维昨日刺伤巴豪的那一式绝招。

这时他心中已自胆寒，但却来不及收招换式了！

甘滨狂喝一声，“九宫索命圈”倾足全身之力抛出，身形却借双圈抛出反弹之力，拼命后跃。

可是他仍然晚了一步，就在他才窜起的刹那，眼前已银光暴闪。

快得连剑身也未看出，鲜血怒射中，魔爪甘滨的那一条左臂已被齐肩斩断。

他一声惨号尚未出口，另一声悲号已先他而起。

原来烈火赤目单独行猛力一击之下，忽觉手中一震，敌方身前，仿佛有一道铜墙铁壁似的无形潜力！

他才暗叫一声不妙，一片寒光已到达眼前，速度之快，简单不能以任何词句来形容。

烈火赤目任是横行一世，心狠手辣，却也在热血迸溅中，被削去半个大好头颅。

濮阳维虽然一剑挥出，连臻奇功，但同时对方三件兵器，已分向自己背后，两肋猛戳而至。

须知濮阳维那一身举世无匹的“六弥真气”，乃是靠着一口先天气劲运出，威力虽强，却是最耗伤真元不过。

这时，甘滨、单独行、薛天涛三人均倾全力出手，三人皆为邪道中的顶尖高手，这一联手合击，岂同小可。

濮阳维骤觉身侧所布之真气，起了一阵极大的震荡，心脉震动甚巨，喉头里一甜，一口鲜血已狂喷而出。

他面色青白，身形一个翻转，随着一片精芒耀目的百丈光芒，已若天罗地网般，罩向那瞠目结舌的独臂毒夫薛天涛。

薛天涛已倾全力，一刀砍下，非但未能伤着敌人，而自己那把锋利无匹的薄刀，却好似砍在一块极有弹性的皮革上一般，飒然反震而回。

同时，惨噪之声起处，自己大当家，及功力高绝的魔爪甘滨，已是一死一伤。

他正愕然惊愣，心慌意乱之际，濮阳维已回剑罩下。

出手之势，仍是那修罗七绝式第七招“九神拘命”。

独臂毒夫薛天涛但见剑势绵密，若山摇地动，好似自己身外，已全然凝成一片重重的剑山，根本就无法闪避。

他面孔发紫，瞳孔大张，狂噪一声，发疯似的将手中缅甸刀舞成团团光圈，意欲做困兽之斗。

但闻一声哀呼，独臂毒夫薛天涛庞大的身躯，已被那奇幻无伦的剑光，绞成碎片，血肉纷飞。

血光之中，一截截亮闪的物体四射，一旁正在手足无措的红魑会党羽，

顿时被这物体射中，已有五六人翻滚在地。

原来这被削成一截截的物体，正是独臂毒夫手中的兵刃缅刀，在与濮阳维修罗剑撞击之下，亦遭到与他主人同一的命运。

濮阳维此刻白色长衫之上，沾满了斑斑血渍，双目煞气毕露，发髻散乱，身躯也微见摇晃。

四周的红魑会、江北绿林道，黑砂岛等爪牙，目睹此凄厉景象，早已吓得浑身颤抖，面青唇白。

濮阳维俊目一闪，已蓦然的看到天雷叟马亮，正双掌带起呼呼风声，劈向那摇摇欲坠的独臂金轮石鲁。

原来独臂金轮石鲁，因残疾之故，一切的功夫虽然高强，却不是已有四十余年修为的天雷叟马亮之敌。

何况他又在久战力疲之下，适才与天雷叟硬对了几掌以后，已自头昏目眩，五脏六腑翻腾不已。

濮阳维厉叱一声，白光起处，已身剑合一，若流星划空，急刺向天雷叟马亮之后。

但是，时间上仍是略晚了一步。

正在此时，一声娇叱起处，粉罗刹徐妍容已拼命挡于了瘟神君牟德的一掌，纵身跃上，挡开独臂金轮身前舍身硬搪一掌。

说时迟，那时快，“砰”然大响中，跟着起了一声惨号。

一切静止之时……

天雷叟马亮，已被濮阳维一剑贯胸而过，魁梧的身躯，直被那强劲的剑气，送出五步之外，始跌倒于地。

粉罗刹徐妍容嘴角也汨汨流血，花容惨白，软软倒地。

濮阳维狂笑一声，面孔扭曲，双目已成血红之色，浑身上下、全是血渍。

他一伸手，将头上浓密的黑发披散，仰天一声厉啸，身体已与那匹练似的剑光合在一处，如经天游龙般，在空中往返电掣。

简直已分不出那是一道剑江，抑是一片明虹！

场中惨呼悲号之声不停，头颅分飞，鲜血迸溅，三方联合的人马，瞬息间已倒毙于地下一片。

红魑会硕果仅存的瘟神君牟忍德眼看之下，不由魂飞魄散，心胆俱裂，他一声不响的就待拔腿开溜。

蓦然，一声嘶哑的冷笑，已起自他身后，牟忍德苍茫回顾，背后赫然是那已受内伤的独臂金轮石鲁。

石鲁眼见粉罗刹徐妍容为自己拼命受天雷叟一掌，看情形已是奄奄一息，自己一个须眉男子，却受一个妇女之恩，这又是多么令人难受与悲惭的事。

他正在自怨自艾，失神落魄之际，却见瘟神君牟忍德欲待悄悄逃走。

虽然，石鲁自知功力不是对方之敌，但见此刻悲愤填膺，早已将生死之事，置之度外，一股无比的精力支持着他，强撑着掠身阻止敌人。

瘟神君一见与自己联手的六名黑砂岛弟子，已大半丧在濮阳维剑下，其余各人，想亦多半不保，自己正可借机逸去，可恨这石鲁竟在重伤之后，仍强行拦阻自己去路。

他不由阴恻恻的冷笑一声，道：“你这是找死！”

身形闪动间，双掌已挟着山崩浪涌之势，猛力劈向石鲁天灵。

独臂金轮石鲁狂笑一声，单掌迎上，两脚亦同时飞起。

一声轰然巨响，瘟神君牟忍德踉跄退出五步，独臂金轮石鲁已口喷鲜血被震飞丈许之外。

牟忍德有心赶尽杀绝，又怕时间不充裕，他喘息粗重的道：“今天便宜了你这匹夫……”

蓦然，他身后响起了一个冷峭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道：“哼！今天却便宜不了你这老狗……”

牟忍德霍然转身，一个全身都是血迹的，披头散发的白衣书生，正悄然立于身后，双目炯炯的注视自己。

这人，正是濮阳维。

瘟神君牟忍德，被对方那双目中深沉逼人的煞气，逼得向后直退了三步。

双眸转处，已瞧到己方之人，已尸横遍地，无一生存。

他顿时觉得全身一冷，机灵灵的打了个寒噤，面色惨白的如同死人一般。

濮阳维冷漠的不带一丝情感的说道：“眼前景色很够味吧？牟大总监，是你们赢呢，还是我冷云帮胜了？”

瘟神君牟忍德张口结舌，讷讷不知所云，他已自内心深处，泛起一股怯意。

濮阳维冷然道：“几次的经验告诉我，为非做歹，残毒阴狠的武林败类，是绝对不能宽恕的，如今，你自己选择一个死法。”

他语气阴沉冷酷，衬着满身斑斑血渍，散乱的长发，直似审判人类最后命运的修罗之神！

牟忍德头脑一阵昏眩，恍似命运已被决定，他微微用手抚额，嚅嚅说道：“我……方诸人……可是……全……全完了？”

濮阳维冷然点头道：“只逃走了一个九指魔公孙无畏！”

牟忍德尚未及说话，他的身后又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启禀帮主，这姓牟的老狗，也该早日送他西归。”

瘟神已成俎上之肉，他闻言之下，惊惧的回头一瞧，原来开口者正是七煞剑吴南云。

他左臂之上，仍然插着那只“燕波透心锥”，一条手臂已变成青紫色。

但是，他仍然咬紧牙根，怒目瞪视着瘟神君。

牟忍德被吴南云看得心中直寒，他自知仅凭武功，自己决非眼前之二人之敌，虽然，二人目前皆已受伤。

濮阳维冷然说道：“牟忍德，你不要再拖延时间了，这样你是自讨苦吃……”

瘟神君适才被濮阳维那神惊鬼泣之技震呆了，这时他的神智才逐渐恢复过来，那股先天的凶残暴戾之气，已逐渐上升。

他蓦然狂吼一声，运足全身功力，急速的向濮阳维连劈三掌，足踵用力一蹬，身形已斜斜飞起。

濮阳维冷冷一哼，修罗剑往地一插，身形晃闪之间，已全然避开。

他快得几乎是与神君同时飞起。

口中喝道：“大监堂，你便先走一步吧！”

说话中，双掌已运足十成“赤煞掌”劲力，猛劈牟忍德。

瘟神君身形才起，已觉一股毕生未遇的狂厉劲风迎面而来，内中更含有一阵令人窒息的炙热之气。

他仓促中，急急出手相对，甫一接触，倏觉胸口如中铁锤，双手一阵奇痛，腕骨已然全折。

牟忍德那枯瘦的身躯，更如断线风筝般，飞跌出两丈之外，已然七窍流血而死。

濮阳维轻轻落地，伸手将地下深没及把的修罗剑拔起，拭净后插回鞘内，微微一晒，已急步向前。

向吴南云问道：“南云……你臂伤如何？可曾闭住穴道？”

七煞剑吴南云微微苦笑道：“暂尚可无妨，我好似与毒物结下不解之缘，两次受伤，皆是中毒！”

濮阳维忽然低咳两声，哑声道：“你不要灰心，这什么‘透心锥’虽然厉害，也不至于严重到什么地步。”

吴南云一见濮阳维面色苍白，嘴角血渍宛然，不由惊道：“帮主！你……你也受伤了？”

濮阳维一笑道：“没有什么！只是心脉受震而已，养息两日，自会痊愈的。”

他漠不关心自己伤势，却快步行向独臂金轮石鲁，与粉罗刹徐妍容二人倒地之处。

他俯身一察二人伤势，不由剑眉紧皱，微微摇头，面上一片凄然。

吴南云蹒跚的行来，低声道：“帮主，石堂主及徐姑娘是否尚有救？”

濮阳维声音嘶哑的道：“二人伤势，俱皆十分严重，只怕……”

七煞剑吴南云急忙俯身细看，只见独臂金轮石鲁面如金纸，气若游丝，直挺挺的躺在地上，若不是胸口之间，尚微有起伏，真像是一具尸体一般。

粉罗刹徐妍容双腿微曲，粉面惨白，毫无一丝血色，嘴角血丝隐隐，鼻息低微，若有似无。

濮阳维索然呆立一旁，意态消沉，心中十分愧疚。

因为，那独臂金轮石鲁，为冷云帮外三堂之白虎堂堂主，如今虽然身受重伤，但他因为乃是冷云帮之人，尚说得过去。

但是粉罗刹徐妍容却与冷云帮毫无渊源，严格的说起来，还是濮阳维的对头。

可是她为什么不顾性命协助冷云帮？又为什么为了冷云帮舍生忘死，以身阻敌？

说穿了，还不因为这一向冷面冰心的女煞星，私心里暗恋着濮阳维，爱屋及乌，她自然亦同样的袒护冷云帮中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心上人的生死袍泽。

濮阳维一直挚爱着白依萍，他那孤冷的心扉中，决容不下第二个女性，哪怕只是一个影子。

他虽然对徐妍容异常尊敬，但是粉罗刹需要的，是濮阳维深情的呵护与爱心，并不是那迹近淡漠的矜持。

濮阳维自嘲的抽搐了一下嘴角，微微回过头来。

吴南云正满怀关切的瞧着他，默默不发一言。

有时候，沉默的一瞥，比说不尽的千言万语，还来得令人感动。

濮阳维苦笑一声，缓缓说道：“南云，咱们先将石堂主，徐姑娘二人抱入那茅屋之内，看看是否还有办法，将他们救活……”

他说罢，双臂一伸，已将石鲁及徐妍容挟在肋下，向前行去。

忽然，他又停住了脚步，回头向吴南云说道：“南云，你去看看魔爪那厮是否已经死去，要是他还活着，也将他一并带进来。”

七煞剑吴南云答应一声，径自而去……

二十八、痴情难寄侠士肝胆

濮阳维缓缓行至那茅屋之前，见门旁僵卧一具瘦长的尸体，他细看之下，瞧出此人正是这次事件的祸首——蓝鹰卡青元。

他颈处血渍横溢，有些还在汨汨流出，一看即知为刀剑一类兵器所伤。

濮阳维微微一笑，已知这必是七煞剑吴南云的杰作。

他进入茅屋之中，先寻了四张长椅，拼搭起来，将石鲁、徐妍容二人分别放置其上，又匆匆进入内室之中。

这里面一间，布置得异常简单，仅有两张大木床，一口木制衣柜，以外一无所有，显得十分空旷。

濮阳维行至那巨大的衣柜之前，却并不打开，默默出掌，将衣柜震成粉碎。

衣柜下，是一片极为松软的沙土，沙土浮尘之上，可以看见有六根空心芦草，正伸在上面，约有寸许之高。

濮阳维行至那巨大的衣柜之前，却并不打开，急急伸手将浮面上的沙土扫除。

他轻轻的层层拂去，约在半寸的沙土下，已现出一个方圆五尺的土坑。

这土坑不深，刚好容一人平卧的高度，这时，下面正蒙一层床单。

濮阳维伸手掀去，床单下赫然躺着六条大汉。

六人紧紧挤在一起，鼻孔皆已被棉纸堵塞，嘴角却含着一根空心芦管，自床单挖开的小洞中伸出沙土外。

原来濮阳维在红魑会、江北绿林道、黑砂岛众人大举围攻，心头悬念的，便是自己属下昏迷的六人该如何安置，他苦思之下想出此法，令吴南云等依照办理。

难怪蓝鹰卡青元等人，几乎已将这茅屋倒转，亦找不出这六名冷云帮之人影。

濮阳维见属下六人安然无恙，不由长长吐出一口气，又行向室外而去。

这时七煞剑吴南云已将魔爪甘滨挟了进来，甘滨断臂处，已由吴南云为他敷上伤药，包扎停当。

只是甘滨受伤过重，一时尚未醒转。

甘滨因为在手臂断落之时，正值他运出一口真力，跃身闪跃之际，手臂被斩断后，真气随之而泻，故而他除了肢体伤残外，尚有真元耗损之伤。

濮阳维先不管地下的魔爪甘滨，他大步向前，盘膝坐于独臂金轮石鲁之旁，微微把住石鲁脉门，倾神凝住。

须知大凡是习武之人，多少都知晓些许医治内外创伤之法，尤其像濮阳维此等盖世高手，便是未曾专门学习医术一道，亦必触类旁通。

一门高深的武学，往往是与医术多少有些关联。

何况，当年的武学泰斗，毒手魔君，更是他那老友再世华陀田真，那里（事见本书第三章所述及的八旬银髯老人）学到不少医术的窍门。

故而濮阳维对医术一门，虽然不若他武功之精，但也足以抵得上一个当代名医。

稍停，他已长吸一口真气，凝神沉气，满脸肃然之色。

七煞剑吴南云急急上前道：“帮主，你可是要以本身一口真气，行通石堂主七经八脉？”

濮阳维微微颌首，七煞剑吴南云满脸焦虑的道：“帮主，你莫忘了，自己也有伤在身……还是让本座代劳吧……”

濮阳维摇头道：“你怎能使得？你的伤势较我更重，快坐下歇歇，这点小伤，我还挺得住。”

濮阳维与七煞剑吴南云情同手足，相交莫逆，在众人之前，为了礼数使然，皆以冷云帮中辈份相称，但私下里二人却甚为亲昵，有时甚至直呼对方姓名。

吴南云拗不过濮阳维，只得默默坐下，运功调息。

濮阳维运足一口真气，双掌挥舞如风，眨眼间已拍遍石鲁全身三百六十处穴道。

他突然全身密响，双目微合，已运掌抵住石鲁背心，将一股至精至纯的深厚真气，绵绵送入石鲁体内。

约有两盏热茶时分，独臂金轮石鲁已长吁一声，呼吸逐渐平和，面色亦转为红润。

濮阳维却额际汗流如注，脸色越见苍白。

其实七煞剑吴南云哪有心思闭目调息，他一直半闭着眼帘，注意着濮阳维的行动。

此时一见自己生死之交的至友如此模样，早已心似油煎，张口欲呼。

濮阳维亦已警觉，他微一摆手，已移身至粉罗刹徐妍容身旁。

但是濮阳维手掌刚伸至徐妍容身前，便好似遭到一层无形阻碍似的，僵在那里。

吴南云忍不住开口道：“帮主！有什么不对吗？”

濮阳维苍白憔悴的面容上，起了一丝红晕，他尴尬的瞧着吴南云。

口中讷讷的说道：“南云……徐……徐姑娘……徐姑娘吴南云急道：“怎么？徐姑娘已无可救药了？”

濮阳维轻轻摇头道：“眼前我再以一口真气，助她散去胸前淤血，并保住她心头一点真气，暂时尚可无碍，只是……只是……”

一向潇洒豪逸的玉面修罗，此刻竟然张口结舌，讷讷不知所云起来。

吴南云何等聪明，他一听之下，不由恍然大悟，遂正色向濮阳维道：“帮主，不是南云多嘴，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嫂溺何妨援之以手，何况徐姑娘更对帮主一片痴心，就是她知道了，也不会责怪帮主的，目下不比寻常，也顾不得那虚伪礼数了。”

濮阳维略一犹豫，将心一横，已将粉罗刹徐妍容抱于怀中，进入内室。

他将徐妍容轻轻放在床上，又伸手至粉罗刹胸前。

但是他那一只晶莹如玉，今天下武林人物胆寒的手掌，此刻却抖索不停，濮阳维静坐一旁，微微调息了一阵，心情才略见平复，他才又伸手至徐妍容胸前……

这时，粉罗刹徐妍容侧卧床沿，他的衣襟口，开在右胸上端。

濮阳维只得将她翻转过来，无意中，双手已触着粉罗刹胸前那隆起之处。

他不禁又是一震，呼吸已微微急促起来。

濮阳维虽然功力盖世，名声震荡江湖，但至今却仍是童男之身。

他虽说从没有接触过女性的胴体，虽然，美艳绝伦的白依萍与他曾有肌肤之亲，但那也是发乎情止乎礼，决无轨外行为。

在濮阳维的感触中，白依萍便如一株空谷的幽兰，纯洁孤单，清丽绝俗。

粉罗刹徐妍容却似一朵有刺的玫瑰，鲜艳夺目，惑神迷人……

这时，他强定心神，已将徐妍容的纽扣解开，露出一件粉红的胸衣来。

濮阳维双手又逐渐颤抖，发际鼻洼，微微渗汗。

他一咬牙，又将那件粉红色的胸衣褪下，里面已现出一片薄如蝉羽似的亵衣来。

柔若凝脂般的肌肤上，隐隐现出一对坚挺的双峰，散发着一股特有的处女芳香，似兰似麝，令人遐思顿起。

濮阳维目光微敛，却已看见徐妍容右臂之上，赫然有一朱红的守宫砂。

他心里不由肃然升起一股敬意，忖道：“粉罗刹自幼混迹江湖，名声虽大，却不甚正派，看她年纪，已有二十四五，在那复杂的江湖中，却竟能守身如玉，的是件十分难得的事。”

雪白的肌肤上，顿时露出两个此高耸的乳峰来。

濮阳维此时已顾不得什么男女之分，轻轻一掀，已将粉罗刹亵衣拉起。

双峰之间，那道深深的乳沟下，却赫然有着一个深青色的掌印。

濮阳维不禁微微摇头，他沉神凝气，将一口真气，聚集掌心，轻轻按在那青色掌印之上。

刹那间，一股腾腾白气，已自他掌缘周围升起。

濮阳维双目紧合，全心全意的为徐妍容驱毒疗伤。

约有顿饭时光，濮阳维手心热气，已愈来愈浓。

粉罗刹徐妍容胸前的青色掌印，颜色已逐渐淡薄，丝丝青气，已自她肌肤毛孔中，透出消失……

濮阳维为了慰藉粉罗刹那一番幽怨痴情，已用了另一种方法来报答她，他已用一口内家高手最紧要的先天之气，为徐妍容贯通全身经脉，凝气活血。

不一刻，粉罗刹徐妍容已悠悠转醒。

她美目微睜，不由悚然一惊，因为，她感到上衣尽被褪下，胸前正有一只手掌在微微抖动。

顿时，她羞怒交集，全身本能的一挣。

但那只按在胸前的手掌，却如柱石般丝毫未动。

她满面嫣红，急急抬头望去，在她面前的，赫然是一个美得惊人的白衣书生。

只见他俊目微闭，头发披散，那张弧形坚毅的嘴唇，正微微开合，露出一口洁白闪亮的牙齿。

徐妍容心头“怦怦”急跳，有如小鹿乱撞，她已看清楚眼前的白衣书生，正是自己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濮阳维。

他按在自己胸前的手掌，时而透出一股股热气，胸口的疼痛翳闷，已减轻大半，四肢百骸，更是舒畅已极，飘飘欲起。

徐妍容已体会出，心上人儿正在以本身一口性命交关的先天真气，在助自己治疗创伤。

她欣慰极了，那只美丽如波的大眼睛，已泛出两滴晶莹的眼泪。

她此刻不感到羞愤与懊恼，因为她的心灵深处，早已将自己纯洁的身心，暗暗献给一个人，便是那人不愿接受，她也不会给予世上的任何人。

这正是心灵上的一种安慰，但何尝又不是一种极为刻骨铭心的痛苦呢？

他暗暗倾心的这个人，就是玉面修罗濮阳维。

这时濮阳维已长长吐出一口气，手掌一收，默默闭目调息起来。

徐妍容仔细的凝视着自己心中的神，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毫不保留的作对目平视。

她觉得心上人没有一处不美，没有一点不使女人迷惑，在她那处子芳心中，已把濮阳维认作天下第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

忽而，她惊惧了，因为濮阳维那憔悴苍白的脸，已告诉了她，心上人也负有极为不轻的内伤。

这时，濮阳维自怀中摸出一条雪白的丝巾，轻轻印在自己唇上。

他虽然不愿惊动粉罗刹徐妍容，但是徐妍容已看见那雪白的丝巾上，刹那间已浸透出殷红的鲜血。

她悲呼一声，激动的扑向濮阳维，紧紧抱着他，再也忍不住的抽泣起来。

她知道濮阳维在负内伤之下，尚强运真气为自己疗伤！

徐妍容感动极了，她已泣不成声。

房门外，人影一闪，七煞剑吴南云探头进来，他听到粉罗刹的呼号，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他身形一闪探首一望之下，又隐身回去，因为吴南云已看到徐妍容已紧紧的搂抱着濮阳维。

他是过来之人，岂肯于此时做“夹心萝卜干”？

何况，吴南云心中，更对粉罗刹有极大的好感呢。

他虽然不能说有心促成两人的爱意，但也决不愿妨碍两人之间情感的发展。

粉罗刹泪眼迷蒙中，亦已看出吴南云进而复出。

但她知道，自己这辈子，除了濮阳维外，她是永远不会再爱第二个人了。

这不仅是指只有濮阳维看过她处女最隐秘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濮阳维永远占着她的心。

多日来的情感压制，都如山洪般暴发了。

她尽情的哭着，她毫不畏惧的吻着濮阳维脸上的每一处……

红唇轻张，丁香微吐，已将濮阳维唇际的血渍吮吸殆尽。

濮阳维虽然在闭目调息，但粉罗刹的一举一动，他岂有不知之理。

但是一来是在行功紧要关头，不容分心，再则，他对徐妍容的痴情，亦深觉十分感动，是而他故做不知，一任这痴心的女郎，淋漓尽致的发泄这多日来，她强力压制的情感。

良久之后，濮阳维苍白的面容，始略见好转。

他轻轻的将身体移动了一下，但是，粉罗刹仍紧紧抱着他，脸儿深埋在濮阳维怀中。

濮阳维星目微睁，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他柔和的道：“徐姑娘……你可好些了？”

他不知应该怎么说才好，只有毫无意识的问出这句根本无庸多问的话来。

粉罗刹嚅声答应，声音是如此羞涩，这不是一个久闯江湖，历尽风浪的女煞星口中发出，而似一个年方及笄的少女软语呢喃……

粉罗刹人虽孤傲，但是她内心深处是寂寞的，她虽然是个名蜚江湖的女杰，但是在“情”之一面，天下的女子却尽皆相同。

没有人能跳出这缕缕柔丝的缠缚……

濮阳维怜惜的抚摸着，徐妍容一颗如波浪般微滑而柔细的青丝。

低声道：“徐姑娘，在下因心悬徐姑娘伤势，故而未顾礼数，擅自唐突为姑娘疗伤……”

粉罗刹徐妍容轻轻仰起那满是泪痕的俏脸，抽泣的道：“公子，你不要这样说，公子对妾身大恩，天长地久，日月可鉴此心……”

濮阳维默默摇头，凝视着怀中玉人那缎带般滑腻的颈项，眼中一片迷蒙，他已坠入一个极为困惑的境界中了。

徐妍容缓缓松开了双手，凄楚的道：“公子！你不要为刚才那件事而烦心，我……我早已将身心交给公子了！我自知污泥沾染，名声狼藉，不配公子与缔……但是请公子相信，我这个身子，还是纯洁的。”

濮阳维不由悚然一惊，他低声的说道：“徐姑娘，你快不要这么说……你对我的心意，我早已知道，但是……唉！”

他长叹一声，不再说下去。

徐妍容心中正焦急的等待着心上人说出下文，她紧张的全身微颤，她已想到，只要濮阳维接纳她的感情，即使要他屈居侍妾，她也愿意。

濮阳维心中十分矛盾，错综复杂的情感，已将他扰得心烦意乱。

粉罗刹对他的情感，他早已了然，只是娇柔多情的白依萍，早已与他山盟海誓，指心为证，他能做负心的人么？

而且，更有那在淮阳山，黯然而去，至今音讯全无的绿娘子方婉。

自古至今，无论任何豪杰逸士，皆是情关难破，这“情”之一字，最是断人肝肠。

二人沉默了很久，屋外的阳光，已斜斜映至室内。

濮阳维悚然一惊，轻轻的在粉罗刹的耳旁低语道：“徐姑娘，以后时日尚多，咱们的事……唉！待我想想……”

粉罗刹正是满含悲苦，一听濮阳维如此说，不由又泛起了一丝希望。

她含羞的自濮阳维怀中坐起，这才发觉，自己仍是酥胸半掩双峰隐现。

她“啊”了一声，顿时满面红霞，急忙用手将前襟一拉。

濮阳维身形一闪，已立于床下，他微微一笑道：“姑娘，且请稍歇一刻，如今的伤势尚未痊愈，只怕尚得休养三月以上，才能恢复。”

他略为一顿又道：“在下至室外去看看吴堂主，恐怕吾等稍停即将起程。”

他说罢，已缓步行至室外。

这时，断臂负伤的魔爪甘滨，已然苏醒，正坐于地上盘膝调息，神色之间，显得十分萎靡。

七煞剑吴南云，左臂仍然粗肿青紫如故，但他早以仗一口精湛的真气，封闭了穴道，是故在短时间内，尚无大碍。

濮阳维此刻面容上，已恢复了往日的冷峻。

他蓦然警视甘滨一眼，已关切的向吴南云道：“吴堂主，你臂伤如何？让我为你诊视一番。”

七煞剑吴南云向濮阳维会心的一笑，答非所问的道：“帮主，徐姑娘已醒转了？石堂主业已安睡，伤势好像痊愈不少。”

濮阳维微现尴尬的一笑，已自怀内取出一只羊脂玉瓶来。

他从瓶内取出两粒雪白清香的药丸于掌中，说道：“南云，你先坐下，待我给你诊治，时间过久了也不太好。”

吴南云返身坐下，却努嘴向魔爪甘滨那边。

濮阳维微微一笑，头也不回，左掌反手弹出，五缕尖锐劲风急涌，已巧

妙至极的隔空点上甘滨三处软麻穴。

吴南云哈哈大笑，朗声道：“帮主，适才本座以出外寻得北海毒鲨胡波身上，从他身上搜出两瓶药物，只是不知是否为治疗本座臂伤的解药。”

说着，已自怀中拿出一青一紫，质地异常细致的两瓶来。

那青色瓷瓶之上，镂着一条巨嘴怒张的黑色鲨鱼，紫色瓷瓶之上，却精工绘有一条金鲤。

濮阳维接过之后，置于鼻端，一一细嗅，只觉两瓶药物，皆有一股辛辣的味道，一时之间，他也分不出，哪瓶才是医治臂伤的解药。

他目光一瞬，已瞧见正倚墙而坐，业已被点上穴道的甘滨。

他不由微微向前行了两步，洒然大笑道：“甘兄，适才吾等尚在拼死力敌，如今却又安坐此处，闲话家常，这正如甘兄所说，咱们缘份是不浅的。”

甘滨自醒以后，便觉全身经脉，酸痛无比，骨环麻木，手臂残断之处，更是痛如针扎。

他自半睁的眼缝中，已看到吴南云立于身前，面现冷嘲的监视着自己。

那时，他浑身乏力，根本就无法移动，更莫说逃走了！

甘滨一气之下，也不说话，已自闭目调息起来。

这时，他又被濮阳维点中软麻穴之处，全身虽不能做丝毫动弹，但耳目却仍然无妨。

他双目怒张，声音嘶哑的叫道：“濮阳维，今天算我甘某人栽了！甘某习练不精，败于你手中，意欲何为，悉听尊便，姓甘的皱皱眉头，便算不得江湖上的一号人物！”

濮阳维一伸大拇指，道：“甘兄确实顶天立地，铮然有声一条铁汉……”

他极为温文的一笑，又说道：“只是，此时还不是甘兄归位的时候，兄弟尚有几件事情，请甘兄协助。”

魔爪甘滨心机险诈，他适才大声呼叫，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其实天下之大，任你是如何的超然绝出，又哪一个是不畏死的呢？

甘滨早就知道，濮阳维一时半刻之间，必不会置自己于死地。

因为从他为自己裹伤敷药的行动看来，对方必定尚有需要自己解决的困惑，而自己正可借此要挟，做为生命的交换条件。

甘滨闻言，双目一闭故意做出一付凛然不可侵犯之色。

濮阳维剑眉一轩，随即微微笑道：“甘兄，兄弟也不多废话，本帮刑堂吴堂主所受的毒药，未知甘兄是否知道这青、紫二色的两个瓷瓶中，哪一瓶才是医治这毒伤所需的解药？”

魔爪甘滨格格怪笑，大声道：“濮阳维，咱们话得言明，甘某若明告于你，你是否便放了甘某走路？”

濮阳维早已料到甘滨有此一着，他面色一寒，冷冷道：“甘滨，你未免想得太美了一点，阁下三番四次与我冷云帮做对，若如此轻易饶你一命，非但江湖之中，日后会指责我冷云帮纵敌为患，太也好欺，而且本帮战死九泉之下的各人，亦必不能瞑目！”

魔爪甘滨正待说话，濮阳维已冷笑一声，又道：“再说，为了这件小事，便换回阁下一条性命，也未免太贱了些吧？”

魔爪甘滨气得怒哼一声，索性以退为进，闭上双目，不再说话，想以此要挟濮阳维允诺所求。

其实甘滨肚中有数，除了他知道濮阳维极为爱护属下弟兄的个性外，更

有那白依萍尚在他掌握之中。

濮阳维见甘滨如此，亦不再多说，回身拿起那两个瓷瓶，行至甘滨身前。

他又对吴南云道：“吴堂主，烦你自己下手，先将臂上毒锥拔出……”

吴南云闻言之下，长笑一声，受伤的左臂一弹一抖，已将那枚毒锥逼出肌肤之外。

濮阳维虚空一抓，那弹出来的毒锥，已“呼”的一声飞向他手中。

魔爪甘滨双目暴睁如铃，惑然不解的瞪视着濮阳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濮阳维冷冷一笑，双手分持毒锥与药瓶。

向甘滨道：“甘兄，你既不肯开金口，在下只有得罪了”

说罢，他已俯身下来，将手中那枚乌黑泛紫，前端锋利的毒锥，做势刺向甘滨那只仅剩的手臂。

魔爪甘滨苦于此时不能动弹，他双目急得似欲喷出火来。

怒叫道：“濮阳维，你待怎的？”

濮阳维故作惊愕的问道：“阁下此言，所指何意？”

甘滨将心一横，破口骂道：“姓濮阳的，你要么就给甘某一个痛快，如此折磨甘某，须知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

他心知那“燕波毒心锥”的毒性利害，刺入体内，如能运气闭穴，尚能在一日一夜之间，阻止毒性蔓延，但自己目前周身乏力，运气闭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甘滨恨得咬牙切齿，他知道濮阳维那毒锥刺到自己身上，主要是为了要实验那两瓶瓷瓶中，哪一瓶是毒锥的解药。

濮阳维原意确实如此，他亦瞧出甘滨此时已是色厉内荏，只是意图恐吓而已。

他见甘滨如此大呼小叫，便知甘滨心中已存怯意。

他微微一笑道：“甘兄为江湖上有名的硬汉，料这小小毒锥，甘兄必不放在眼中！”

他嘴角一晒，又道：“同时，也可试试，甘兄的胆识，是否确如江湖所传。”

魔爪甘滨气得浑身发抖，双目乱翻，他喘息半晌，始嘶声叫道：“今日我才知道，你濮阳维竟是乘人之危的小人……”

濮阳维淡然一笑，说道：“不敢，这皆是甘兄抛砖引玉，在下才起而仿效。”

魔爪甘滨心知濮阳维言中之意，是指自己率众暗袭冷云帮，及挟持白依萍威胁濮阳维之事。

他暗哼一声，闭嘴无言。

濮阳维冷冷一笑，手中毒锥，已缓缓向甘滨独臂扎下。

他口中却道：“甘兄，这毒锥刺进你手臂中间的这段时间，便是你答复在下问题的唯一时机，须知在下却无法协助于你。”

说话中，“透心锥”已徐徐挺进甘滨手臂不足三寸之处。

甘滨暗忖道：“瞧对方如此模样，此言决非恫吓自己，而且，他如将自己身体做为试验，将那两瓶药物逐一涂试，那是，不但对方既会知晓解药何属，自己必定还要受一些无谓的痛苦。”

他想到这里，蓦然大叫道：“好！好！甘某认栽，我说与你知便了！”

濮阳维嘲弄的一笑，将毒锥收起道：“甘兄果然是识时务，否则也算不上俊杰了！”

魔爪甘滨气得满面紫红，恨声道：“那青色瓷瓶之内，便是毒锥解药……”

濮阳维心知甘滨不会诳言，他立身起来，又问道：“如何用法？”

甘滨与黑砂岛人相处时，已闻得北海毒鲨及他们独门钻心锥中，这“燕波透心锥”的解毒方法。

此时，他受制于人，却不容他不回答。

甘滨没好气的道：“将这青色瓷瓶内所盛之黑色药末，取一钱内服，三钱敷于伤口……”

言及此，他已闭嘴不再多说。

濮阳维也不多问，返身行至七煞剑吴南云身旁，称将两粒“玉璞丸”交其服下，同时，伸手将吴南云左臂衣袖撕落。

这时，吴南云的一条左臂，又粗肿的比平常大上一倍有余，黑紫乌亮，瞧来极为惊人。

濮阳维又自怀中取出一把小小玉刀，轻轻在吴南云左臂一划，一股污黑色的污血，顿时已汨汨流出。

吴南云面含微笑，凝视着濮阳维为自己割肤疗毒，毫未显出一丝痛苦难耐之色。

濮阳维徐徐运掌在吴南云手臂四周按挤，他已注意到吴南云那安然之态。

其实，濮阳维自知，吴南云外表上虽然若无其事，但他必定是在强忍痛苦，自他身上微微颤抖即可看出，只是他未显露于面部而已。

不一刻，吴南云创口之中，污血尽散，流出嫣红鲜血，手臂四周的肌肉，亦逐渐转为红润之色。

濮阳维将手中青色瓷瓶，倾出一撮药末，涂抹在吴南云创口之上，又将其包扎停当，另盛一杓清水，由吴南云含药服下。

一切就妥，屋外已是夕阳西斜了。

秋风萧煞，空气中微带丝丝寒意。

濮阳维乘吴南云运功调息之际，又往室外一探粉罗刹，只见她身体斜倚在床角，已疲极入睡。